

空谷幽魂

[作者] 亦农

[单位] 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

[摘要] 幽暗的厂房，一排排冰冷的机器，车、铣、刨、磨、钳，各种车床在这里应有尽有。

没有人，只摆放着各种机器的偌大厂房里，弥漫着一股死寂的气息。车床上锈迹斑斑，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很显然，这里很久很久没有人了。地面上堆积着零散的产品半成品毛坯，钢柱、钢套、废弃的摩擦片。有的工具箱打开着，里面却空荡荡的，偶尔能看到二三个磨损的钻头、螺丝钉……

契子

幽暗的厂房，一排排冰冷的机器，车、铣、刨、磨、钳，各种车床在这里应有尽有。

没有人，只摆放着各种机器的偌大厂房里，弥漫着一股死寂的气息。车床上锈迹斑斑，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很显然，这里很久很久没有人了。地面上堆积着零散的产品半成品毛坯，钢柱、钢套、废弃的摩擦片。有的工具箱打开着，里面却空荡荡的，偶尔能看到二三个磨损的钻头、螺丝钉……

厂房的顶棚由水泥切漆而成，显然做工很粗糙，凹凸不平，棱角突出的，是大大小小的顽石。厂房的墙由灰水泥砌了一层，同样凹凸不平。在低凹处，可以看到惨透而出的水渍。

“哗棱”，车间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一台刨床的齿轮僵硬地转动了一下，又一下，齿轮慢慢地开始连续转动。

宽敞的刨床板“咯棱棱”地从黑黑的操作台里伸出来，机械碰撞摩擦的声音响彻整个厂房。好像有什么苏醒了。三三两两的灯火亮起来，一个黑影一闪，紧跟着又一个黑影闪过。

宽大刨床的工作灯忽然亮起来，在黑暗的厂房里，这光明不能给人一丝温暖，它看起来更像鬼火。

“哈哈哈哈哈——”突然一阵狂野的笑声响彻整个厂房。

“呵呵呵呵——”响起数个跟随的大笑。

在宽大的刨床上，侧躺着一个全身赤裸的年轻女体。女人披头散发，眼睛黑亮，目光里充满了仇恨与咒怨。她的嘴巴被一团破旧的满是油污的棉絮堵塞着，胳膊、手被绑缚在背后。麻绳狠狠地勒进她那白嫩的皮肉里。

在年轻女人的周围，在刨床宽大的工作平台旁，站着三四个模糊高大的黑影。小小的刨床工作灯，恰好照在其中一个人的脸上，一双淫邪的小眼睛，狰狞可怖的脸上满是横肉。黑黑的棉布盖在他的头上，使得别人根本无法看清他的全貌。

小眼睛男人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把刨床上的年轻女人猛地一推，女人的身子由卷曲侧卧，变成了平面仰躺。

大手握住女人的脚裸，猛地一抻，年轻女人身不由己，伸直了双腿。

在工作灯的照耀下，可以看清楚，这是一个美丽苗条的年轻女体，细细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小巧的鼻子，嘴巴因为被塞着破棉絮而突出变形，但可以想见它从前的性感与诱惑。细细而长的脖项，丰满的胸，两粒乳头呈粉红色，乳晕还没有来得及扩散，只是小小的一片儿，由此可以肯定她还从来没有生养过孩子。

一双修长的腿，强壮而富有弹性，让人联想到在大草原上飞奔的鹿。赤着脚，足弓高高的，脚背上薄薄的一层皮肤，如果凑近可以看到那薄薄肌肤下面的细细的血管。这是一双适宜穿钉型高跟鞋，在 T 形台上走猫步的美丽的脚。可是，现在它们却赤裸着，两个脚裸处被细细的钢丝扎结在一处。

一双生着黑毛的大手伸过来，在年轻女人那平坦的腹部上摁了又摁，女人的身体因为突然受到外力而痉挛般地收缩。黑毛大手往下移动，在女人那紧绷而富有弹性的小腹上温柔地摸了摸。黑毛大手伸出中指，似乎想再往下移动去探索女人最隐私的部位，但只是微微移动了一下，又收回去了。

黑毛大手抬起来，打了一个响亮的响指。

一个黑影走近刨床的工作键，将那个深红的摁键狠狠地摁了下去。

宽大的刨床工作台开始慢慢往操作台里缩进。

巨大飞转的齿轮发出呼呼的声响，冲着年轻的女体的双腿中间移过来。

黑毛大手似乎并不满意，走过去在操作键上轻轻一点。

年轻女体随着刨床工作台向左移动了一下。齿轮依然飞速转动，只不过变成了向年轻女体的一侧移过来。飞速的齿轮贴着年轻女体的腿的一侧由双脚向上移。齿轮与女体相隔一线的距离。移过大腿，移过丰腴的侧胯，一点一点移近年轻女孩的胳膊。

飞转的齿轮无情地刺入女孩的胳膊，血肉横飞，艳红的血溅在机床上，肉沫儿随着车轮飞脱而出，纷纷坠落在周围的黑暗中。

年轻女孩痛苦地瞪大了双眼，切骨之痛使她头上冷汗直冒，双眼急剧向外突出，似乎要突出眼眶。她疯狂地摆动着脖子、脑袋。脖项上青筋爆突，她的身体上下纵动，痉挛。但是，她根本无法移动躲避，因为有拇指粗细的钢丝紧紧地勒着她、紧固着她。

她只能无助而恐惧地看着飞转的齿轮从自己的腹侧上移、上移，将自己那美丽的胳膊从肩膀处生生地切掉。

一只溅血的胳膊脱离了胴体，因为有钢丝的缚着，它并没有骨碌一声，从刨床平台上掉到地上。

巨烈的痛疼使年轻女孩晕了过去。

黑毛大手一挥，飞转的齿轮又退回去。

这一次，他们将飞转的齿轮调整到年轻女孩两腿的中间，对准了女孩中心那朵莲花。

黑毛大手俯身把那只已被锯掉的胳膊从女孩身旁取出来，轻轻地将自己的鼻子凑过去，在上面嗅了又嗅，然后贪婪地伸出舌头，在那血肉模糊的截断处舔了又舔。

“啧啧——啧啧——多美丽的胳膊啊，还有体温的花肢玉体啊！”

黑毛大手将断胳膊往背后一掷，然后慢慢凑近已晕迷的女孩，一把扯掉她嘴里的棉絮。猛然张开自己的嘴，摁压在女孩的嘴上，死命的亲吻吮吸。

强烈的震荡与刺激，使女孩醒过来，她看到一张狰狞恐怖的大脸。

仇恨再次写在她的脸上，她拼尽全身力气，狠命地一咬。

那个在女孩嘴里如蛇一样盘绕窜动的舌头被咬住了。她的牙齿深深地钳进舌的松软的肉里。

“啊——啊——！”黑毛大手痛苦地叫啸着，两只手拼命击打女孩的脑袋和肚腹。

其他几个模糊的身影也慌乱地凑过来要帮忙，但是面对女孩死命的牙咬，这些人一个个都束手无策。

“啊——啊——！”黑毛大手仍在击打着女孩，双拳如重锤一般落在女孩的头上、乳房、小腹，甚至下阴。

然而赤裸的女孩并没有松口，她更加拼命地嘶咬着，她用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她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报复的快感，每一块肌肉都为这最后的还击贡献着全部的力量。

黑毛大手身子往后猛然一仰，终于挣脱了。他直起身子，刚刚感到一种被释放的轻松，一种从没有过的恐惧突然击中了他——在几近麻木的痛疼中，他忽然感到自己的嘴里与平时有了很大区别，显得非常空洞。

“舌，舌头——我的——”黑毛大手绝望地发出叫喊，但从他嘴里出来的，却是变了音

的嘶叫。

女孩的嘴在蠕动，她的嘴里在嚼咀着一个软软的东西。

几个模糊的身影突然明白了什么，冲过去纷纷伸手去掰扯女孩的嘴。女孩拼命摇着脑袋，左右冲突，不让他们得逞。

愤怒的黑毛大手立即开启了刨床的工作键。

飞转的齿轮再次缓缓地向女孩移近。

齿轮从女孩赤裸的双脚中间切过去，那根原本勒着她脚腕的钢丝断了。女孩双腿猛然踢踏，将旁边一个身影几乎蹬倒在地。四双手马上移过来，死死地摁住了女孩的双腿。

飞转的齿轮继续往上移动，过了两个膝盖的中间。因为女孩的拼命挣扎，飞轮将女孩的两腿内侧刺得血肉模糊。原本两条光洁如玉的腿此时变成了两根血肉污缠裹着的肉柱。

女孩努力仰起上身，抬起头，她看到了向自己两腿根中间移动的飞转齿轮。“呸”，她将口中的东西吐了出来，本能的惊惧从她的心腹深出发出了嘶喊：“不——不——啊！”

一股强大的血柱从女孩下身窜出来，飞溅得刨台、车身上到处都是。接着是一片片纷飞的血肉和毛发，那些原本围拢的黑影都被吓坏了，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却……

飞转的齿轮碰到了骨头，发出“磁拉格楞”的声音。

惊心动魄的凄惨的叫声，刺透了阔大厂房的黑暗，然而却再也无法冲突出去。因为这个厂房的外面，就是无声的厚积着石头杂草的大山。

从外面看，这里只是一座山，山上有茂密的树林和巨大的岩石。

山谷里，只有死一样的寂静。

在山谷深处，有两个鬼眼一闪、一闪，又迅速隐藏在树丛杂草中。

一声野狼的嗥叫，从山顶传过来，同样很快被空旷的山谷吞噬。

1

一辆长途仪威客汽车从路的尽头驶过来，越来越近。

这是一辆八成新的长途汽车，劲力十足地向石佛镇方向驶过去。

车上坐着的几乎全都是一脸疲惫的乘客。乘车其实是一件很累人的活儿，坐在一个位置上一动不动，简直比坐牢还难受。然而在生活有许多时候我们又不得不坐车七八个小时，甚至十几二十几个小时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

在长途车的中间位置，集中坐着八九个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从神态与穿着打扮上看，他们都是在校的大学生。与穿着土气、一脸尘灰色的乘客相比，他们明显不是本地土著。

他们是城里人，白净、光鲜，有一股远离乡下人的特有的气质。

“看，那就是石佛山的背影，像不像一尊坐着的石佛？”梳着长长马尾巴发型的薛玉华向身边的刘鸿相说。

刘鸿相点点头：“真是上天的鬼斧神工啊。”

坐在另一边的孙宪涛摇头晃脑：“这里肯定有什么古老的传说，一座像佛一样的山，在这个地球上耸立了千百年，甚至千万年，山下的人世代繁衍，生生不息，他们眼里有佛，心中有佛，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薛玉华：“老臭，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孙宪涛得意地看了薛玉华一眼：“没学问的人很难听明白的，没听明白没关系，经常回味我的话，精言大义，时间长了你就慢领悟了。你说是不是庭相？我知道刘鸿相是个好同志，他最理解我，对吗？”

刘鸿相哈哈一乐：“人家都说嘴唇薄的人能侃，没见过你这嘴唇厚的人更能侃。中央电视台招聘主持人，你去保证就能聘上，根本没有朱军、白岩松、马彬、撒贝宁他们的戏。”

孙宪涛做了一个阿弥陀佛的手势说：“我的上帝老天爷张天师啊，说我嘴臭，还有比我嘴更臭的，我郑重声明，今后谁再提我老臭的外号，我就跟谁急。我急是很怕的一件事，跟

你决斗，不要枪，不拿剑，咱抡一根著名的武松的搅屎棒，呼呼生风，天摇地动，分不出高下胜负，我绝不收兵。”

……

长途仪威客驶过野猫岭，又往下坡加速行驶，再迅速驶过夹皮沟，从观音桥上呼啸而过。

“汝楠，瞧，前面那就是贞节牌坊，看到右端残缺的部分了吗，据说是被千年老鬼阿郎踩坏的。”梳着齐耳短发、有一双超大眼睛的女孩程超说。

李汝楠：“真的吗？哪里有千年老鬼？你又瞎说的吧？”

程超眼睛瞪得老大，非常认真地解释说：“我没有瞎说，是那本著名的恐怖小说《石佛镇》上说的。不信你可以找来看一看。”

“哪有千年老鬼，哪里有阴魂？净是你们这些胆小鬼自己吓唬自己！”坐在程超后面的乔纯刚不懈地插嘴。

“人家胆小，你胆大，你是猛男，行了吧！”程超扭回头瞪着乔纯刚毫不让步，狠狠呛了他一句。

乔纯刚要开口还击，坐在旁边的苏慧娴拉了他一把：“你少说一句，就觉得少了自己吗？”乔纯刚侧手在车窗玻璃上拍了一下，“咚”一声响，惊得车前面几个人侧目看。

坐在后面的孙宪涛嘿嘿笑着，一幅坐山观虎斗的模样：“唉，慢长的旅途，谁与我为伴？哪怕是能与我吵两句也行，省得我孤独啊寂寞啊，无聊难奈！其实吵架很锻炼一个人的身体，你想想，吵架先要心动，然后嘴动，浑身每一个神经自然会紧跟着活跃起来，能量要消耗，脂肪要汹汹燃烧。如果说吵架不锻炼身体，你打我一巴掌，我如果还手了就不是我老臭了。”

刘鸿相扭头看着孙宪涛：“老臭，你就不要再续燃战火了。”

长途仪威客驶进石佛镇，在石佛镇主街上继续向前行驶。迎面过来一辆老旧的公交车，“瞧，哇噻，二路公交车，就是那个上下活死人的公交车，两个男吸血鬼换着一个女吸血鬼，最先是被阿萍发现的！”程超的惊呼，引得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她。程超不好意思地一笑，看了一眼旁边的李汝楠：“你说我是不是有点激动了。”

李汝楠突然悄悄冲程超做了一个鬼脸，扑到程超的面前说：“我就是吸血的千年女鬼，我要吸干你身上的每一滴血，FI——ZI——ZI——”

“HA——YA——KU——程超一把抱住李汝楠，两个小女生搂抱、嬉戏成一团。

长途车驶到石佛镇终点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刘鸿相向石佛镇上的路人打听如何才能进黑龙谷。在石佛镇十字路口卖水果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大脚女人大声说：“今天已经没有车进山了，想去黑龙谷，只能等到明天早上九点钟以后才有私人小公共车进山。”

乔纯刚听了摆一摆手说：“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晚上吧，明天一早搭小小公共车去。”

刘鸿相表示支持：“先找一个旅馆住下，咱们有时间逛一逛这个古老的小镇也好。”

程超热烈地提议：“我们去悦来客栈住吧。”

孙宪涛说：“为什么要去悦来客栈？哪是一个什么客栈？我怎么没听说过呢？我看这旁边的老刘家客栈就行。咱们又没有到赚钱的时候，不要太奢侈。这里看门面就知道价廉物美，绝不坑你没商量。”

程超斜着大眼看孙宪涛：“老臭，闭上你那一臭嘴，悦来客栈也不一定就贵。况且离这里并不远。你说呢，薛玉华？”程超要找一个支持者。

薛玉华笑了笑说：“我们首先得注意安全，其次出门在外也要多注意卫生。咱们就先去悦来客栈看一看吧。程超，你怎么知道石佛镇有这么个悦来客栈？它是不是很有名啊？”

程超做了一个鬼脸，大眼珠子转了又转说：“当然很有名了，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你们去亲眼见。”

一行九人各自背着旅行包，拎着小包往前走。走没有多远，就到了悦来客栈。门脸儿看上去很气派，左右两个石雕的大狮子，左边石狮怀里还抱着一个小狮子，小狮子神态顽皮可

爱。

王凯、刘鸿相先进去看了，觉得环境不错，价格也比较实惠，便决定住下来。孙宪涛还想说什么，被程超在他肩上狠狠拍一巴掌。孙宪涛伸了伸舌头，把一肚子话吞了下去。

住宿当然是男生一起，女生一起。

安顿下来，简单洗漱之后。乔纯刚便要去石佛镇第二高级中学（简称石佛二中）。因为他曾经在那里读过一年书，对石佛二中颇有感情。而且他也想带着大学女友苏慧娴去故地重游，让她了解自己过去生活学习过的地方。苏慧娴要拉着程超一起去，程超一吐舌头，翻着大眼睛说：“我不去，让我去给你们当电灯泡啊？”

刘鸿相交待乔纯刚：“你们俩离队行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程超说：“石佛二中的大庙里有吸血鬼，你们俩去可一定要小心一些。现在天都快黑了，吸血鬼晚上会出来的，从背后悄悄伸出手，猛一下拍你的肩，你们可千万不能回头，如果一回头，吸血鬼那尖锐的牙就会咬断你的喉咙，FI——FI——ZI——HA——YA——KU——”一边说一边张着两只手向苏慧娴扑过来。

苏慧娴眼中闪过一丝恐慌，拉住乔纯刚的胳膊说：“纯刚，要不咱不去了，等看过你们的老厂之后回来再说。”

“你别听程超那张乌鸦嘴胡说八道，哪里有吸血鬼？！”乔纯刚轻轻推了程超一把：“去、去，离我远一点，一见你就烦。”

程超搂着薛玉华的脖子“咯咯”地坏笑，露出一排好看的小玉牙。程超比薛玉华低半个头，长得小巧玲珑，精灵鬼怪。

李汝楠、程超要拉着刘鸿相去狂石佛镇。刘鸿相打算约上王凯、孔润泽、薛玉华、孙宪涛四个人同去。王凯、薛玉华说累了，想早些休息。于是，刘鸿相便和孙经伦等五个人出去。

石佛镇自古而今就是一个玉货交流的大市场，五湖四海来这里卖玉货、进玉货的人都有。石佛镇主街两边全是大大小小的玉货店，大约有三二百家之多，还不包抵括那些摆地摊的玉货小贩。因为即是产地又是加工地，这里的各种玉制品自然非常便宜、抢手。

程超在一个玉货摊前买了一枚玉佛手：“在亦农的恐怖小说《石佛镇》中，玉佛手能去魔消灾保平安。你们不买一些？”

孙宪涛一歪嘴说：“真是封建迷信，现在都 21 世纪，马上要开奥运会了。谁还信这个玩艺儿？我看是你读恐怖小说中毒太深，深受其害。动不动就神呀、鬼呀巫婆神汉的，也不怕影响了你的淑女形象？唉，将来想找老公都不好找啊。”

“臭嘴、臭嘴！”程超冲孙宪涛愤怒地做一个鬼脸：“我看恐怖小说又怎么了？这和找老公有什么关系？你放心，我找老公肯定不会找你这样的，刀条脸，尖嘴猴腮，长得跟陈小春似的，影响市容。”

孙宪涛：“我？影响市容？我比陈小春长得好看多了。再者说了，陈小春又怎么了？人家可是香港著名演员。特能演戏，演韦小宝一个人娶八个老婆，个个如花似玉，死心塌地地要跟着她，当不了正门，当小妾也乐意。我要是有他那艳福，也不想娶多了，减一半，我只要四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这辈子就知足了。陈小春唱歌要多酷有多酷，一杯二锅头，呛得眼泪流，喔、喔、喔……”孙宪涛一边说一边有声有色形像逼真地学公鸡点头。

程超被孙宪涛气乐了，扭过身去：“讨厌，不理你了，我找汝楠，汝楠！”

李汝楠回头答：“在这里呢！”

程超两步赶过去：“你一个人在干吗？”

李汝楠看了看站在自己对面的长头发男人，小声告诉程超：“我遇上星探了，他想找我拍电影。”

程超瞪大眼睛上下打量李汝楠对面的那个人，四十岁左右，高个子，因为个子高而微微有些探腰，和影视圈的很多演员一样，皮肤超越常人的白晰。眼睛深不见底，眼珠大得令人

感到不安，细细的眉毛，大蒜头鼻子，大嘴巴，下颌刮得非常干净。长头发，披散到肩膀上。穿着满身口袋的衣服。从外表上看，这个人还真像个导演。“你贵姓？哪里的导演？拍过什么片子？”程超像查户口一般问。

长头发男人认真地说：“我叫冯丙伦，冯小刚的冯，你们叫我冯导好了。我拍的片子吗？也不少。大不分是艺术片，你们可能也不道，现在中国人的欣赏品味不高，就喜欢那些商业性极强的所谓大片，对艺术片儿不感冒。我属于那种不被感冒的艺术片导演，所以影响不是很大。”

程超：“您有名片吗？给我们一张，说不定以后还真会去找你拍戏哩。”

冯丙伦笑了笑，一脸真诚地在满是口袋的身上左摸右摸、上摸下摸，半天才不无尴尬地说：“对不起，今儿忘带了。我在宾馆里有，你们想要跟我回去就能拿到。”

程超冷冷一笑道：“不必了，谢谢你。”然后一把拉住李汝楠说：“走吧，刘鸿相和孔润泽呢？真是的，说好一起出来的，他们怎么一晃就不见了？刘鸿相——”

夜幕下的石佛镇灯光迷离，人影丛丛。

长头发的冯丙伦望着李汝楠优美的背影，微翘性感的臀部，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长着黑毛的大手在自己的大腿上轻轻地摸了又摸，自言自语：“还是一没开过包的雏儿。不知道他奶奶的哪个臭男人有这口福第一个上她。”说着，深深地吞了一口吐沫，突兀的喉结颇夸张地上下移动了两次。

无邪匕

花花公子王凯并没有立即躺在床上休息，他洗完澡半卧在床上看了一会儿电视，觉得很无聊，便换了一身短袖新衣，一个人走出房门。来到悦来客栈大堂，问大堂一个圆眼睛叫叶小水的女服务员：“小姐，请问石佛镇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圆眼睛的女服务员叶小水侧着脑袋想了想，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旁边一个生着柳叶眉的女子说：“先生，石佛镇的花花公子乐园挺好玩的。什么娱乐都有。”

圆眼睛的女孩瞪了柳叶眉女子一眼说：“王玲，你怎么给人家指去那种地方？”

“叶小水，我说花花公子乐园又怎么了？又不是什么黄色娱乐场所，只不过有各种各样刺激的游戏活动罢了。”王玲说。

叶小水：“那地方和黄色场乐有什么区别？！”

王凯笑了笑说：“谢谢你们，我出去随便转一转吧。”

王凯出了悦来客栈大门，往东走几百米，看到一下大十字路口，昏暗的灯光下，停着一排三轮车。看到王凯走过来，站起二三个三轮车夫，不约而同地与王凯打招呼：“喂，小哥们，想上哪去？坐俺的车便宜实惠哩！”

王凯不慌不忙，先自点了一根香烟，眯着眼看了看走过来的几个三轮车夫，用夹着香烟的手指点了一个看上去还算老实本份的车夫说：“就你啦。”

“好了，多谢老板赏脸。”本份的车夫一哈腰将三轮车拉到王凯面前，王凯潇洒地抬腿上车，这种感觉让他想到了《上海滩》上那位英俊洒脱的许文强。

“老板，准备上哪里玩？”本份车夫问。

王凯深深吸了一口香烟，仿佛自己胸有成竹又在考量车夫似地问：“你说这石佛镇哪地方好玩啊？”

本份车夫已拉动了车，稍稍侧着脸说：“当然是花花公子乐园，全国各地来石佛镇做生意的都爱到哪里去玩。听说有很多新鲜好玩的呢，还有漂亮的长腿姑娘，从泰国引进来的！不知道是不是人妖？”

“人妖？也没什么新鲜的。噯，别的也没有可去的地方，那咱就走吧，花花公子乐园。”王凯悠然吐出一口烟圈说。

三轮车穿过人来人往的石佛镇主街，往右一拐，就是一条悠长阴暗的胡同，两边是高高的古青色砖墙，墙缝里生着旺盛的野草。墙院里面，偶尔有一两棵大树的枝杈伸出来，挡住了胡同顶上的蓝天。与石佛镇主街相比，这条胡同只有了了几个人，像幽灵一样一闪而过。三轮车夫一路“叮当”打铃，一路吆喝：“车来了，车来了！劳驾让一让你呢！”一是提醒路人注意，二是为自己壮胆。

坐在车上的王凯感到胡同里似乎漂浮着一股阴森森的气息，他不由得感到了莫名的紧张，遂加紧抽烟的频率。一双眼睛扫视着前面和两侧。

这里是拦路抢劫的好地方，人少，路狭、阴暗。

十几分钟后，胡同总算走到尽头，眼前又是一条大街，比石佛镇主街的人要少很多，灯光阴暗。

“花花公子乐园在哪里呢？我怎么从前没听说过。”王凯有些心里发毛。这拉三轮车夫的表面看上去老实本份，谁知道他肚子里会不会装有什么花花肠子。

三轮车夫已经跑得汗流浹背，拿发黄的旧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说：“马上就到了。看到没有？过了这家有灯光的富春堂诊所，再往前走五百米就是。这花花公子乐园也是近二年才建的，原来是一个什么‘七巧仙’花园，后来被一个香港的大老板承包了，那老板有钱得很，在英国的纽约还有投资。这花园经过扩建、改建以后，又改名为‘花家坞’游乐园，但咱本地人都叫它是花花公子乐园，里面据说什么都有，有泰国人妖、好莱坞的妓女等。我是没有进去过的，只是听人说。老板，你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果然，远远地看到一处，霓虹灯闪烁。几个大字清晰可见——花家坞游乐园。

来到园门前，王凯下了车，发现左右两条街的铺子有些怪异，仔细一看，一个一个畅开的铺子外面、里面摆的全是一些妖魔鬼怪的面具。其中一个铺子门口还摆着一个妖艳的女鬼画像，眼睛大睁，从眼角往外流着艳红的血。“这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王凯问。

“老板你有所不知，石佛镇还有一个名字叫鬼镇。有一个叫亦农的作家写了一本很恐怖的小说就叫《石佛镇》，在什么互联网上非常火爆。在日本和美国都出了书和漫画。这家伙把石佛镇的名都扬到世界上去了。因此，石佛镇政府准备把它拍成电视剧，以加强对石佛镇鬼文化的宣传。这两年石佛镇相关部门除了大力发展玉文化产业之外，就是下大力气发展这里的鬼文化事业。在这个地方专门辟出三百米长廊，售卖各种各样的鬼具商品，有兴趣你去逛一逛，最好白天来这里逛，晚上来的话还真有些吓人。去年，曾有人在这条街东边的一棵歪脖树上看到过女吊死鬼哩。”

王凯斜眼看着这个三轮车夫，十分不屑地问：“真的不假的？你别在晚上吓唬我，我不信这些鬼东西。”

三轮车夫笑了笑：“老板你一看就不是一般人，浓眉大眼，英俊潇洒，就是有鬼也不敢近你的身，是不是？”

三轮车夫说到这里眼珠一转，打开三轮车下面隐藏的小箱，从里取出一皮件套，摁开暗扣，再一摁绷簧，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说：“咱俩是有缘人，我这里有一把能除鬼去邪的无邪匕，算是送给你了，你随便给点钱就中。”

王凯冷笑着，居高临下地问：“什么？咱俩有缘？！你开什么玩笑，你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俩有缘呢？”

三轮车夫本份的一笑说：“我今天在十字路口等客人，等了一整天，上午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赚到，你是今天第一个坐我三轮车的人。所以，我想把这个无邪匕便宜卖给你，也算留个纪念。你是大老板，也不会在乎这一点儿钱，你说是不是？”

王凯：“真的能除鬼去怪吗？”

三轮车夫使劲点点头：“是的，真的。这个无邪匕在我们石佛镇人眼里，就是最好的护身宝符。我不骗你，骗你我是孙子，出门让车撞死，骑驴让驴踢死！喝口水让凉水给噎死。”

王凯：“行了，别拿自己发毒誓了，我知道你们生意人发毒誓从来不打草稿，你嘴上跟我这样说，心里还不知在骂我什么，说不定尿盆子早扣我头上了。说句痛快话吧，多少钱？”

三轮车夫：“25 元。”

王凯二话没说，掏出 50 元递过去。

“痛快、痛快。“好了，我得拉活了，祝老板玩得愉快。”三轮车夫从怀里掏出一把又脏又破的零钱，点了半日才凑齐 25 元零钱交给王凯，拉起三轮车很快消失在黑暗中。

王凯仔细看这个无邪匕，果真非常精致，玉制的鬼头把柄，锋利的刀刃。

“意外收获！”王凯笑了笑，暗想：25 元一把精致的玉柄匕首，不吃亏。至于恐怖小说《石佛镇》？好像听假小子程超说过。不知道有没有这本书？这个鬼地方如果程超来，那还不得高兴死。可惜我对鬼神阴魂和吸血鬼不感兴趣，也不知那个叫亦农的家伙是什么货色。我倒想来一次艳遇，只要漂亮，管她是人是鬼，看着开心玩得更开心就行。今晚有一个漂亮的女鬼来陪我，我也不会拒绝。

王凯潇洒地迈步往花花公子乐园进。

门票 100 元。王凯没有犹豫掏钱买了。在石佛镇这个地方，100 元门票就能把相当多的人挡在门外。

进到园里，扭头四顾，可以看到五个高大的穹顶娱乐城，每个穹顶娱乐城前竖着一个五光十色的牌子，上面分别书写着耀眼的大字，“花花世界”、“人间天上”、“地狱魅女”“红色诱惑”“西方乐都”，每个穹顶娱乐城都繁华异常，不断有人进进出出。

王凯有一些犹豫，一时不知道该去“花花世界”还是“西方乐都”。看那进出的女子，一个比一个时尚妖艳，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古镇，竟然还有这样玩乐游戏的仙境。

这时，一只纤细惨白的手悄然从王凯的身后出现，像蛇一般轻轻搭在了他的肩上。

女体盛

独行外出的王凯迈步走进花花公子乐园，前面摆着三四条道，一时不知去哪里为好？正在犹豫中，被一只纤长的手“叭”地拍在肩上。

那只手惨白如在水中泡了很久一般，而那根根手指上，都生着奇长的指甲，指甲涂抹成紫黑色，黑亮黑亮。

王凯猛一扭脸，差点儿碰到一个张大脸上的鼻尖。一股浓烈的香艳味道直扑他的口鼻。王凯后退一步，才看清楚面前站着的女人，30 岁左右，浓妆艳抹，嘴里叨着一根细长的女式香烟。她的眼上还戴着一个装饰性眼罩，眼罩里面是一双大而黑亮的眼睛。

“好英俊的小伙子，瞧这性感的身条儿，怪惹人疼爱的，是第一次来这里玩吧？走，跟姐姐到‘地狱魅女’娱乐城去，姐姐保证让你体验到冰火两重天的快感与滋味。”眼罩女人说着，一把拉住王凯的胳膊，身子紧紧地贴上来，还故意拿自己的两个大乳房在王凯赤裸的胳膊上来回磨蹭。

王凯惊诧地后退一步说：“我不喜欢‘地狱’。”

眼罩女人：“怎么？害怕鬼妹妹？我们这里的鬼妹妹比‘天上人间’的要漂亮得多。很多都没有开封呢！细皮嫩肉，一摁就出水儿。保证你心满意足！”

王凯嘴角挂着一丝酷酷的笑，摆出一副见多识广、十分老道的模样：“我？怕鬼？哼哼，笑话！别说你是真人假鬼，就是真有恶鬼、女鬼来，我也不怕。你敢保证我想要的你们都有吗？如果没有怎么办？”

眼罩女人将一口香烟“噗”地喷在王凯的脸上，又用食指那尖尖的指甲轻轻地在王凯的眉毛上划了一下说：“小兄弟，看来就是我这张嘴能说出莲花来你也未必相信，还是跟我走吧，去了你就知道了。”

“走吧！我倒要看一看你的鬼妹妹什么样？”王凯潇洒地一甩头长，随着眼罩女人走进“地狱魅女”。

眼罩女人引他来到服务台，这个服务台建得极特别，建在一个紫色栏柱的桥边，桥前竖一牌子：断魂桥。所谓的娱乐城服务台，却是一口大锅，锅下面鬼火汹汹，当然是灯光与丝绸制作的特效。一个穿着护胸乳衣，下身只有一条青草皮裙的女孩子站在锅台后面，笑脸相迎。“先生，你想去哪里玩？这是项目单。”一边说一边将一个装裱精致的加封塑料纸递过来。

王凯接过项目单，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写满了字，什么“鬼门关”、“夜叉堂”、“阎罗殿”、“十八摸”、“鬼新娘”等。也不甚明白什么意思，随便点了一个“烹鬼堂”。

眼罩女人微微一笑说：“请跟我来吧。”

过了断魂桥，左拐右拐有一二十米远，一路看到许多奇形怪状的门，全都闭着。隐约从一些门后传出鬼哭狼吼和淫笑嘻闹之声，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一个圆月型的门前。

“请！老板记好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噢！”眼罩女人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

王凯点点头，眉毛一挑迈步进去。

眼罩女人随后从外面把门关上。

进门先是一个大大的屏风，绕过屏风，看到一个阔大的房间，灯光朦胧不清。靠近里墙是一个大约 29 英寸的液晶彩电，里面正播着一个三级毛片，一个五六平米的大铁笼里，几个西方猛男男人戴着妖魔鬼怪的面具，正围一个弱小性感赤裸的金发碧眼美女，那小洋美女手和脚被粗粗的铁链捆绑着……

在这个房间的两侧，各建有四个半封闭的看台，依稀有人影晃动。

在屋子中央，是一个长条桌，长条桌四周，围着五六个星星样的小灯，闪烁不定。长条桌上，竟然仰躺着一个活生生的全身赤裸的年轻女子。皮肤在星灯的映照下，光润性感。裸体女子两只胳膊紧贴着腰际平放在桌上，两条修长的大腿并拢着，更显得身材苗条，凹凸有致。在她的肚腹上面分别放着瓜果甜点，两个乳房中间，是一大盘切成细条的红瓢西瓜和精致的小枣型大棚西红柿。

在其腹部上下，又分别放着两盘苹果和鲜桃。

而在她身体的最敏感部位，竟然放着一个硕大的玻璃透明大碟，最外面的一圈分别放着香蕉、黄瓜，中间是一束红艳的玫瑰。透过大碟的玻璃，借着闪烁的星灯，可以清晰地看到少女阴私上的根根锦秀。

在接下来大腿和小腿上，又分别放着三盘甜点，无外南方的一些糕点小吃

这不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女体盛吗？不同的是，把女体身上的饭菜换成了水果甜点！

王凯暗暗惊叹，不由得瞪大眼睛，从少女的脚尖一点、一点往上移动。这个做女体盛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模样的女孩呢？从身体线条和肤色上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美女。但是，学校里的女学生有许多身体肤色很好，却生着一张让人不敢恭维的脸。在这个中原石佛小镇上，能有什么漂亮的美女？！

王凯抬眼再往上面看，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这个裸体女子的脸，却戴着一个狰狞的鬼魅面罩。强烈的好奇心刺激着王凯，他左右顾盼，那些暗影里坐着的人似乎正在关注着电视上正播着的毛片录像，那个戴着铁链的金发美女正不知是痛苦还是享受地呻吟着。

王凯嘴角挂出一丝暗笑，向前移了两步，伸手轻轻揭开了裸体女子脸上的鬼魅面罩。

“噗”，一股黑烟从面罩里直喷出来，王凯吓得浑身一哆嗦，倒退半步再聚目观看，那是一张更加狰狞的面孔，两只大大的死鱼眼睛，鼻孔里生出长长的如刺的黑毛。嘴巴极度夸张，四棵尖利的獠牙闪着冷森森的寒光。

王凯吓得汗毛立起，两腿有些发软，差点跌倒。他的身子歪了歪，依俯在长条桌上。刹那间的恐怖像闪电一样袭击了王凯的心脏，他感到自己的胸部在“怦怦”急跳。

但惊惧转眼即逝。

王凯眨了眨大眼睛，看清楚这不过又是一张面具罢了。这里的经营者为了吸引消费者，

真是煞费苦心，他们早就估计到顾客会悄悄来掀裸体少女的面具，因此设计了这一个环节。

王凯暗暗发笑，暗想，这点小儿科还能把我吓住了？我就不信羊娃儿不吃麦苗，倒偏要看看这个做女体盛女孩的真面目。

王凯再次伸手，揭下那张狰狞的面具。这一次，王凯看到了一张俊美的脸。女孩双眼睁开，与王凯四目相对。均匀对称的弯眉，明亮的眼睛，深深的眼窝，玉挺的小鼻，大大的嘴巴，薄薄的嘴唇。

别样的美女！让人过目难忘的大嘴美女。

她像谁？珠丽亚·罗泊茨。

她像谁？中学同学赵晓云。

“赵晓云？”王凯脱口而出！

“嘿，哥们儿，你违规了！”背后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一个粗粗冷冷的声音从王凯的脑后传过来。

王凯转过头，看到一个比自己高半个头的壮汉，粗眉细眼睛，左眉毛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疤像蚯蚓一般贴在那里。这家伙只穿一件开间短褂，胸大肌暴突，两条胳膊上的肱二头肌如两个滚圆的肉球儿。

王凯心里暗自吃惊，但嘴里并没有服软：“什么违规？没人跟我说不能掀她的罩啊？”

细眼睛脸上闪过一丝冷笑，“该看的不该看的，你可是都看了，你还想怎么样？”细眼睛说着，毛茸茸的大手一把抓住了王凯的胳膊，力量之大如一把老虎钳子。

王凯猛然扭了扭，硬是没有挣脱。“哥们儿，放开我！不然我要报警了。”

细眼睛手上再用力，几乎将王凯半个臂膀举起来，他的一只脚已经快离开了地面。

“放开我！否则，我就不客气了！”王凯大喊。

“哼哼，就他妈的凭你，你跟谁不客气？女孩喜欢你这样的奶油小生，老子可不喜欢。走吧，你！”细眼睛说着猛然一提，几乎是拖着将他提出了这个房间。

“放开我！这里有警察、有保安吗？这里有王法吗？”王凯扯开嗓子喝。

空空的走廊里没有人。

从那些虚掩的门里传出淫乐嬉声。

“老子就是警察、保安，老子就是王法！”细眼睛挟持着王凯左转右拐，来到一个门前，“叭”地踹开门，一把将王凯扔进屋里。王凯踉跄数步，差一点跌倒。他环顾四周，不由吓出一身冷汗，水泥地面，水泥的灰墙。地上倒放着一条板凳，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皮鞭扔在板凳腿儿处。

在靠里面的墙上，竟然吊着一个双手被绑的男人，赤着双脚，两脚离地面有一尺多高。这个人年纪比王凯略大一些，胳膊被高高吊起，头发上的血迹已凝结成块。半个脸红肿，一只眼睛因为脸颊的红肿而眯成了一条缝儿。他的嘴巴半张，正顺嘴角往下滴滴着鲜血。他身上的衣服不知道是撕扯还是被打烂的，已变成了一缕一缕，满是血污，像膏药一样贴在他的皮肤上。

此时，这个半人半鬼的家伙正努力睁大眼，恐怖地看着王凯。

“小子，知道破坏规矩是什么后果吗？看一看他就知道了！”细眼睛逼视着王凯。

王凯看一眼那个人，又扭回头与细眼睛对视着，手悄然伸向了口袋，那里有他刚刚花25元钱从三轮车夫手中买来的无邪匕，想不到这么快就要在这里用上了。

黑纱女

细眼睛伸出食指朝王凯勾了勾，如一只凶狠残忍的恶狼面对着自己即将入口、可以随意蹂躏的猎物。“来，小子，老子今天就跟你好好玩一回。今天一天都没有打人了，老子的手现在可真是痒得难受！”

王凯并没有抽出那把无邪匕，不到最后关键时候，他不想把自己逼到死路上去。因为他

心里清楚，如果抽出无邪匕，那就等于是动刀子，如果不一招将对方致于死地，只少令对方再无还手之力。否则，等眼前这个恶汉有机会还击，那种还击将会更加疯狂、血腥，很有可能自己就没有小命了。

王凯后悔在大学时没有跟会武术的体育老师好好学几招，现在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了。

“小杂种，来，快过来！”细眼睛的壮汉朝向王凯一步一步逼过来。

王凯毫无章法，凭本能挥拳打过去。

细眼睛一把攥住王凯伸过去的拳头，向前一跨步，就到了王凯身后，同时将王凯的那只胳膊来一个老头背瓜，拧到了身后。“嘎吱！”王凯疼得一咧嘴，感到自己的胳膊要断了。同时，他的屁股被人用膝盖猛然顶了一下，王凯站立不稳，一头载下去，不知磕到什么地方，脑门顶上的发际痛得发木了。

细眼睛冷笑着，顺手朝被挂在墙上的人脸上“叭叭”扇了两掌，一股血又从哪人的嘴角喷出来。细眼睛这才感到有些过瘾，转过身看着王凯：“小杂种，像个爷们儿那样，站起来。”

王凯摇摇头，站了起来，身子微微有些摇晃，他不得不扶住墙壁。

“你他妈的没吃饭吗？你是不是一个男人？过来！”细眼睛呵斥着，迅速移步过来，突然出脚，踢在王凯的小腹上。

王凯感到仿佛一记重锤捣在自己的腹部，一股酸气从口腔泄出，嗓子眼儿咸咸的，有体液从嘴角流出来。他用手一摸，竟然是血。

自己吐血了！王凯脑袋轰一下。这个野人下手真他妈的狠！

几乎同时，又一脚踢过来，踹在王凯的脖项处。王凯仰面翻倒，后脑勺磕在了水泥地上，发出“咚”的一声巨响。

“小杂种，你他妈的比死羊还可怜，起来，快出手啊！你的胳膊也阳痿了。”细眼睛的眼睛闪着冷而残暴的光，冲王凯吼叫，两只拳头对空猛击了数拳，空荡的房间里回响着“呼呼”拳风。

这家伙是个疯子！神经病！这种地方什么人都可能有，变态者，强奸犯，甚至杀人犯。这他妈的那里是花花世界，分明就是人间地狱。王凯这时候真的从心底里后悔不该一人单独来到这里。他一眨不眨地看着细眼睛，站了起来。

“呵呵，行，这才像个爷们！过来，快过来打我！”细眼睛走过来，一把抓住王凯的手，往自己的脸上拍，“使劲儿，你他妈的会不会用劲儿？”

王凯被彻底激怒了，“去你妈的！”他另一只手突然出击，一掌打在细眼睛的脸上，“叭”的一声，清脆而响亮。紧接着另一只手挣脱了细眼睛的紧握，“叭”又击出去，打在细眼睛的胸口。聚集在王凯身上20年的精力一时爆发，他手脚并用，向细眼睛身上一通乱攻。一时间打得细眼睛眼花缭乱，连连后腿。身上、脸上挨了数掌，大腿根儿处还被王凯踢中了一脚。

细眼睛的嘴角流出了血。

短暂的发懵之后，细眼睛适应了王凯无目的、杂乱无章的攻击。细眼睛瞅准王凯一个空档，抬起一脚踹在他的胸口上。这一脚太狠了，踹得王凯双脚离地，身子腾空向后飞去，“咚”一声撞在墙上，重重地跌落下来。

王凯感到四肢有些发软，他想自己会不会已经死了。他动了动左手，还好，手指头还能动弹。这个野人、变态的杂种，他是要玩死我！王凯心里想着，坐在那里抬起眼睛愤怒地看着细眼睛。

细眼睛冷笑着擦去自己嘴角的血渍，一步一步走过来。

地上扔着血迹斑斑的衣裤，可能是从墙上那个挂着的那个人身上扒下来的。细眼睛一脚踢开它们，站到王凯面前，居高临下审视着王凯。

王凯往旁边挪了挪，他本来是想后退，但身后就是墙，他根本没有退路，只好侧身移动

半步寻找机会。

细眼睛也往前移了半步，随着王凯侧过身，拿脚弹了弹王凯两腿之间“嘿嘿”冷笑：“小杂种，还能勃起吗？还想不想看裸体女人？嗯！”

王凯眼里已没有惧怕，他此时想到了报复，以恶还恶。他“呸”地朝细眼睛吐出一口血痰，那血痰直射到细眼睛的嘴角处。

细眼睛狂怒起来，他猛然抬起右脚，准备狠狠地向王凯的裤档间踢去，如果被这一脚踢上，王凯的那个原本可以快活的部件恐怕从此就毁了。

这时候王凯纵身弹起，他的手上多了一把明晃晃的无邪匕，“噗”，由下至上，插进了细眼睛的大腿根处，王凯原本是想刺进他的腹部，但由下至上太不方便，加之细眼睛踹过来的那条腿无意中起到了隔挡作用。

细眼睛两眼一翻，身子前后晃了两晃，朝前栽下来。

王凯屁股与一只手用力向一边挪，细眼睛身体如半截黑塔，愣愣地栽在水泥地上，一股鲜血从他的额角流出来。

王凯突然发现，倒下的细眼睛身后，站着一个小黑纱女孩子，她的手里握着一根胳膊粗细的大棒。原来，是王凯那一刀，再加上黑纱女孩的背后一棒，才令细眼睛在刹那间失去了知觉。

“赵晓云！是你吗？”王凯又惊又喜。

黑纱女孩不说话，伸手拉起王凯：“快跟我走！”

王凯捡起那把无邪匕，跟着黑纱女孩往外面跑。

走廊里空空荡荡不见人影，王凯左右顾盼，不知朝那个方向跑才是正确的出口。黑纱女子一把拉住王凯的手说：“别犹豫，跟着我走！”

两个人朝左拐，穿过一条长长的灯光暗淡的走廊，王凯感到这条道并不是他刚进来时的通道。跑了大约有三五分钟，前面赫然开朗，可以嗅到清新的空气，看到天空了了的几颗星。

终于走出这个魔鬼窟了。

王凯长长地舒一口气。那只凉冷细腻的手还在拉着自己，她可能是又惊又怕的缘故吧！王凯暗暗地为黑纱女孩凉冷的手做解释。

黑纱女孩又拉着王凯向前跑了百余米，把那个地狱般的“地狱魅女”娱乐城远远地甩在身后。

王凯站住：“赵晓云。你是赵晓云？”

黑纱女孩并不回答，而是往前一指说：“快朝前面走，那里有一个小门，你可以出去。到富春堂去治一治你的伤，让曹玉娟大夫给你包扎一下。我就不能陪你了。多保重！”

王凯：“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是不是赵晓云？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在哪里？那个家伙在哪里？”“地狱魅女”娱乐城突然灯影丛丛，十几条黑影晃动着迅速逼近。

黑纱女孩一推王凯说：“快走，不然你死定了！”

王凯拿起黑纱女孩的手，在她细腻如瓷的手背上轻轻一吻，说：“谢谢你冒死救我，希望有机会再见面。”说完，沿着黑纱女孩所指的方向撒腿跑过去。

马二炮

天亮了，石佛镇从黑暗中醒过。

在石佛镇的主街上，依稀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早行人。那些小摊贩们，起得更早，现在他们已准备好了稀粥、饼、茶叶蛋，等着顾客的光顾。

悦来客栈二楼，一行九个同学也先后起床、洗刷。

与王凯同一个房间的孙宪涛仅穿一个三角裤头，吃惊地看着王凯：“我说老 K，你脑门

上怎么青一块，快要肿起来了？”一边说一边要去摸王凯的脑门。王凯一把拨开他的手，自己轻轻在脑门上摸了摸，走到洗浴间面对镜子仔细看了看，只是有一块发青，并没有孙宪涛说的那么严重。他又悄悄摸了摸后脑勺，那里已经鼓起来一个包儿，因为有头发挡着，别人无法看到。

王凯：“我半夜上厕所，不小心滑了一跤，脑门撞到墙上了。奶奶的，小地方环境就是差。”

孙宪涛：“那么说，这个悦来客栈有责任，谁让他们把地弄得这么光滑的？最起码铺一个毛巾才对。作为消费者，我们有权找他们赔偿。”

王凯不耐烦道：“行了，老臭，你这张臭嘴什么时候能消停一会。早上一睁眼就听你不得、得不得没完没了地说。你让我耳根清净一会儿。”

孙宪涛：“好、好，我不说了。你知道这叫什么来着——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王凯扭过头，一双大眼瞪着孙宪涛。

孙宪涛摆手笑道：“得，老 K，就当我说，行不？”

王凯抬脚佯做要踢孙宪涛，“你妈屁，乌鸦嘴！老子真不该和你同一个房间。”

孙宪涛讨饶般地后退：“咱君子动口不动手，谁动手谁是肉头。”

这时传来敲门声：“老 K，老臭，都起床了没有？收拾好了没有？咱们准备出发了，早一点啊。”

“知道了，庭相。”孙宪涛伸着脖子答应。

九个大二学生收拾完毕，拎着大包小包在楼下院内集齐，已是八点半了。

一个长头发男人从三楼拎着大皮箱往下走，他的身后跟着一个硬朗性感的小伙子，一身的腱子肉，肩上扛着一个小山似的大包，里面鼓鼓囊囊地不知道装些什么。李汝楠认出是昨天晚上见过的那个冯导演，便感到不安地低下头想躲开他。

冯导演看到了李汝楠和她的这帮同学，主动走过来打招呼：“你们好，小伙子、漂亮姑娘们，这是准备到哪里去？”

孙宪涛走过去应道：“去明光厂的旧厂——黑龙谷。”

冯导演看了一眼李汝楠笑道：“巧了，我们也去黑龙谷。看来咱们是有缘份。可惜我的车太小，不然让你们搭我的越野车一起上山。”冯导演说着走到一辆泊在院里的越野车旁，拉开车门，将包裹扔进车后备厢。

刘鸿相说：“不用了，我们去坐公交车。”

冯导演又径直来到李汝楠面前问：“我的越野车上还有两个空位置，你和那个小姑娘两个来坐吧！”一边说一边挑畔似地看着程超，那眼神似乎在对程超说：“丫头，你敢不敢坐我的车？”

程超脸一仰，一副无所畏惧的气势说：“行啊，汝楠，咱们俩坐他的车先走。”

“不行！”刘鸿相伸手拦住：“我们还是一起走吧！”

李汝楠往刘鸿相身边靠了靠说：“对不起先生，我们是一起行动的，不能跟你走。”

冯导笑了笑说：“没关系，我正好在石佛镇还有些事儿，你们先走，说不定我在路上就追上你们了。”

程超冲冯导演做了一个鬼脸，那意思是说，不是我不敢坐你的车，是我的同学不让我坐。

在刘鸿相、乔纯刚的招呼下，几个人先到小吃摊上简单吃了早点。然后，向石佛镇公交站走去。

石佛镇的公交站不大，门脸破旧而不起眼儿，里面是一个小小的院子，几辆破旧的公交车散乱地停在那里。程超的注意力被 2 路公交车的司机和那个胖胖的女售票员所吸引。在亦农的恐怖小说《石佛镇》中，这个司机和女售票员最后都变成了可怕的吸血鬼，他们拉着满满的一车乘客也都是活死人、吸血鬼。没想到在现实生活的石佛镇，还真能碰到这路车和这

两个人，不知道是作家自己的想像，还是他的确曾在这个古老的小镇活创作过。

刘鸿相、孙宪涛再去售票处打听车次，得知：开往黑龙谷方向的根本没有公交车。

看来大家只能去找刘大麻子的私人小公共了。刘大麻子的私人小公共每天上午九点一刻往山里开，终点就是明光厂的老厂办公楼门前，每天下午3点再开回石佛镇，一日一去一回就两趟。

九点一刻，一辆小公共不知从什么角落驶过来，停在石佛镇公交站左边一条肮脏的小胡同不远处。程超最先看到，一声招呼：“车来了！”大家蜂涌过去。车上已有一些不知何时提前上车的人。几个同学忙着抢占位置，最后刘鸿相、乔纯刚给李汝楠和薛玉华让了位置，他们两个人则只好站着。

小公共破旧不堪，窗玻璃已破损，有两个窗玻璃已不见了，露着宽宽大的窗口。窗夹缝里污垢堆积。24个座位，有近20个座位垫子破损，露出里面黑黑的海绵。车厢里可能刚用水胡乱冲洗过，一股霉变与汗臭味。李汝楠一上车就捂住自己的鼻子没有放开过。

程超更是不住嘟嘟：“什么味儿？真恶心！”

刘鸿相安慰说：“没关系，大家坚持一下，只要这车一开，空气流通起来就会好一些的。”

程超便扭头冲司机刘麻子喊：“师傅，快点开车吧，什么时候能走啊。”

司机刘麻子是一个30岁左右的汉子，不高大，但很强壮，黑红黑红的脸蛋，一双卧蚕眉，眼睛不大，一脸胡子渣儿，十天半月也不舍得刮一次。这时候他正坐在驾座上悠然自得地翻看一本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黄色彩绘杂志，女人袒胸露乳，两腿叉开，性感异常。听到程超的催促，他忽地合上杂志，扭头看了看，猛然摁了两声喇叭。

一直在小公共车旁边招揽乘客的是一个干瘦的女人，嘴里不停地喊：“有去老狼谷，五家坡、五指山、黑龙谷，老明光厂方向的快上车了啊！”听到喇叭，干瘦的女人又叫喊了两声，才转身跳了上来，随手把车门关上，一次没有关严实，她又回过身用力猛地一拽，车门才极不情愿地“砰”的一声合上了。

“大丫，让哥来抱一抱，看看今天身上是不又长了二两！”车上有熟人开玩笑。

有人立即跟着起轰。

“去你妈的，回你抱你奶奶去。”被唤做大丫的干瘦女人眼也不抬地说着，从破烂的包包里取出一个蜡黄的票本说：“各位大爷大妈大哥大姐大妹子小弟弟，老少爷们儿，买票了啊！两元一张。”

小公共突然一哆嗦，终于启动了。

小公共从石佛镇驶出来，往东南方向开去。先是一段丘陵道路，坑坑洼洼，从半空中俯瞰，小公共就像一个甲壳虫在山路上爬行，一忽儿不见了，一会儿又驶出来。

天高地大，远山如黛。

是谁在驶向死亡的地狱？

大约二十分钟后，前面出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站着一个小伙子，穿着一身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衣服，背着一个脏呼呼的小军包。军包带子的挂扣一边已脱落，只好挽了一个疙瘩又连在一起。小伙子一脸黝黑，斜眉歪眼，看着车来了，也不招呼，慢慢地踱到路中间去，屁股冲着小公共疯狂地扭了又扭。

小公共“嘎吱”一声，在他背后停下来。刘麻子黑着脸，从窗口控出头骂：“马二炮，你他妈找死呀？老子从你身上碾过去跟碾死一个蚂蚱一样。”一边说，一边气呼呼地“叭”地摁下门的开关。

马二炮一窜上了车，“哎哟妈妈，这人真多，放屁的地方都没有。马大丫，给老公我找个地儿座。”

马大丫：“你是谁老公？你是你们家骚母狗的老公吧。没地儿坐，你站在门口吧啊！”

马二炮“嘿嘿”一乐：“实在不行，我就受一点委屈，坐到你大腿上。”

马大丫笑道：“美死你，回去坐你妈怀里吃吊袋子奶吧。”

车里一片轰堂大笑。孙宪涛扭头在孔润泽耳边说：“我说作家，艺术源于生活，这生活源于民间，瞧一瞧，这多好的生活素材。”

孔润泽笑了笑：“这太荤了，上不得书的。”

马二炮眼睛往车后面瞄，看到了程超、苏慧娴、李汝楠、薛玉华几个女同学坐在一起，便一挤一挤地往这边移动。最后靠在了苏慧娴旁边的座椅靠背上。“妹妹，能让个地儿让哥放半个屁股吗？”

“你看能坐吗？我们都挤得喘不过气了，哪还有你的地方？”程超理直气壮毫不客气。

马二炮：“嗷哟，小丫头挺厉害。不怕找不到老公吗？”

程超脸色都气得变了：“我找不找老公关你屁事儿！”

马二炮眼珠瞪起来：“哟呵，小姑娘年纪不小，脾气挺大啊？我就坐在这里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吧？”说着，“扑通”一声，硬挤着坐在苏慧娴旁边。

“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儿？”苏慧娴也生气了，猛地推了马二炮一把。马二炮的屁股原本只是夸了一点点椅子边，被苏慧娴这么一推，他就屁股重重地坐在地上。

“妈那巴子，找死呀，哪来的死丫头。”马二炮忽地站起来。

“你骂谁呢？”乔纯刚忍无可忍，身子一晃，站在了马二炮面前。

与身强体壮、高大威猛的乔纯刚相比，马二炮瘦了一圈，低了半个头。但马二炮不能在自己的熟人面前丢了面子，心里虽然发虚，但嘴巴还硬：“喂哟，英雄救美人，林子大了什么鸟人都有，这车上还真有不怕死的！”马二炮后退半步，差点踩到刘鸿相的脚。

“你嘴巴干净一些。”乔纯刚说着，脸已经红了。乔纯刚只要一生气，脸就变得跟红脸关公似的。

“我嘴巴干净不干净关你屁事儿？你他妈的算老几呀？”马二炮不服软儿，小胸脯挺得跟鸡胸一般。

“你再骂一句，别怪我不客气。”乔纯刚握紧了自己的拳手。他在大学里是校拳击队的队长，领着学员在省里获得过拳击比赛二等奖。对于面前又瘦又小的无赖马二炮，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但乔纯刚是讲道理的，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会动手。

“谁他妈的跟你客气？老子还要揍你哩！”说着，毫不识趣的马二炮，突然伸手向乔纯刚胸部捣过来。

乔纯刚抬手握住了他的拳，轻轻往上一举，痛得马二炮直咧嘴，“喂哟哟！这丫还他妈有把子力气。”

乔纯刚握住马二炮的手，往车前面一推，马二炮差点向后仰过去。不是他身后有人扛着，这家伙早摔个仰板脚了。

“妈的，你找死啊！”马二炮好不容易站住身，恼羞成怒，忽地从脏军包里抽出一把亮闪闪的匕首：“老子今天就让你见红！”

苏慧娴、李汝楠等几个女生不约而同“啊”地发出惊叫，她们不敢想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可怕事情。

小男孩

“马二炮，你干什么？”马大丫忽然从背后抱住了马二炮。

“你他妈的放开我，我要让这兔崽子见一见红！不然他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马二炮佯做挣扎着。

乔纯刚站在那里昂首挺胸，丝毫不为所动。

刘鸿相拉了拉乔纯刚说：“算了，你又何必呢。来，你到我后面去！”

乔纯刚看了看刘鸿相，仍站在那里冷眼看着马二炮，一动不动。

“算了，事情别闹大了。谁伤着谁碰着都不好。两人都消消气算了。”旁边有人也在劝。

“二炮，来，你坐我的位置。我马上要下车了。”前面一个老实巴角看上去五十多岁的山里人站了起来。

“你丫坐下吧你！别在这里耍横，闹出人命案，你也得蹲班房！”马大丫一把将马二炮摁倒在那个刚空出来的座位上。

“妈妈的，老子怕过谁？”马二炮坐下来，恶狠狠地瞪了乔纯刚一眼，扭过头去。

小公共里紧张的气氛这才缓解下来。

苏慧娴悄悄拉了拉乔纯刚的衣角，乔纯刚扭回头看了看她，过去靠在那个椅子背儿上。

刘鸿相也靠在旁边。

小公共进入大山中，山路弯弯曲曲依沟河而建。一边是怪石林立，一边是河沟、深崖。破旧的小公共“吱吱扭扭”在山道上快速行驶。

刘鸿相：“我记得原来路好像没有这么坏啊？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破旧了？”

旁边一个汉子抹了一把嘴说：“原来黑龙谷有个明光厂，好几千口人吃喝拉撒在里面，人家有专车进进出出，这山路都由他们修建维护，后来不是厂搬走了吗？就再也没有人管这条路了，加上有人在明光厂附近的山上打石头，成车成车的大理石板往外面运，路也跟驴似的，只用不养，天长日久可不就成了这副样子吗？”

孙宪涛点点头：“你说的是。原来明光厂在的时候，随近的老百姓跟着占了不少的光，现在厂走了，这附近的老百姓可能连吃水用电都成问题。你说是不是？”

汉子又抹一把嘴：“小伙子你说得太对了，原来听说到了晚上，明光厂附近山坡上都明晃晃的，因为厂里有电灯照着。后来，他们一走，电灯没有了。附近的山民说这生活至少倒退三四十年。”汉子说着，上下打量刘鸿相、乔纯刚几个人，疑惑地问：“你们不像是这山里的娃，你们从哪里来的？”

孙宪涛笑了笑说：“实话告诉你老人家，我们原来就住在这黑龙谷，是明光厂里的子弟。这不，隔了三四年，我们想再回来看一看！”

汉子：“噢，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觉得你们的穿着说话不像本地山里娃！”

马二炮听到孙宪涛的话，又扭回头看了看他们，再转回脸去，他的眼角就挂起了一丝恶毒的笑。

车继续前行，路面变得更加崎岖不平，上坡、下坡，突然峰回路转，令从没有在山路上坐过车的苏慧娴惊叫不停，一双手紧紧地搂住乔纯刚的粗胳膊。

后面忽然传来摁喇叭的声音，一辆越野车飞驰而至。

小公共司机刘麻子恶狠狠地说：“他妈的鬼孙子想找死呢？车开得这么快急着到阎王爷那里报道是不是？”一边说一边还是放慢速度，往路边靠了又靠，让那辆越野车驶过去。

越野车上，是那个脸上有棱有角的史如意在开车，坐在旁边副驾驶座上的是冯导演。这时候，冯导演正从车窗里往这边看，他的目光与程超的目光相对，冲程超摆了摆手：“再见，黑龙谷见。”

程超拿胳膊捅了捅李汝楠，一指窗外说：“瞧，那个是不是长头发导演的车？他对你有意思哩！你要是坐他的车，一定比我们先到。”

刘鸿相责怪地看了程超一眼说：“假小子，你也不动脑筋想一想，素昧平生，他凭什么邀请你和李汝楠坐他的车？他怎么不邀请乔纯刚和王凯坐他的车呢？当心遇到坏人？”

程超不服气：“世上哪有那么多坏人？他就是坏蛋我也不怕，大天白日的，他敢么？我们也长着胳膊长着腿，不会保护自己，我学过少林十八掌，他要有歹意，我捧扁了他。”

孙宪涛哈哈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老臭，你笑什么你？”程超回过头冲孙宪涛喊。

老臭孙宪涛还在笑，笑够了，他自己摆一摆手才停来说：“我笑你太不自量力，凭你那细胳膊细腿的，还学过少林十八掌呢？少林寺在哪里你知道吗？你去了人家肯定不会要

你，因为你是一个大姑娘。一个没出过校门的小女生，对外面的事情就是不了解。这叫缺少社会经验。”

“哼！你了解！就你是一个万事通行了吧？”程超气鼓鼓地扭回头不愿再理他。

老臭的嘴一张开就合不上：“这荒山野岭的，比不得城市有警察叔叔。就是在你生活的那座城市，也不像你想像的那么安全。和咱们相隔一条马路那所大学，去年就有一个大二女学，晚上出门，突然被人从后面用毛巾捂住嘴，抱进了一辆捷达车里。那毛巾是上过迷晕药的，一搵到她嘴上，她就很快昏迷过去了。结果三天后，她的尸体在密云的一个山沟里被发现。警方调查说是先奸后杀。被发现时她的身体，尤其是脸上已经被不知是狼还是其他动物咬了，血肉模糊，皮肉脱离……”

“行了，真够恶心的，别说了！”薛玉华阻止说：“老臭啊老臭，你这张嘴啊，真是没法儿说你了！”

车离黑龙谷越来越近，眼前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勾起了他们的回忆。孙宪涛、刘鸿相、王凯开始对车外的一村一桥指点交流，非常热闹。

车绕过一个大道，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左边是一个坡度很陡的大山坡，右面是一片开阔的山沟，沟底有树、有草、有碎石，还有一片一片的水渍。车突然间停下来了。

刘鸿相看了看表：现在是上午 10 点一刻。

老臭孙宪涛：“马上就光明厂了，怎么不走了？”

马大丫看了看孙宪涛说：“费志魁在山上打石头，每天这个时候要放炮，我们怕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砸住人，所以要等一等。”

老臭孙宪涛感叹：“光明厂一搬迁，这里的老百姓就靠解石头板儿为生。”

程超问：“在哪里打炮呢？”

马大丫指了指车的前面左边高山坡方向，山坡上果真有很大一片白色。那里就是打石头的地方。这座山坡与其他的山坡不同，光秃秃的连一棵小枣树、小胡叶树都没有，如果有人从山坡上滚大石头，它就有可能直接滚落下来，滚过山道，落进山道右边的宽阔平坦的山沟里。

山谷中死一样的静。

程超不相信：“不会那么巧吧，正好过车，正好他放炮。山坡又离这里那么远，石头能滚下来吗？”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旁边那个汉子抹了一把嘴接过话头儿说：“咱们刚过来的那地方叫七狼跑，紧挨着这一带叫原来叫黑虎谷，我们当地人又叫他死亡谷，近两年总是出事儿。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明光厂搬走后，从明光厂办公楼门前到石佛镇就开通过一路车，是一个小公共，每天来回跑一趟，后来有一天连车带人摔到七狼沟，摔死五六条人命。司机周八摔成了残废，到现在还拖着一条腿走路。据周八讲，那天他是遇到鬼了。他正开着车行驶着，忽然感到转动方向盘很吃力，低头一看，吓得他魂飞魄散，方向盘的下方凭空竟估多出一双手，那双手惨白惨白的，仿佛在深水里泡了很久很久。周八‘妈呀’大叫一声。车就失控了，一直往前飞快地跑。前面就是七狼沟，沟有十几米深，虽然有一个斜坡，但连人带车滚下去，当时就死了五六条命。”

“妈呀！”苏慧娴吓得脸都变了，她又想起昨天在石佛二中大庙里看到的一幕，心里阴约感到这个地方布满了可怕怪异的阴气。

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从山的另一面传过来，由远而近。

孔润泽觉得在空谷里这辆摩托车的声音特别刺耳，仿佛开摩托车的人要疯了似的，拼命地踩油门儿。他忍不住扭回头，在路的尽头，就是他们刚刚转过那个弯儿。一个怪石突兀在那里，怪石旁边长着青青的野草。

摩托车呢？孔润泽在心里问自己。

突然，一个轮子出现了，紧接着是摩托车车把、骑摩托车的人。

那个人没有戴头盔，山里的人骑摩托车很少有自觉戴那玩艺的，又没有警察来管他们。现在正是酷夏，骑摩车的人光头，赤着上半身，只穿一条灰不唧儿的大裤头。摩托车风驰电掣一般，灰裤头如鼓荡如吹风击吹起的布袋子，风可以直接吹进这个人的大腿根。

可能非常惬意，这个光头汉子仰着脸，微眯着眼睛，一脸的春光灿烂。

摩托车迅速驰近，贴着小公共驶过去。

那个骑摩托车的光头还颇为得意地向小公共看了一眼，似乎在说：“胆小鬼，怎么不接着往前开了呢？”

小公共里坐着的几乎所有人都在侧目注视着摩托车。

在摩托车与小公共贴身而过时，孔润泽注意到，在车的后面还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子，同样是光着头，没有穿上衣，细胳膊细腿，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小男孩眼睛奇大，眼珠黑而小，眼白多且白，看过来的眼神空洞而阴森。孔润泽不由自主倒吸了一口凉气，瞪大自己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小男孩，小男孩也在看孔润泽，突然，那张脸上的皮肉如在地下面埋葬百年的腐尸的脸，突然遇到野风，迅速地腐烂化成灰，纷纷脱落离去，那个硕大的脑袋很快变成了一个黑黑的骷髅。

“啊——”孔润泽大吃一惊，不由得心跳加剧，呼吸急促。他急忙眨了眨眼睛，再睁开看时，摩托车已疾驶过去，他能看到的只是那个小男孩一个瘦小的背影。

摩托车开得飞快，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快速行驶。

“忠娃，快停下，前面就要放炮打石头了。”那个总是爱抹嘴巴的汉子站起身探出窗外大声叫喊。

摩托车并没有停，也许那个年轻的光头男人根本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忠娃知道这个时间炸石头！”司机刘麻子平静地说，似乎是在安慰车里的汉子。

“在这里住的人都知道，他这是死胆大！”马大丫非常不满地说：“大人也是的，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也就罢了，还要拿小孩子的命儿开玩笑，万一——”

车上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着那辆摩托车驶进了危险的路段。

孔润泽突然感到呼吸紧促，心里憋得难受，他张开嘴巴，深呼吸。那种莫名的预感，使他认为可能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他的心不知不觉中已提到嗓子眼里：但愿什么也不要发生！他在心里祷告着。

“轰”，一声巨响，半山坡上突然冒起一股狼烟，白色的雾灰像蘑菇云冲天而上。

“轰隆——隆——”山谷中回荡着那一声巨响。声音笼罩着树木、沟河，也笼罩在所有人的心上。

一块巨石从白坡处飞起来，被高高抛起，又重重地落在山坡上。可怕的是它并没有停下来，而是沿着山坡向下滚动。由于重力做用，越滚越快。

“啊——”所有的人都惊得张大了嘴巴。

胆小的人已经闭上眼睛。

孔润泽心里如塌瘫一般，说：“完了，这个骑摩托车的肯定完蛋了。”他也不想闭眼睛，但眼睛似乎已经不听他的使唤，仍在大睁着。他紧盯着那块飞速滚动的巨石。巨石变得像一只恐怖可怕的恶魔，直冲着那辆摩托车扑过去。

一个从山坡上往下疾速滚落，一个从山道上往前疾速行驶。

“万一”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可阻挡地发生了。

摩托车上的秃头被惊呆了，本能地举起一只胳膊挡在自己的脑袋上面。一只人肉胳膊，如何能抵得住从天而降的巨石？

“啊——”一声惨叫回荡在山谷里。

“我的妈呀——”小公共车里，那个抹嘴巴的汉子绝望地大叫一声。

“出事了!”小公共车里一片骚动。

“砸死人了!”有人拼命拉开车门。

“别过去,小心还有石头滚下来!”司机麻子刘声嘶力竭地提醒大家。

先下车的人止住前进的脚步,后面的人也纷纷下了车。

那个抹嘴巴的汉子缓过一口气,什么也不顾了,腿一软一软地往前跑,一边跑一边哭着大喊:“大侄子,国忠娃,二柱呀——我的娘娘呀!”

大约二分钟后,山坡上再没有动静,人们才纷纷赶过去。

眼前的情形惨不忍睹。

大石头几乎有半人高,滚落在一边,还有部分压在摩托车的轮子上,石头上面血迹斑斑。摩托车倒在那里,两个轮子上都有暗红的体液。光头男人原来头朝下,与肩膀折叠在一处。脚还架在已经瘪了的摩托车车座上。胳膊呈360度扭曲着,看上去非常怪异地搭在他的脑袋旁边。脑浆迸裂,艳红的血与白色的体液粘混在一起,像浇了红水的豆腐渣一般。光头男人脸朝下,手掌心朝上,可能还有些感知,右手痉挛般一颤一颤地动。

那个光头小男孩四肢软搭在地上,脑袋却非常奇怪地插队进土里面,周围是杂草与碎石。男孩儿的四肢一动不动,屁股高高地翘起朝天。裤头烂了,露出黑呼呼的屁股,屁股缝里似呼还夹着一疙瘩黑稀的屎。农村娃儿不像城市小孩,用专门的卫生纸一擦、二擦,洗澡的时候还用肥皂在屁股眼儿处洗数边。农村娃拉完屎之后,身边有石头就拿石头的一条棱儿在屁股缝处擦一擦,有的用烂树叶一抹了事。用烂报纸擦屁股那已经属于条件好的奢侈行为。

这时候,那个总爱抹嘴巴的男人正弯着身,往外拉光头男孩儿。刘麻子过去帮忙说:“小心些,别把娃儿的脖子再扯断了。”

又过来二三个上年轻的山里人,帮着又抬又拉,折腾半晌,才把光头男孩儿的光脑袋从泥土杂草夹缝中来,已近变形,原本突出的后脑深深地陷了进去。

几只手齐合力让小男孩儿仰面朝天躺下,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活色,皮肤呈僵死的灰,大约血不流通全死在身体里面。小男孩儿的眼睛恐惧地大睁着,眼皮里有土灰搀着血渍。

“妈呀——”程超吓得捂着眼转回身去。

与程超并肩壮着胆子前去观看的苏慧娴,这时候也紧跟程超往回跑,一脚踩进土坑里,差一点跌倒。

李汝楠、薛玉华远远地根本就没敢近前看。

李汝楠爬在薛玉华的肩上,浑身发抖。薛玉华轻轻地拍着李汝楠纤瘦的背,无声地安慰着她。

乔纯刚、王凯站在那里一语不发。

刘鸿相连连摇头:“太惨了!太可惜了!一朵还没有开放的花就这么没了。”

孙宪涛过去绕着两具死尸看了又看,脸色发白,嘴唇乌青,走到孔润泽身边低声说说:“走吧,看了晚上会做噩梦的。”一边说,一边用手去拉了拉刘鸿相。

孔润泽一语不发转身往回走。

刘鸿相悄悄拍了拍王凯和乔纯刚,大家一起回到小公交车旁边。

“怎么办?”孙宪涛问。

“走吧,反正快到明光厂了。这里发生这种事情,小公共恐怕一时也开不走了。咱们拿出自己的包裹,走着去吧!”乔纯刚说。

刘鸿相点点头:“也只有这么办吧。”

在现实生活,许多看似不相关的事件背后,总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帮年轻的学生无法想到,这个意外的死亡事件,对他们将意味着什么。那个神秘的小男孩的死,又会对他们产生什么不可估量的影响?

爷爷

接下来的这段路大家走得很沉闷，连最活跃的孙宪涛也沉默了很久。

李汝楠一路抽泣着抹眼泪。刘鸿相帮她拎着行礼包，与薛玉华一边一个一路安慰她：“咱们谁做梦也没有想过会遇到这种事！如果早知道碰上这种事儿，我们宁可晚一天。”

孙宪涛：“那个光头小男孩子太可怜了，才五六岁生命刚刚开始就死掉了。噯，世界上又一个家庭发祸从天降，可怕的悲剧啊！丈夫死了，儿子没了，你说一说那个女人该怎么办？说不定她这一辈子就会在这种失夫、丧子的阴影里生活，再没有幸福的笑容了。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残忍、可怕，在你不经意之间，就可能有天大的灾祸发生在你的头上。人与蝼蚁有何区别呢？”

“那个光头男人他妈的该死，你没听说吗？明知道这个时间山上要放炮炸石头，他为何还要骑着摩托车往前冲，什么叫送死？这就叫送死！”王凯愤恨地咒骂。

转过一道山弯，就可以看到明光厂的一部分厂区。

一边是比较平坦的山谷，有稍许流水无声而淌。一边是比较缓的山坡，仍可以看到像补丁一样白的地方，还是开采石头的工地。从山下往上看，可以看到如蝼蚁一样的开石工人，听到轰轰的机械碎石声。山那边发生的惨剧，他们知道吗？

迎面左右原本是两个高高的石柱，不过现在都已塌瘫，下半截还扎根在石缝泥土中，上半截已折断。那半截像中弹的战士，倒在那下半截的旁边。石柱周围堆着乱七八糟的大小石头，落满了厚厚的灰尘。

“据说，当年这个入厂口建得气势宏伟，一位部级领导来参观后，都挑大拇指称赞。许多没见过世面的当地群众，甚至不惜走七八十来里山路，前来围观。可惜现在辉煌不在，只剩下一堆废墟。秦皇汉武，都灰飞烟灭了。”刘鸿相忍不住感叹。

进了石门旧址，原来就是宽阔平整的水泥路面。现在水泥路面已被破坏得凹凸不平，有的地方裂着大缝，有的则裸露着下面的碎石，呈现一个大坑。但这一切似伙并没有影响到这伙年轻人归来的心情。

明光厂的原来低矮的家属房，一排一排的，现在许多已经坍塌或半坍塌，裸着内墙和黑色的梁柱，风吹日晒，那些梁柱也摇摇欲坠了。因为看到熟悉的明光厂的家属职工房，孙宪涛、王凯的情绪兴奋起来。“噢噢”地在前面跑着，又蹦又跳。

乔纯刚的脸上好有了一些笑容。

沿着厂区的路一直往前走，右边是原来的供应处，房子背向马路，里面单独一个大院子，现在仍然是一个大院，却似乎成了碎石、大理石的天下。靠路旁的房间的窗户上布满了厚厚的灰尘，从窗户里传出“轰轰”的机器声。

再往前，就是原来的部分家属楼房，三层高，一条向东缓慢上坡的大道，里面通往几个家属职工院子。那院子也是如梯田一样，从山坡上依次下来，一个院落降一个三二米高的台阶。最下边接近大马路，原来有一个小邮局。

邮局门口的那棵老歪脖大树还在。

薛玉华长长舒了一口气：“很快就到家了，可以见到我的爷爷、大伯、大娘。”

程超问：“你奶奶、大伯他们现在住在哪里？不会还住在山沟沟里吧？”

薛玉华：“听说咱们厂一搬迁，他们就从原来住的石头窝里搬出来了，大伯跑得快，抢先占了原来县银行的那个小院。那个小院里有十多间房！他们每个人住两间都住不完。”

“小华！是小华吗！”水泥路左边的田地里，突然冒出一个人头，声音尖厉地喊。

8. 2

大家一齐扭头看，在浓密的西红柿地里，站着—一个中等个子粗壮结实的女人，头脸还算光鲜，齐耳的短头发，看上去大约有五十岁左右。

“大娘！”薛玉华惊喜地叫着，一边迈步要往地里走。

“闺女，你可别进来，这地里我刚泼完粪，脏得很。别把你们的漂亮衣服都弄脏了。我

这就出去，噯呀呀，你怎么想起回来了呢？回来看你娘的吧？噯！走，走，都到家里去。”

女人一边说着一边走出庄稼地：“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和你一起来的？”

“大娘，他们都是我的同学，原来也是这个厂里的子弟，有些你可能都认识，曾经到我们家玩过。”薛玉华说着，一一给女人介绍。

大家也跟着薛玉华叫大娘。

大娘很开心：“好、好，小伙子一个个多英俊，大姑娘都出脱得一个塞一个的漂亮。啧啧，不愧是在大城市喝自来水养起来的。这皮肤跟水蜜桃似的。”大娘抚摸着薛玉华的胳膊。

薛玉华的脸腾地红了：“大娘，你瞧你说什么呢？”

“噢，呵呵……”大娘爽朗地笑起来：“丫头，别怪你大娘，大娘是山里女人，一辈子没钻出过这大山，最远就到过石佛镇。没见过世面，不会说话哩。来，都跟我走，家里去，家里去！”大娘显得非常热情。

王凯说：“大娘，我们不劳你驾了，我们和明光厂里的招待所打好招呼了，住招待所。”

大娘：“你们都是玉华的同学，既然来了，就一定要先到家里坐一坐，好坏地吃了饭再放你们去招待所。”

“大家先去大娘家吧，反正招待所离他们家也不远。”刘鸿相说。

沿着陌生而熟悉的水泥路，来到明光厂的办公大楼前面。老办公楼虽然破旧了，但依然能清晰地看出当年的气派。有五六层那么高，玉白的磁砖墙面。大门宽阔，红砖的门框，现在却看不到那个曾经漂亮的红漆大门了。

明光厂办公楼的门口，用铁架搭着一个大商店，一个风骚的女人站在店里柜台后面探头往这边看着。

明光厂办公大楼正对着，宽阔的水泥路另一边，是一排粗壮的白桦树。树身有一搂粗细，枝叶茂密，山风一吹，“哗哗”作响。大家沿着水泥路往前走，在明光厂办公楼正对的地方，应该是刘麻子私人小公共停车的终点站。

薛玉华等人从终点站往前走几步，右拐是一个石桥。

石桥同样显得很破旧，有一块石板从中间已塌陷下去，上面湿呼呼的。可能刚刚有人在这里涮洗过什么。

众人小心过了石桥。

石桥再右略拐，有一个看上去不小的密闭的院落，这个建筑紧凑的小院，就是当年的县银行所在地。明光厂搬迁后，银行自然也撤了，留下空荡荡的院落，被薛玉华的大伯一家占用。

此时，院门口站着一个小女孩。梳着两个小辫子，脸颊红扑扑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转。在小女孩的身边，蹲着一只黑毛狼狗，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这只狗身架奇大，站起来差不多有一个成年人那么高，骨骼强健，浑身黑毛锃亮，大嘴一张，露出白森森锃亮的犬牙。

8. 3

小女孩看到大娘，迎着跑过来，边跑边高兴地大叫：“奶奶，奶奶！”

那只狼狗看到突然来了许多陌生人，警惕地支起耳朵，冲着他们大吠。

薛玉华抢先过去，一把抱起小女孩说：“你就是小丫吧？今年几岁了？快告诉姑姑。”

大娘笑眯眯地说：“这是我大儿子玉栋的女儿，过了年才刚六岁。他们两口都去浙江那边什么毛纺厂打工了，把这孩子留下来由我们老两口照看着。走吧，大伙儿都到屋里坐。”一边扭头冲黑毛狼狗呵斥：“黑子，别叫了，自己人叫什么呢！不识好坏人的狗东西！”

黑子立即消减了声音，颇温顺地退到旁边去，但一双眼睛仍警惕地看着这些闯入者。

小院里收拾得干净利落。一棵老桃树，生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

小院正屋，坐北朝南，门口一张破旧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个满头花白的老者，脸色灰白，眼神有些发僵，看到进来一群人，老者嘴巴动了动，又沉静下来。

“爷爷!”薛玉华轻灵地跑过去,一把拉住老者的手。

老人的手在微微地发颤,抖动不停。老人抬起浑浊的眼眼看着薛玉华,似乎不认识这个从天而降的漂亮女孩。

“爷爷!我是小华!妞妞!”薛玉华着急地向老人表白。

大娘拉着小丫走过来:“这位大姑娘是小华,他二叔家的闺女。小时候你总叫她妞妞!黑妞黑妞的喊!瞧一瞧,人家现在一点也不黑了,皮肤滋润得跟水蜜桃似的。想起来没有?”

爷爷微微张开嘴,眼神忽然有了一股灵气:“黑妞,黑妞妞!”

薛玉华高举得跳起来:“噢,爷爷认出我来了。”

大娘:“爷爷今年83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往日每天都是上山下沟拾柴的,近两天感冒了,哪儿也不能去,每天就坐在门口的太师椅上休息。爷爷,这些都是小华的大学同学。他们来看你来了。”

爷爷再次抬起眼睛,一个一个缓慢地从每个人脸上扫过去。最后,目光停在了孔润泽的脸上不动了。

孔润泽一直站在大家的后面,只露出一个脑袋,这时被爷爷一双浊眼看住,他忽然感到某种莫名的不安,想躲却无处可躲藏。

“那个小伙子,爷爷喜欢你哩!”大娘顺着爷爷的目光,点手指着孔润泽说。

孔润泽心里一颤,他感到老人眼睛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所不愿面对的。不知为何,他的脑海又想起刚才那个摩托车后面的小男孩的脸——小男孩的眼睛奇大,眼珠黑而小,眼白非常多,看过来的眼神空洞而阴森。突然,那张脸上的皮肉如在地下面埋葬百年的腐尸的脸,突然遇到了野风,迅速地腐烂化成灰,纷纷脱落离去,那张硕大的脑袋很快变成了一个骷髅……

“孔润泽,发什么愣啊,过来与爷爷握握手。”薛玉华说。

“我们的博士比较害羞,平常见到女孩子就脸红的。”孙宪涛在孔润泽身后推了他一把:“快过去,代表我们向老爷爷问个好,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长寿万万年。”

程超白了孙宪涛一眼,悄悄吐了三个字:“贫吧你!”

孔润泽扶了扶自己的近视眼镜,走到老爷爷身边。老爷爷已经伸出手来,孔润泽也慢慢伸出手,他们的目光再次相遇。

岁月在老人的眼睛里灌注了丰富的内涵。

孔润泽感到老人的眼神深不可测,不安地问道:“爷爷你好,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寿。”

老人点点头,紧紧地握了握孔润泽的手。

那只黑毛狼狗从门口悄无声息地进来,从人群中穿过,身上的黑毛碰到了李汝楠。李汝楠低头看到黑子,吓得一声锐叫,拉住了程超的胳膊。

小丫跑过来,要抱黑子硕大的脑袋,黑子摇了摇头,挣脱开了。自己来到爷爷的身边,看了看爷爷,又望了望孔润泽。低头在孔润泽的腿上、脚上嗅了嗅。

爷爷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微笑:“狗也识人哩!”

孔润泽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他那干瘦的手,在黑子头上轻轻摸了摸。

“这个样子!”爷爷伸出手,在黑子脖子下面挠了又挠:“它喜欢这样子!”

黑子张开大嘴,伸出舌头,在孔润泽的手上舔了一下,吓得孔润泽猛地缩手。

“好可爱、好可爱!”程超紧跑过来,白晰丰润的手在黑子背上轻轻抚摸,做出很亲密的样子:“黑子,咱们做个朋友好吗?”

“程超!”乔纯刚突然喊。

程超扭回头,闪光灯一闪,乔纯刚给程超和黑毛狼狗照了一个合影。

爷爷似乎不喜欢照相机这东西,在闪光的刹那,他的眉毛微微地皱了一下。他这个细微

的动作，被敏感的孔润泽无意中扑捉到了。

招待所

薛玉华的大娘做了一大桌饭菜，虽然比不得城市饭店里的丰盛，但味道却别具特色。山里的猪、鸡都是在自然环境里吃各种杂物长大的，不像城市人所吃的，大都是圈养的猪肉、鸡肉。这些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吃得津津有味，连连称：“香！”“好多年没有吃到这么香的猪肉、鸡肉了。”

孙宪涛吃得满嘴流油，嘴还不闲着：“大娘，你的好手艺，如果到城市五星级饭店去当厨师，肯定得是一级厨师，一个收入只少得八九千元，给少了咱不给他们干。你老人家不愁找不到工作，像王府饭店、长安饭庄、大明府酒楼等等，这些知名的大饭店，肯定哭着闹着要抢你去当主厨！”

大娘看了薛玉华的大伯一眼说：“是不是啊？我在这大山里没人稀罕的货，到大城市倒成个宝了！”

……

吃过饭，又小坐闲聊一会儿，在刘鸿相的示意下大家起身告辞。

大娘担心地问：“你们这么多人，都住哪里呢？”

王凯说：“大娘，你放心，招待所老贾都安排好了。”

大娘微微愣了一下说：“孩子们，我这家虽然不宽敞，但挤一挤还是能住得下的，你们就都住家里吧。”

刘鸿相很感动地说：“大娘，我们谢谢你的好意了，我们这八九个人都住你家，你家不成旅馆了吗？太给你添麻烦了！”

大娘急忙说：“不怕，不怕，我不怕麻烦，看着你们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年轻人，我高兴得很！都住这里吧！”

乔纯刚说：“谢谢你了大娘，中午吃饭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大娘焦灼地挠了挠头：“瞧你们这些孩子，我是诚心邀你们住家的，不是客气话，真的！”

孙宪涛：“大娘，你的好心我们都心领了。王凯的爸爸是明光厂的副厂长，他和这里招待所的贾成贵是朋友，我们来之前，他爸都安排好了。我们就不住你这里讨饶了，我提个建议，让薛玉华住你家里吧。”

大娘迟疑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她无奈地扭回头看薛玉华：“玉华，你就别去了，好久不回来一趟，千万别嫌大娘家不干净。你堂姐有一间房，她去深圳打工了，一直空着。我时不时进去给她打扫清理，是我们家最干净的地方，你就去住吧，行不行？”

薛玉华有一些犹豫：“我不想给大娘添麻烦，还是去住招待所吧。”

大娘一把扯住薛玉华的胳膊，佯做生气地说：“侄女儿你说什么呆话，住你大娘家还怕麻烦？把你大娘当成外人了不是？你妈在的时候，我们的妯娌关系处了几十年，从来没有红过脸磕过嘴，亲如姐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看你就当是自己亲闺女一样。”

薛玉华连连点头说：“我当然知道了，好了，我就住在大娘家了。”

大娘与薛玉华送刘鸿相、乔纯刚八个人从银行大院出来，站在石板小桥桥头，望着他们走过明光厂的办公楼，左拐走上那一段长长的缓坡路。

大娘叹一口气，薛玉华有些惊诧地回头看了看她问：“大娘，你为什么叹气呢？”

大娘不安地说：“我刚才想说，又没敢说。听人家说，那个招待所里有厉鬼啊！”

薛玉华一愣，但很快平静下来：“大娘，你别迷信了，哪来的鬼呢？”

……

9. 2

刘鸿相一行八人上了长长的缓山道，穿过一个宽大的丁字路口，就来到原来明光厂的招待所。

招待所的门口停着一辆越野吉普车，程超觉得眼熟：“汝楠，你看这不是那个长头发导演的车吗？车牌号是XX234。”

孙宪涛不屑地说：“除了他还会有别人？”

正说着，长头发冯导从招待所里走出来：“喂哟，这不是几位风华正茂的优秀大学生朋友吗？你们怎么才到啊？郑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冯丙伦，我身边这位朋友——”他转身一指，后面跟着一个宽肩蛇腰、强壮如牛的小伙子，“他叫史如意，著名的硬汉演员！以后我们就住在一个招待所了，大家相互多照应照应。”冯导说着，拿眼来睨李汝楠。

李汝楠低下头看自己的脚尖。她的右脚尖前面，正有一个七星瓢虫正在一个草叶上爬动。史如意很酷地看着这些大学生，随便地点了点头，一句话没有话。

刘鸿相说：“当然，能认识两位我们也很荣幸。”

孔宪涛眨巴两个不大的眼睛笑道：“一个是导演，一个是演员，你们两位来这黑龙谷是准备拍电影，还是要做别的事情？你别说我觉得黑龙谷挺适合拍鬼片的！”

冯丙伦脸上的白肉不经意地颤了颤，说：“我们，我们不拍鬼片儿，我们现在正准备筹拍一部耗资二亿元的大片，我们先来这里踩一踩点儿。”

王凯并没有理会冯丙伦他们，他第一个走进招待所的大门，一抬头，他愣住了，在登记室的小窗口，他看到的一个女孩令他心跳猛然加剧，脱口而出：“赵晓云！”

“赵晓云？在哪里呢？”紧跟在后面进来的孙宪涛听到了王凯的话，也是一愣，急忙探身往前看，他看到了服务窗口里面的女孩：“真是赵晓云喂！”他的声音一下提高了八度。

“呼啦”，随后跟进刘鸿相、乔纯刚、程超、李汝楠都围了过来：“哪儿呢？在哪儿？”

赵晓云是同班同学，与他们不同的是，赵晓云是明光场母猪沟村里的孩子，是农村户口。因此当明光厂搬迁之后，赵晓云也就不得不离开了学校。

“快出来呀，赵晓云！我们来看你来了！老同学都忘了吗？”程超亲热地喊，就差扑到窗口里面去拥抱那个女孩子了。

登记处的女孩子从屋里拉门走出来，茫然看着这群年轻的顾客。半晌才缓缓地开口：“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赵晓云，我是她的妹妹赵晓雨。”

“你姐姐呢？”程超迫不及待地问。

赵晓雨低下头，低低地说：“她死了，两年前就死了。”

“死了？”如兜头被泼了一盆凉水，王凯心里一阵悸动，他吃惊地张大了嘴。怎么可能呢？；因为只有他心里清楚，就在昨天晚上，在石佛镇的花花公子乐园里，他还亲眼看到过做女体盛的赵晓云。虽然始终赵晓云没有面对自己承认她就是赵晓云，可是在生死危机关头，正是这位惜日的老同学出手救了自己。

“怎么死的？”李汝楠几乎要哭了，她很难相信，一个活蹦乱跳的同班女同学，突然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9. 3

“她刚到石佛镇二中读高二不久，突然就死了！”赵晓雨声音很小地回答。

一阵脚步声从过道上传来。大家忽然静下来。

赵晓雨急忙回到值班室里，把门从里面关上。

一五十多岁的男人出现在大家面前。“噢，我在楼上就听到你们说话了，你们就是从不远千里回到明光厂原址的吧？谁是王凯啊？”

“我就是！”王凯走向前。

“你好，你是王厂长的儿子，长这么大了，好一个英俊的棒小伙子哟！”男人急步走过来亲热地握住王凯的手，又转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叫贾贵城，是这个招待所的负责人。受王凯的父亲委托，安排大家在这里住宿。山里边条件简陋，比不得你们大城市大饭店，请大家多多包涵。”

刘鸿相、孙宪涛、孔润泽等纷纷和贾贵城打了招呼。

贾贵城：“一、二、三，不是说九个人吗？怎么变成八个了？那一位失踪了？”

刘鸿相说：“贾叔叔，薛玉华她大伯家就在这里，她去她大伯家住了。”

贾贵城：“薛玉华？她大伯是这山里的哪一家呀？”

王凯：“她大伯叫什么来着？就住在原来银行的大院里？那个大院里只有他们一家人住。”

贾贵城点一点头：“噢，我知道了，薛老栓家。她娘苏大嘴巴；家里还有一个老头，今年83年还是84了。会一些中医药术，这附近老百姓个病啊灾啊的不去石佛富春堂，就会去找他。据说还会一些神道鬼术，不知真的假的。人年纪一大就成鳖精了，能通阴鬼也有可能啊！”

孔润泽眼睛一亮，脑海里闪现出薛爷爷望过来的那种异样的眼神和他紧紧握住自己的那只手：“是真的吗？他能通阴阳之术？不会是阴阳差吧？”

贾贵城看了一眼孔润泽，摇摇头：“行吗，小伙子，你还知道阴阳差。传说石佛镇上有阴阳差，这黑龙谷我呆了几十年倒没听说过。其实，那全是胡说八道的，我还说我见过玉皇大帝呢！都是乡野闲话，你们这帮大学生可是当不得真的。赵晓雨，拿上钥匙，大家跟我上二楼，我都给你们安排好房间了。没有空调，只有摇头风扇，咱这里电也不及时，时不时断一会儿电，都是因为山上打石头用电太多的原因。当然，有时候那些‘电老虎’们也捣鬼，想方设法来要钱。供电不太好，这情况你们得有个思想准备。不过，我给你们房间里准备有蜡烛，以备不时之需。”

“有没有洗澡的地方？”程超问。

“有，男厕所、女厕所里就有！”贾贵城说。

“啊？”苏慧娴大大地发出一声惊叹。

贾贵城“呵呵”一笑说：“咱山里面条件太差，有自来水用就不错了，那还是我花了一万多元，把原来明光厂的备用水塔重修了一翻，才能用的。姑娘们，你们别怪叔叔照顾不好你们，实在是条件有限、无能为力啊！”

二楼住室全部是独立的单间，每间放两张床，可住两个人。

几个人相互结合。女生三个人，程超与李汝楠一个房间；男生中刘鸿相与孔润泽一个房间，孙宪涛要与王凯一个房间，这样女生中的苏慧娴与男生中的乔纯刚都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伴儿可做。

孙宪涛说：“我提议，你们俩干脆住一块得了，反正也是早晚的事情！早住一起与晚住一起有什么区别吗？”

苏慧娴脸立即红起来，指着孙宪涛说：“老臭，真不愧了你这张臭嘴，明儿我就拿膏药给你糊上，让你说不成话儿。”

乔纯刚连连摇头说：“孙宪涛，咱俩住一块，让王凯和苏慧娴每个人各住一间。”

孙宪涛哈哈大笑：“你不怕你媳妇跟王凯跑了？”

乔纯刚捣了孙宪涛一拳：“你的嘴怎么跟屁股眼儿似的，总是往外面放臭气！”

刘鸿相说：“我看这样可以，就让孙宪涛和乔纯刚住一块儿。人家纯刚和慧娴还没结婚呢，当然得注意影响！”

苏慧娴跟乔纯刚说：“不行、不行，我一个人睡一间房，这荒凉的大山里，到了晚上我害怕怎么办？！”

乔纯刚无奈地说：“这儿有什么害怕的呢？你还怕半夜狼把你叨跑了？”

贾贵城在旁边乐哈哈地看着他们撕扯，最后说：“得啊，你们怎么安排都行，我这里房间多得是。明光厂一搬走，来这黑龙谷的客人就越来越少了。”他也听到了苏慧娴的话，便扭回头对赵晓雨说：“让我们晓雨晚上陪这位姑娘一起睡，你说行不？”

苏慧娴看了一眼赵晓雨，点点头：“当然好，有个伴儿我就不怕了。”

“实在不行，不是还有我们的大力士猛男乔纯刚呢——”孙宪涛话没说完，被苏慧娴狠狠地在肩上打了一巴掌。

赵晓雨没有说话，一直默默地为大家开房门，并把每个房门的一把钥匙交给确定下来入住的人。

王凯暗暗地打量着赵晓雨，他心里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她说她的姐姐已经死了，为什么在石佛镇花花公子乐园还能看到赵晓雨呢？难道她是一个女鬼吗？

看着赵晓雨的一举一动，王凯总觉得她有些怪怪的。

邪坡

孔润泽和刘鸿相住一室。走进房间里，后窗半开，一股山野的清香扑面而来。一东一西靠墙有两张床。床上有蚊帐，因是白天，蚊帐都卷起来了。整个房间虽然简陋，但软席、枕头看上去非常干净。显然，在他们到来之前，贾贵城吩咐服务员做过精心的收拾打扫。

没有空调，房顶上吊着一个大电扇。电扇也有些年头了，页面上有些漆已斑驳脱落，看到了里面的锈迹。刘鸿相过去一拉风扇的开关，宽大的扇页便“呼呼”转起来，屋子里很快升起一股清爽的凉意。

刘鸿相：“这里比大城市气温要低好多，城市汽车、空调释放出多少热量啊。这里空气新鲜！如果没有那些开山炸石头的，这里现在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了。你说，如果我们明光厂不搬迁，一直就住在这里其实也挺好。”

“如果住得时间长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这个地方比起城市来还有许多不方便，没有超市，没有电影院，也没有图书馆……”孔润泽说着走到窗前，向窗外看去。

整座招待所是东西方向，他们住的是招待所南向房间。从房间透窗外看，隔一条两人多深的石墙，有一条大马路，过了马路，有一个锅炉房，现在已经废弃，门窗皆不见了，空洞洞的像一座小庙。过了锅炉房往东南方向走，是两排参次相错的三层楼，第一排楼空荡荡的，门窗也早没有了。后面一排，树荫蔽日，似乎住着一户或几户人家。

孔润泽：“我记得二世纪时著名的中国巫师孔槽冥说过，一幢房子，如果三年不住人，就会有恶鬼阴魂去住。咱们明光厂全部搬迁完毕，到现在有几年了？”

刘鸿相笑了笑说：“四五年吧。怎么？你觉得那些空房子里可能住着厉鬼？”

“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孔槽冥说的，他专门研究阴魂、猛鬼、活死人。听说还写过一本书叫《异鬼录》，可惜后来失传了。”

……

程超和李汝楠同住一个房间。程超把行李扔在床头，笑嘻嘻地说：“汝楠，你发现没有，那个冯导演对你很有意思呢？眼睛直往你的胸脯扫描，你猜一猜他心里会在想什么？”

李汝楠脸一红，推了一把程超：“去，去，又没有正形的。我看他不像一个好人，你也要离他远一点，咱们都少和这种人打交道。”

程超点点头：“美女说得有理，现在的导演有几个是正人君子的？网上炒的演艺圈‘潜规则’我可是仔细学习过的，一个女演员只有漂亮的脸蛋和身体是远远不够的，她要想当一部戏中的女主角，就得和这部戏的导演上床睡觉。在那些禽兽导演们的眼里，这些女演员早就不是女演员了，全都是他们发泄性欲的工具。”

李汝楠佯做生气：“瞧你说得多难听，不像一个大学生的样子，你和社会上那些世故的小女人有什么区别？”

“呵呵，性自然也是女人关心的话题嘛！网上流传的那个女演员张钰上传的上床视频你没看过吗？就是赤裸裸的性交易！”程超为自己的言论找论据：“我看那个叫什么的导演，和这个冯丙伦差不多，看那色眯眯的眼睛，蒜头的鼻子，一看就是一个老色鬼，见了漂亮女人下半身就起反应。”

李汝楠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取出毛巾、洗梳用具说：“不跟你说了，我要去洗手间。”

.....

10. 2

孙宪涛在走廊里大声吵吵：“各位学友，下午怎么活动啊？有喘气儿的吱一声，行吗？我求求你了！”

程超从洗梳间跳出来，大声回击：“老臭，别以为闭上你的臭嘴，大家就会以为你死了！你要真是死了，我们会高举双手拍手称快，世界上终于少了一张空前绝后的大乌鸦嘴。”

片刻之后，大家洗梳完毕，走出招待所。

一行八个人又同去喊上了住在大伯家的薛玉华，一起沿着慢上坡水泥路往南走。这一条路是明光厂的主要交通道路，每天上下班的工人都会走这条路。它的坡度大约有 40 多度，依山势而建。因为长期无人维护，现在已变得残破不堪，多处地面陷下去深深的坑儿，看得见水泥下面的碎石和烂泥。

“只用不修，早晚得毁了！”刘鸿相无限感叹。

上到坡顶，往右拐，又是一个更陡的斜坡，至少在 70 度以上。路面现状更惨不忍睹。

刘鸿相点指着两边仍存在的高高的水泥台阶回忆：“当年这个陡坡两边，就是明光厂的菜市场，南边还有并排三间房，是明光厂的副食商店。路北过一条窄窄的道路，还有四间房，是明光厂的新华书店。这里算是明光场最繁华的地方之一，可惜如今只有一片废墟，连个人影儿都瞧不见。”

“瞧，那里有人！”孙宪涛眼尖，用手一指右首一排低矮的房子。

那里果真有一个影子，鬼魅般一闪不见了。

薛玉华长长舒了一口气：“走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尹明帆的弟弟。那一年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妈妈正在路边菜场买菜，没主意他弟弟已经跑到路的中央了。正巧在这时候，上面有一辆大卡车，突然刹车失控，顺着陡坡往下滑。司机急得摁喇叭大叫。她弟弟那时才五六岁，看到一辆大卡车冲下来，吓呆了，一动不能动，眼看着车轮向他压过去……结果残死得车轮的下面。”

苏慧娴：“天啊，太可惜了。这是真的吗？”

乔纯刚：“那还能是假的？这件事全明光厂都知道，尹明帆的妈妈疯了一样把她弟弟抱到医院，跪在地上哭着喊着让医生抢救，但是她弟弟早已停止了呼吸！”

孙宪涛：“后来厂里计生办允许他们再生一胎，结果又生了一个男孩子，尹明帆的爸爸给孩子起名钢蛋儿。不怕砸、不怕撞，也不怕压挤。”

王凯走在前面：“算了，都别再说这些扫兴的话了。咱们还是快点走，先去看一看咱们伟大的母校。”

孙宪涛突然猛跑起来，一边跑一边狂唱：“母校啊母校，我的母校，今日回到你怀中——”

乔纯刚等人也纷纷加快脚步。

上到陡坡顶部，就可以看到右首往前五百米外，有一个长长的、高高的护墙，隔着护墙，可以看到几排错落有致的三层楼房。

乔纯刚用手一指，对身边的苏慧娴说：“瞧见没有？那就是我们的学校。”他提高声音说：“大家跟着我往右走，咱们先到小学看一看，然后再到中学！”

明光厂的小学大门朝南，从弯道上下来，再前行二三十米，就到了小学校的大门口。明光子弟小学校的字依稀在校门口的水泥墙上可以看到，原来的铁栅栏门早没有了，两边只留下空空的水泥槽儿，说明当年这里曾经有过大门的存在。

孙宪涛跑到前面先进到校院内，右拐又大跨十数步，就窜到了小学一楼教室的走廊上。教室窗户上的玻璃早没了，外面的钢窗架子也被人卸了。孙宪涛扒着一个窗户往里面看。突

然，他歇斯底里、鬼哭狼嚎一般大叫：“嗷哟我的妈呀，这里怎么会有一个死娃娃——”

“啊？！”后面的人皆万分惊惧地大叫了一声

黑皮鼠

“在哪里？”孔润泽疾步跟过去。

小学教室里空荡荡的，地面上堆着散乱的麦秆，说明这里的老乡曾经在这个教室里晾晒过小麦。

“在哪里？在哪里呀？”乔纯刚和王凯也紧随而至。

孙宪涛哈哈大笑，最后笑得捂着自己的肚子蹲了下来。

王凯愤愤地冲过去，直拍孙宪涛的脑袋：“老臭，你他妈的纯粹是在制造紧张空气，哪来的死娃娃？你给我找出来，找不出来小心我把你的肺顶出来！”

“讨厌，讨厌！”程超也过来扑打孙宪涛。“大天白日的，你做什么不好？偏偏要拿死娃娃吓唬人，真够恶心的！”

李汝楠双臂交叉放在自己的胸前，嘴唇颤抖，一句话也不说，脸色已经非常苍白。薛玉华走过去搂了搂李汝楠，安慰着她：“没什么事了，都是老臭在胡说八道。”

刘鸿相看着孙宪涛：“老臭，你别净搞这些不着调儿的事！以后你说话得注意点儿。听见没有？”一边说，又扭头看了一眼李汝楠，冲冲孙宪涛使了一个眼色。

孙宪涛晃然如有所悟，咳嗽一声，不再像周星驰那般阴谋得逞地大笑下去。

李汝楠一个人走到一边去，侧过脸向着小操场的方向。时而用一只胳膊擦拭着眼睛。

薛玉华跟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说：“对不起汝楠，孙宪涛他并不是故意的。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李汝楠点一点头说：“我不怪他！是我自己想得多了。”说着眼泪仍哗哗地往下落。

几个人从旁边的楼梯上到二楼和三楼看了，当年的小学教室如今全部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墙壳儿。有些窗户的砖也被人撬走了，变成一个不规则的大洞。透过破旧的窗户，可以看到教室后面紧邻的山坡。山坡上杂草丛生，乱石如云。

李汝楠独自走到二年级教室的窗户前，呆呆地发愣。

程超要扭过头喊她，薛玉华轻轻拉了程超一把说：“别打扰她了，她在想她的小弟。”

程超一吐舌头，低声说：“都过去 10 多年了，怎么还没的抹去伤痕。”

薛玉华：“别胡说八道，死的不是你弟弟，你当然不伤心。”

几个人在二楼三楼依次看过，各有感叹。小学时光是最快乐无忧的时光，可是一转眼，当年懵懂无知的幼儿已变成了大小伙和大姑娘。

“走吧，咱们下去吧！”乔纯刚一挥手说。

几个人纷纷随着乔纯刚往楼下走。只有李汝楠仍站在二年级一班的窗户前面。

程超张嘴要喊她，薛玉华又拉了拉她的胳膊，说：“就让她一个人呆一会儿吧！”

二楼走廊上静寂下来，只剩下李汝楠一个人。

此时，李汝楠痴痴地看着空荡荡的小学二年级一班的教室，泪眼模糊。小弟弟的身影再次浮现在她的脑海。这次从明光新厂不远千里回到明光厂旧址，对于她来说，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和这些中学同学旧地重游，而是回来看望她的小弟。

11 年前，刚刚上二年级的小弟就在这所学校教室的前面，神秘地从二楼掉跨过栏杆掉了下去，可怖的是小弟落地时，竟然头朝下脚朝上……

李汝楠望着空空的教室，突然从对面山坡上刮起一阵阴风，阴风盘旋着从破烂的窗户进到教室里。李汝楠眨了眨美丽的大眼睛，突然发现原本空荡荡的教室里，竟然坐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坐在矮矮的凳子上，面朝向黑板，似乎在认真地听课。

李汝楠只能看到他的一个背面，瘦弱的肩膀，细细的胳膊肘儿，那身迷彩的小衣服，不大不小正合身儿。李汝楠眼睛瞪得越来越大，死死地盯着那教室里大大的脑袋，黑黑的头发

和黑黑的后脑勺。

“弟弟！”一丝微弱的气息从李汝楠的口腔流出，她不由自主轻轻喊出声来。

11. 2

为了看到弟弟的脸，李汝楠疾步往前面的窗户跑过去。

这一次，李汝楠看到了小弟的一个侧面，看到他那小小的耳朵，耳垂儿好大啊，像如来佛的那个大耳垂儿。

肯定是小弟李汝佳，他的耳垂儿她太熟悉了，在床上嬉闹的时候，她最爱轻轻地用牙咬住他的大耳垂，肉肉的，热呼呼的，还夹杂有一股浓浓的奶香，好像记忆中妈妈的乳香。每当李汝楠咬着弟弟耳垂时，李汝佳总是忍不住咯呼大笑，笑得腰躬起来，双腿直蹬，或者抱着姐姐在床上打滚儿，有时他还用两只肉呼呼的小手扒推姐姐的脸。

“弟弟！汝佳是你吗？我是姐姐啊！”李汝楠焦灼地呼唤。

李汝楠再次急步朝前走，来到了这个教室最前面的窗户，她想这样总可以看清楚弟弟的模样了吧？

然而奇怪的是，弟弟好像故意和她做游戏，当李汝楠觉得可以看到弟弟正面形像时，弟弟的脑袋忽然又一扭，脸朝向了教室的外面，似乎在看教室后面杂草丛生的荒山坡。仍然把一个冰冷的背给她。

李汝楠感到无限的失望和碎心。她不由自主大声哭喊：“弟弟，我是你的姐姐啊，你不认识我了，不想理我了——”

.....

刘鸿相等一行人来到小学教学楼的一楼，乔纯刚抚着教室的门框感叹：“这是小学一年级教室，刚入学校时的情景都差不多忘完了。我就记得那时候为了得到老师的一次表扬，我用一个晚上把一个生字本全写满了，结果只有速度，没有质量，老师说我的字马虎得像狗趴一样。”

王凯说：“我们一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留着一个又黑又亮又长的大辫子，一直拖到她的屁股后面，走起路来，那辫子就像一个小扫帚在她的屁股上一晃一晃，我那时候最想上去摸一摸，可是却没有那个胆儿！”

孙宪涛指着乔纯刚对苏慧娴说：“我想起一件事来，在读二年级的时候，乔纯刚把李汝楠的长辫子绑在她背后的小椅子上。结果下课铃一响，班长刘鸿相喊，全体起立！李汝楠刚要站起来，头发辫子被椅子系着，痛得她当时就抹起鼻子来。王老师第二节课罚乔纯刚站了一节课！呵呵！金刚同志，还记得吗？”

苏慧娴歪着头看了看乔纯刚：“行啊，小时候的光辉事迹还不少嘛。”

就在这个时候，大家同时听到了李汝楠伤心欲绝的哭喊。

“不好，李汝楠出事了！”乔纯刚扭身就往楼上跑。

刘鸿相紧随而上。楼梯响起急促的脚步声。

乔纯刚和刘鸿相同时来到三楼，只见李汝楠双手抓着窗户的水泥砖框，正在伤心地痛哭。

“李汝楠，你怎么了？”乔纯刚焦急地问。

“发生了什么事？”刘鸿相喘着气跑到李汝楠跟前。

两个大男生一左一右站在李汝楠的身旁却无所适从。

薛玉华紧接着跑了上来，她一把抱住李汝楠问：“汝楠，别着急，你告诉我怎么了？”

李汝楠哽咽着：“我看到了李汝佳！”

“李汝佳？”乔纯刚一愣。

李汝楠哽咽着说：“我弟弟！他正一个人孤零零坐在这间教室里！”

众人扭头往教室里看，二年级一班的教室里空荡荡的，哪来一个人影儿？

薛玉华拍了拍李汝楠纤瘦的肩：“别哭了，那是你太想弟弟，才产生的幻觉！”

程超扒着窗户台砖，用力探头向里看教室，“妈呀——”程超突然尖叫一声，从窗户上跌下来，扑进苏慧娴的怀里，浑身颤抖。

众人的神经猛地一紧，不知道程超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11. 3

“又怎么了？”孙宪涛探头向教室里看去，在临近他们这一边的教室墙角，蹲着两只黑皮大老鼠，个个皮肤毛发黑青黑青的，一个瘦而壮，一个肥而肚子奇大。它们正紧张地瞪着两双绿灯般大小的眼睛看过来，似乎这两个家伙一直蹲在墙角，偷听着一墙之隔的外面所发出的人类的声响。

“两只老鼠！一公一母，这母的怀孕了！没见过这么大肚五的，肯定肚子里有崽了。”孙宪涛又惊又喜，大喊大叫，纵身一跃跳进教室里。

“在哪里？在哪里？让我瞧一瞧？”王凯也跟着跳进教室。

“噢噢——”两个大二男生在空荡荡的教室里轰撵两只粗黑硕大的老鼠。

那两只老鼠惊惶失措，嘴里发出“吱吱”的尖叫。这恐惧的叫声更刺激了这两个男生的血性与兴趣。

孙宪涛一边追一边唱：“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眼睛真奇怪，真奇怪！”

王凯大叫：“老臭，你他妈的别唱了，快找块石头或者烂砖！刘鸿相、孔润泽你们快进来帮忙啊！”

两只黑皮老鼠被王凯、孙宪涛追得在教室里到处乱窜，“吱吱”乱叫。

乔纯刚俯身从走廊上捡一块石头，翻身进到教室。

孙宪涛跑到教室一个后窗台上捡了两块烂砖，一块自己拿着，一块递给王凯。

“别着急，咱们把它们撵挤到墙角去。”王凯大叫着。

三个人大呼小叫，两只老鼠更加慌乱。数次想跃向后窗台，从那里逃脱，但身体肥大看上去的确已怀孕很久的那只母老鼠纵身跳了两次，每次跳起离窗台都有很大一段距离。

壮硕的公老鼠身子纵了两纵，跳到后窗台上，但回头看母老鼠无法上来。急得“吱吱”狂叫，自己又回跳进教室里，护着母老鼠在教室里东躲西藏，希望能找一个地洞钻进去。

然而，惨酷的现实让这对老鼠夫妻越来越失望，平整空旷的水泥地上，连一道缝隙都没有！

这时候刘鸿相也加入进来，他手里拿着一根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树杈，像地狱夜叉用的武器，一端开着三个叉。四个人渐渐地将两只黑皮老鼠围堵在教室的一角。

“嘿，别打他们！”孔润泽在窗外喊。

话犹不及，刘鸿相“呼”地一树杈打下去，公黑皮老鼠身子一窜躲过去了，身体臃肿的母黑皮老鼠却被其中一个树杈击中，它的肚子忽地贴了一下地面，但很快恢复原形，似乎并无大碍。

“刘鸿相，闪开！”孙宪涛喊了一声，手中的烂砖扔过来，正砸在母黑皮老鼠的尾巴上，母黑皮老鼠“吱”地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你们在干什么？别打怀孕的老鼠。”薛玉华这时候也闻声趴在窗台外面，她刚刚看到这两只惶恐万分的老鼠夫妻。

然而在这场热闹的人鼠战役中，无论是孔润泽，还是薛玉华，他们的声音早已被教室里的狂喊乱呼所淹没。王凯、乔纯刚、孙宪涛、刘鸿相似乎没有一个人听到他们的制止声音。

“看我的！”乔纯刚大眼圆睁，浓眉倒竖，忽地扔出一块石头，正砸在母黑皮老鼠的后腿上。

“吱吱”，母黑皮老惨叫着，身子仍趑趄着往前奔跑，然而却更加不能灵活移动了。

“死去吧！”王凯尖声高叫，半个砖头准确无误地砸在母黑皮老鼠的脊背上，因为用力

过猛，那半个砖又烂碎成数小块。

数滴黑血四溅开去。

随着母黑皮老鼠的脊背突然贴地，她的肚腹像一个气球一般，“砰”的一声爆裂开来，从肚腹里滚出三四只已形成的小老鼠。

因为巨大的外力作用，这些小老鼠尚未出世，已经被打死，有的小脑袋被砸扁，有的脑袋虽然完好，但眼睛紧闭，永远也不可能睁开了。

“吱”黑皮大老鼠突然停下来，绿豆小眼睛变得血红，它的目光从王凯、乔纯刚、孙宪涛、刘鸿相每个人脸上扫过，似乎要把这些杀死自己老婆和孩子的凶手一一记在心里。

几个人被公黑皮老鼠的举动吓了一跳，同时愣在那里。

黑皮老鼠突然冲着几个人张开大嘴，露出了尖厉的上下四颗牙齿。

几个人大吃一惊，本能地后退数步，他们绝对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老鼠，竟然会做出这样惊人的挑衅动作。

“吱吱，吱吱！”，黑皮大老鼠并没有向他们发出攻击，而是突然掉头，围着已死的母黑皮老鼠发出凄厉地怪叫着，拿嘴拱了拱那些从母腹中爆裂而出的已死的小老鼠崽儿。

一、二、三、四。

黑皮拱老鼠用嘴一个一个轻轻碰了碰它的死孩子。

呆愣的几个人忽然醒悟过来。

“打，赶快，打死它！别让它跑了。”王凯大叫着：“刘鸿相，快用树杈拍死它！”

王凯叫着发疯一般冲过去，一把夺过刘鸿相手中的树杈，拍向那只公黑皮老鼠。

“吱吱、吱吱！”黑皮老鼠忽地掉头，从细小的喉咙里再次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后腿猛然一蹬，整个身子竟然腾空飞起，斜斜地从教室后窗逃了出去，眨眼间消失在后山坡的野草乱石中。

教室内的几个人追到后窗台前，只看到杂乱的青草和横卧的石头。“他奶奶的，让它跑了，真可惜！”王凯不甘心地骂。

站在教室前面窗台上的孔润泽痛苦地闭了闭眼睛，他实在不忍心看到活活的母子生灵就这样惨死在烂砖之下，一个可怕的问题就在此时闪现在孔润泽的脑海里面。

——“黑皮老鼠会来报复我们的！”

鬼入厕

“你们真是闲得无聊，干嘛要打老鼠？你们没看到那只母老鼠还是一只怀孕的老鼠吗？真是太惨忍了！”薛玉华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

几个人似乎这时候才突然听到薛玉华的阻止，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李汝楠仍低着头在哭泣，不知道是为了自己死去的弟弟，还是被刚才的一幕所再次惊吓。

程超一手拉着李汝楠，扭过脸来说：“就是的，两只小老鼠毫无反抗之力，你们几个大男生有精力去捉一个大黑熊来给我们瞧一瞧！”

“嘿，你这叫怎么说呢？老鼠是人类的敌人，消灭老鼠就是为人民除害。农民伯伯种粮食多不容易啊，可是每年不知有多少粮食都进了老鼠洞里进到老鼠嘴里！我们这也叫行侠仗义，为人类做贡献。”孙宪涛洋洋自得地狡辩。

苏慧娴撇一撇好看的薄嘴唇：“得了吧孙宪涛，就你这小身子骨儿还为民除害呢，别让这黑龙谷的老鼠联合起来把你给生吞活剥了！”

“去、去，说什么悔气话！”乔纯刚说。

“算了，是我们不对，不应该惨杀生灵。”刘鸿相似乎意识到什么，主动承认错误，转身向着那堆死鼠，双手合十，口中念了句：“阿弥陀佛，愿上帝保佑你们母子早进天堂吧。”

刘鸿相的这一举动，倒把苏慧娴、程超给逗乐了。薛玉华嘴角动了动，想笑，却没有笑出来，开口说：“走吧，咱们别在小学区呆久了，还是到中学区看一看吧。”

几个人从小学教学楼的三楼走下来，沿着学校的马路往东北走。整所学校依小贤山山势而建，建在小贤山的西北方向，往西属小学部，缓缓往东北走，中间有三层学校实验室大楼，包括图书室、材料室等。右边就是大操场，实验室南面的半山坡上有两排平房，曾经是学校一些老师的家。

中学楼分三层，像一个放在小贤山下的大哑铃，两头大，中间小。中学部三楼分别是高三年级、高二年级，高一年级。一楼和二楼则分别是初三年级、初二年级和初一年级。现在中学部教学楼与小学教学楼一样，残破不堪，许多窗玻璃都不见了，有的即使存在，也只是些玻璃残部，白森森的断玻璃渣子锋利无比。

“好惨啊！简直和废墟没什么两样！”程超感叹。

“是啊，没想到人去楼空，如此凄惨景象！”刘鸿相无奈地叹口气：“如果我们厂不搬迁，这里面一定还坐着朝气蓬勃小学弟们，每天早上书声郎郎，课间时分，操场上人声鼎沸！体育课上踢足球，打篮球，女同学跳绳、打羽毛球。具往矣，青春时光已随风逝去。我们这是不远千里回来凭吊已逝的青春年少大好光阴啊！”

乔纯刚带头往三楼走，拐过楼梯就是高中一年级教室。作为一家工厂子弟学校，越高年级，学生越少。初中三年级毕业后一部分学生分流，考上中专的去厂外就读；还有一部分学生，其家长认为厂外的学校比较好，比如位于石佛镇的第二高级中学，便安排子女去了那所学校。所以，留下来的每个年级只剩下一个班，每班也只有二三十人。

高中一年级的教室里空荡荡的。

几个人趴在破烂不堪的窗口，沉默不言。

往事不能如烟，但时空转换，正如做梦一般，仿佛昨天还坐在这个教室里读书，老师在课堂上黑板前讲读，同学们在课桌前听讲……只是一转眼，他们已经读到了大学二年级，而眼前的中学教室已残破不堪，“被遗弃”这三个字如此刺目，又如此成为残酷的严实。

程超忽然伏在薛玉华耳边说：“我要去撒尿，你去吗？”

薛玉华摇摇头，她正沉浸在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中。

程超一转身，“蹬、蹬、蹬”，小跑着下了楼。

厕所在中学教学楼的西侧，在学校篮球场的东首。先是一段水泥路面，刚一过教学楼，就是一个由石头砌成的台阶慢坡，一级一级往上走，大约二十个台阶后，有一个小水泥平台，再往上台阶分成了左右两个，左边是女厕所，右边是男厕所。台阶的往上是小贤山的山坡，往下陡直约三四米高，下面就是篮球场。四五年前，每到课间下课铃一响，学生们便从教室涌出来，一条狭窄的小石阶路总会出现涌堵现象。有些胆小的女生常因为拥挤而吓得失声尖叫，害怕从陡坡一面跌落下来摔伤。

程超小跑着沿台阶而上，当年还算齐整的石砌台阶，现在已变得残破不堪了，有些地方，石头凭空不见，露出赤裸裸的烂泥草根。程超越往上走，不得不越加小心。

过水泥平台，往左转，再走上七八个台阶，就是女厕所。程超哼着歌，漫不经心地往女厕所里钻。绕过挡墙，就可以看到女厕所里的全景。刚一进女厕，程超突然闭嘴，心忽地提到嗓子眼儿处。她做梦也没想到，在如此荒凉少人烟的地方，厕所里竟然有一个女人。程超脱下内裤，蹲在便池上，一边小解一边偷偷侧目，看离自己相隔五个便池的那个女人。

女人低着头，身体奇瘦，如一层薄皮包着骨头。看那体形与身态，年纪并不大。乌黑长长的头发并没有披在肩上，而从肩膀处从胸前直接垂下来，如两道密密的黑色布帘子，挡住了她的整个脸颊。看不到她的脸，看不到她的脑门儿，只有黑黑的长长的头发垂挂在那里，几乎要触及满是灰尘的地面。

程超感到一股冷飕飕的寒气从后脊椎骨冒出来，一直冷到后脖根儿——

这个女人怎么像一个孤魂野鬼？！

程超越看越觉得害怕，匆匆撒完尿，用手纸擦了擦下身站起来，提上内裤。抬脚刚要走。

“妹子，有手纸吗？”一个低低的阴森森的声音，是那个垂着头发的女人发出来了。

程超一惊，佯做冷静道：“我有啊！”说着，从上衣袋取出一贴手纸递过去。

程超壮着胆儿，想借助这一递一接手纸的机会，看清那蹲着的女人的脸。然而，那个女人根本就没有抬头，两边的黑头发如两道严实的黑布幕，依然密不透风地挡着她的脸颊。所幸，两道黑布幕中间，尚有一条窄窄的缝隙。

程超借侧身递手纸的机会，扫了一眼那张缝隙里的脸。

——那是一张碳黑皮肤的脸。

程超甚至没有来得及看到那女人的眼睛！

程超可以看到对方伸出来的手，一只长长的胳膊，没有润红的肌肉，只是黑皮肤包着长长的骨头，那手纤长如枯树枝一般。迅速一把抓了程超递过去的手纸又缩了回去。

“谢谢妹子！”

程超：“不用谢。”

程超说完转身就走。出了厕所，她长舒一口气，刚才那一刻竟如此慢长，令她忘记了时空。直到这时，程超才感到自己的腿肚子有些微微地发抖，她慌忙沿着石台阶往回走。

.....

薛玉华等看了教室，从楼上下来，左转，去看原来学校的小会议室。小会议室有 20 多平方米，靠里面还有一间，是当年学校苏文山校长的办公室。现在会议室和办公室都空荡荡的，连那间校长办公室的门也不知哪里去了。

孙宪涛说：“孔润泽，还记得吗？那次我们踢足球，把球从篮球场踢飞到校院墙外面的马路上，正好李矧子骑摩托车从那里路过，李矧子喝了酒，我们也不知道是球砸在了他的车上，还是他自己喝多了酒脑袋发晕的原因，摩托车摔倒在路边，车前灯也毁坏了。他依依不饶，告到明光厂司法处，司法处的调解员老温来学校调解，当时就在这个小会议室，把咱们十几个踢足球的男生都招在这里，要咱们共同赔李矧子 130 元车前灯的钱。”

孔润泽当然记得，因为那一脚是他踢飞的。最后调解的结果，他家出了 30 元，其余每个参加踢球的学生各出了 15 元。

这时候，门口传来程超急促的叫喊：“乔纯刚，刘鸿相，你们在哪里？”

“在这里呢！走吧，咱们出去吧。”刘鸿相应答着第一个走出学校小会议室。他猛一抬头，看到程超脸色苍白，眼睛里满是慌乱与恐惧，不解地问：“程超，你怎么了？”

“我，我刚才在厕所撞见鬼了。”程超说。

“你开、开什么玩笑。”孙宪涛笑着说：“这光天化日的，哪来的鬼怪？你别是自己吓唬自己完了，又跑来想吓唬我们？”

苏慧娴过去一把拉住程超问：“在哪里，在厕所？真的还是假的？”

程超急了：“不信，你们谁和我再去看一看，它肯定还没有走！”

王凯喊：“走，咱们去看看鬼是什么模样，我长这么大还没见到过鬼哩！”

薛玉华说：“人家是在女厕所碰见的鬼，肯定是一个女鬼。你们男生不许进去！走吧，我们女生可以去看一看。”

大家出了走廊，来到篮球场上，几个男生都站住了，看着几个女人纷纷上了台阶。

“不行，我得去撒尿！噯呀，我的中学时代的厕所呀，我好好想念你呀。事隔多年以后，我再回来上一次厕所！留下一个充满温情的纪念。”孙宪涛连说带唱，大步跟了上去。

薛玉华走在前面，程超紧跟在她后面，两只手拉着薛玉华的胳膊。旁边是苏慧娴，最后面是李汝楠。李汝楠原本不想跟着来，是苏慧娴回身拽了她一把说：“走吧，好玩儿，一起去瞧一瞧！哪来的鬼呀，八成是小超自己把自己吓着了。”

惊犬

薛玉华一脚踏进女厕里面：“程超，你别戏弄我们，哪来的女鬼呢？我怎么连一个鬼影

儿都看不到呢!”

程超退缩在厕所门口不敢进，被苏慧娴从后面推了一把才撞进来。

果然，厕所里空荡荡的，刚才那个蹲着的女人不见了。

“不对呀，刚才我还见她的，我蹲在这里撒尿，她就蹲在那里，与我相隔，一、二、三、四个茅坑。瞧，这是我撒的尿，你们看一看她那个茅坑有尿或大便没有？”

苏慧娴走过去看了看：“你自己来看看吧，什么都没有，干旱得就跟三年没下一滴雨似的。看来需要我来滋润一下了。”苏慧娴边说边脱下自己的短裤。

“胡说，她肯定在这里过。”程超急步过来细看。

便池里很干燥，别说一团尿液，就是一滴露水也没有，根本看不出有一丝一毫有人用过的痕迹。

“妈呀，真是遇到鬼了，刚才她还跟我要手纸来着，我给她手纸时，看到她的脸好黑，她的胳膊和手好细好长!”程超一脸惊恐。

“程超，别和我们逗了，别不是你自己吓自己吧？建议你以后少看点恐怖小说。”薛玉华上前拍了拍程超的肩。

苏慧娴已经蹲到旁边一个便池撒尿了。“喂，薛玉华、李汝楠，你们不解决一下负担？不要等一会有了跑到山沟里蒿草后面去方便。”她抬头微笑着说。

薛玉华笑道：“人真是奇怪，看到别人做什么，自己就也想做什么了。我的小肚子也感觉到发涨了，即来之则安之，小便一下又何妨？再为咱们子弟学校做一会贡献吧。”说着走到一个便池前，解开自己的裤带蹲下去。

李汝楠也有了某种反应，不声不响地走过去蹲在一个便池上。

三个女大学生齐刷刷地蹲在便池上小解。“哗啦啦”如山涧泉水，沿溪流叮咚而下，清脆悦耳。

程超依旧站在厕所的入口处，紧皱着眉头。“你们，你们真的不相信我？我刚才肯定是百分之百看到她了。”

“也许吧，她可能就住在这附近，比如原来的老师宿舍里面。不过不是女鬼，而是一个女人。说不定还带着几个娃娃呢!”薛玉华微笑着为程超作出另一个解释。

“妈呀，有鬼啊!”突然，与女厕所一墙之隔的男厕里，发出一声歇斯底里地叫喊。

“啊——”几个女生不约而同发出了尖叫。

“哈哈——”隔壁厕所传出孙宪涛阴谋得逞的大笑。

“老臭，去死吧你！快把我的心吓得跳出来了，得了心脏病我就找你算账。”程超愤愤地骂。

“讨厌，老臭!”薛玉华、苏慧娴责怪孙宪涛。

孙宪涛一路狂笑着出了男厕，往山下跑。

四个女生也从厕所里走出来，嘴里还在攻击着孙宪涛。

刘鸿相、乔纯刚“呵呵”笑着看着孙宪涛：“这家伙肯定又干坏事了。”

孙宪涛一蹦一跳往西跑去。

王凯眯着眼睛，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孔润泽没有笑，他感到空旷的校院里，的确存在着某种怪异的气息。他再次打量着四层教学楼。

这时，跑在前面的孙宪涛突然站住了，他的身体仿佛僵了一般，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怎么？看到鬼了？”乔纯刚哈哈笑着紧跑几步，突然他也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后面跟随而至的刘鸿相、薛玉华、程超等也突然停止了交谈，眼睛刷刷地看着前方。

在教学楼西边，有一个坍塌的石头院墙入口。在入口的石块上，昂首站着一匹黑毛大狼狗。这条狼狗身高体大，站起来足足有一人高，两只眼睛闪着黑亮的光，吐着长长的舌头，

舌头上面有粘粘的液体。嘴巴微微裂开，裸着白森森的牙齿。

“噢——”突然出现的狼狗，两腿趴着地，哈着腰对着面前十几米开外的几个年轻人发出了低低的吼声。

“这只狗真凶！大家别惹它！”刘鸿相低声提醒说。

狗怕一摸，狼怕一拖。王凯没有听刘鸿相的话，猛然伏下身，佯做要拾一块大石头。

黑毛狼狗没有退缩之意，而是由喉咙里发出两声低低的怒吼。接着张开大嘴“汪汪”狂吠，向他们示威。

“薛玉华，看一看是你是你大伯家的那只黑狗？”刘鸿相问。

“不是，你没看到，它的眼睛周围有一圈白毛吗？”薛玉华说：“我薛老爷子说过，这种白眼狗生性最凶猛，我们千万别招惹它！”

王凯捡起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向白眼狼狗掷过去，白眼狼并不惊慌，而是将脑袋轻轻一摆，那石块儿就打空了。白眼狼狗似乎被王凯的行动激怒了，他猛吠数声，跃下了断残的墙墙向几个年轻人扑过来。

“啊——”后面的几个女同学不约而同发出尖声惊叫。

“我的孙二娘唉！”孙宪涛转身就要跑。

“别跑，你一跑它就会更凶！咱们都站着别动！”乔纯刚说着，眼睛急速左右转动，在教学楼梯的一侧，不知什么人扔了一根一丈来长的木棍。他轻轻一跃，跳过去一把抓起木棍。有了武器，乔纯刚神色缓了下来。

这时候，白眼狼狗一边叫啸着一边一步一步往前窜，离几个人越来越近。

乔纯刚身体一跃来到最前面，丈把长的木棍横在胸前，两只如豹的大眼瞪起来，与白眼狼狗怒目相视。

白眼狼狗被乔纯刚的气势也吓了一跳，四足抓地停在那里，只是张大嘴巴“汪汪”狂吠。

双方对峙，一场血战一触即发。

“小白，回去！”随着一声断喝，一个精瘦的赤着上身的老头出现在断墙头上，脚上踢着一双布鞋，后跟儿几乎磨损殆尽，前面露着大拇脚趾头。

白眼圈狼狗听到命令，忽地调转头，温和地回到瘦老头身边。

紧张的阵势顷刻化解为无。

几个女生吊在嗓子眼儿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瘦老头身后背着一个柴篓，不知里面放些什么。他也不再管白眼狼狗，只顾自己轻轻一跃下了石墙，继续往西走。

那只白眼狼狗一改刚才的凶猛，对几个人视而不见，轻迈着四蹄跟在老者的身边。

“大爷，这只狼狗是你家的？”孙宪涛问。

瘦老头点点头，依旧往前走。

刘鸿相、王凯等为瘦老头让开一条路，瘦老头眼也不抬地走过去。

孙宪涛尴尬地咳嗽一声，没话找话地又问：“大爷，我想请问一件事，学校里这么多空房子，为什么就没有人家来住呢？”

瘦老头听罢，站住脚，扭回头看了看孙宪涛，又看了看其他几个人，慢慢地开口说道：“你们知道吗？空房三年，就必有鬼来住。这里已经闹鬼很久了，原来曾住过一户，不久就死了两个人，他们就搬走了。如今，谁还敢再来住？你们不要在这里玩了，快离开这里吧，如果猛鬼附身，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瘦老头说完，转身就走。

那只白眼圈狼狗一声不响地跑在他的前面，像一个勇敢的开路先锋。

游泳池

黑瘦老头口唇轻启淡淡地说出的几句话，却如一记记重锤，重重地砸在刘鸿相他们每个人的心上。几个人同时愣在那里，乔纯刚看了看刘鸿相，刘鸿相看了看王凯，王凯看了看孙

宪涛，孙宪涛看了看孔润泽。几个女生则挤靠搂抱在一起，手与手紧紧地相握。

“真，真的有鬼啊？”苏慧娴颤抖着声音问。

“我刚才都说了，你们不相信！”程超这时候终于找到有力的证据：“那个在女厕所里的女人，就是一个女鬼！”

乔纯刚很快恢复镇静，若无其事地挥一挥手说：“山里人都迷信，一个没文化的山野老头说什么你们都相信？你们是不是太容易被欺骗了？”

“就是、就是，程超你肯定是恐怖小说看得太多，产生了幻觉。如果说有鬼，我倒看这个瘦老头怪里怪气的像一个老鬼！”孙宪涛随声附和。

“走吧，咱们还是去游泳池看一看，瞧这鬼热的天，说不定游泳池里有水，咱们还可以有畅泳一翻呢！”王凯说着，率先跃过坍塌的学校石头院墙。

经过短暂的周折，几个人又继续一起往东走去。

沿着小贤山的山道往东行走约四五百米，过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泥路，就是原来明光厂的游泳池了。

“谁还记得一个人——周明的爸爸？”老臭孙宪涛忽然皮笑肉不笑地问。

“周明的爸爸是谁？”刘鸿相反问。

王凯说：“我知道，有一次他来游泳池洗澡，不知为何突然犯晕了，还以为自己是进了澡堂里，在更衣室脱光了衣服，然后径直走上石阶，站到游泳池高高的跳台上。他赤身裸体一出现，立即吓得游泳池里的女人惊声尖叫，有人还冲着他大骂死流氓。他自己开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着满泳池的人都盯着自己看，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脸茫然。这时候，有人拿手指点他和身体。他一低头，这才忽然发现自己一丝不挂。羞愧得急忙往更衣室奔，还绊了一觉，膝盖磕在水泥台阶上，当即磕得鲜血‘哗哗’直流。后来周明一家就离开了明光厂。那个时代，人们还不开化，觉得这种事儿太丢人了。如果是放到现在，人们谁还管你呢？裸游多的很。”

“喂，我提个建议，咱们去裸泳吧。我知道老外们最好这一口儿，海滨沙滩上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脱光衣服，光着屁股游泳晒太阳，那才叫享受大自然呢。”老臭说得津津有味。

“就你的损招多！”刘鸿相看了看满口唾沫星儿乱飞的老臭说。

“程超，你敢吗？”老臭斜着眼睛看了看程超。

程超不服气说：“哼，有什么不敢的？你敢脱我就敢脱。”

孙宪涛：“我看你总是嘴皮子占上锋，轮到实际行动就偃旗息鼓了！”

程超：“你别激我，我才不上你的当呢，就你那小心眼儿小招术儿骗一骗三岁小孩子行，骗我，门儿都没有！”

……

明光厂的游泳池建在小贤山东余脉的山顶上，约有五六百平方米。

八九个大学生走到游泳池的大门前，发现门口停着一辆越野吉普车，车牌号 XX234。

“这不是那位长头发冯导的车吗？他们来这里做什么？”孔润泽疑惑地问。

“天这么热，不会也来这里游泳吧？”刘鸿相解释：“走吧，咱们走进看一看不就知道了！”

几个人刚要往里进，忽然从大门后面钻出来两个人。

其中一个，穿着一身不知什么颜色的衣裤，一脸黝黑，斜眉歪眼。刘鸿相他们一看都识得，就是今天上午与他们一路坐车而来并发生过冲突的马二炮。旁边一个则是一大高个子，四方大脑袋，细眼粗眉，一脸横肉。尤其在左眼下方脸颊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疤，看上去更加令人恐怖惊悚。

“喂，你们几个听着，此处不能进！”刀疤粗野地呵道。

刘鸿相、乔纯刚等同时站住脚，刚才他们还有说有笑的，这时候全都嘎然而止。

“凭什么不让进呀？这是明光厂的游泳池，我们以前夏天的时候常来这里游泳来着。”程超表示不满。

马二炮往前走两步：“哟呵，又见面了，老几位？怎么着？又来这里跟老子抢座位来了？这里不是刘大麻子的小公共汽车，这里是老子们的地盘。什么他妈的明光厂黑光厂的，早他妈的见阎王去了。现在归老子所有，说不让进就不让进，滚，都快滚远点儿，立马从老子眼前消失。”

“你不让进也就罢了，怎么张口这么多粗话？”刘鸿相质问。

“什么粗话细话，快点儿给我滚，等会儿老子不耐烦了还打人呢！”马二炮说着，眼睛挑衅地冲着乔纯刚看了又看，一脸的坏水。

“你小子嘴巴干净点儿！”王凯向前跨了一步，脸色冷峻地提醒马二炮。

刘鸿相跟着向前一步，拉了拉王凯，把口气放缓下来：“如果这里是你们的工作车间，不让进我们也能理解。我们几个同学都是原来明光厂的子弟，事隔四年碰上这次都放暑假想回来故地重游，只是看一眼就走，不会影响你们工作的。”

“不行，你以为这里现在还属于明光厂吗？早他们改朝换代了，现在老子说了算，老子说不让进，就是一只苍蝇也他妈不敢飞进来！”马二炮眼睛一翻，摆出一副十足的诬赖相。

“老子就要往里进，你能把我怎么着？！”王凯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突然大吼一声，大踏步往前就冲。

刀疤一个跨步跃过来，伸手一把抓住了王凯的脖领子。

王凯也不示弱，也抓住了对方的胳膊。

两人较上轻儿，与凶狠的刀疤相比，王凯明显占不到上风。刀疤抽出左手，握拳“叭”地击在王凯的面门上。王凯身体失控，往后“蹬蹬”退了两步，凑巧一脚踩在一个圆滑的石头上，站立不稳，仰面跌倒在地上。王凯感到脑子一震，鼻孔发热，一股热的东西喷涌出来，他伸手一摸，是鲜红的鼻血。

王凯当时眼都红了，“噌”从地上站起来，跨步窜上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叭叭”两掌正打在刀疤的脸上。

刀疤再次伸手攥住了王凯的脖子。王凯抬脚就踢过去。

乔纯刚看王凯形势不妙，冲上来：“有理讲理，别动手！”他是要来劝架，但刀疤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身体一闪躲过王凯的脚，挥手一拳打向乔纯刚。

乔纯刚一侧身，“砰”一把抓住了刀疤的手。

站在旁边的马二炮，抬起一脚结结实实地踢在乔纯刚的后腰眼上。

“我靠，想打架是不？”孙宪涛“噢”一嗓子冲上来，冲着马二炮就是一拳。五个人撒扯在一起，砰砰叭叭一阵拳脚相加。

“都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刘鸿相大喊着冲上来，想分扯开几个人。

马二炮的嘴上也见了血，他偷眼一看，阵势对自己一方不利，仰脖儿高声呼喊：“快来人啊，有人要来踢摊子了！”

马二炮话音刚落，从游泳池大门里冲出三个人。冲在前面的是所谓的导演冯丙伦，紧跟在后面的是开车的史如意。第三个人是一个瘦高个子的老头，皮肤黑红，身上没有四两肉，只剩下皮包着一把骨头，看年纪大约也就在五十出头。

“住手！”瘦老头大呵一声。

刀疤和马二炮如同听到将军命令一般，立即停下手。

“怎么一回事儿？”瘦老头目光如电，扫视了一眼乔纯刚几个人，又扭头盯着马二炮和刀疤。

马二炮说：“费爷，这几个小子想进去，我和志理不让进，结果话不投机就打，打起来

了。”

被称做费爷的瘦老头转身仔细看了看乔纯刚几个人，又抬眼皮扫了一眼他们后面的几个女生，面带微笑问：“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刘鸿相说：“我们都是原来这里明光厂的子弟，从小说在这里长大，现在回来就是想故地重游，随便走走看看。”

“噢，明光厂的子弟。明光厂我本人也很熟悉啊，当年我也曾与明光厂有过愉快的合作。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费志魁，你们叫我费叔好了。我们应该算是朋友，因为你们厂的王得全副厂长、苏明春书记，还有乔继宏主任、金云庆主任，还有财务处的宫赋处长、毕小玲会计等等我都认识。当年也都和他们愉快地交往。你们能回来看一看，说明你们对我们黑龙谷有情有义啊，欢迎你们回到。”

“是吗？那可真是太巧了，王得全厂长、乔继宏主任的儿子也都在这里。”刘鸿相惊喜地说，有了这层关系，他感到气氛缓解很多。

“是吗？他们在哪里？哪位是王得鑫厂长和乔继宏主任的公子？”费志魁眼睛一亮。

“那位高个子长相很英俊的是王厂长的儿子王凯，这位很强壮的是乔继宏主任的儿子乔纯刚。”刘鸿相介绍。

“噢哟，一个个都长成棒小伙了。认识你们很荣幸，很荣幸。”费志魁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过去和乔纯刚和王凯一一握手。

乔纯刚感到这个老头的手异常有力，同时也异常的冰冷，就好像冬眠的蛇的皮肤。这是一个富有心机的家伙，这种人最不容易对付。乔纯刚在心里想。

费志魁停了停又说：“实在对不起，忘了给你们介绍，我身后的两位，一位是著名的导演，一位是著名的演员，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我们黑龙谷，是为了——为了拍一部电影。你们都是大学生，都应该懂艺术的。而我是一个，一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艺术在创作的时候，需要一个安静的没有外界打扰的环境。我和冯导是好朋友，所以抽时间来配合他工作，那两个是我的手下的兄弟，一个叫马二炮，另一个是不争气的弟弟费志理，他们是来保证艺术家在工作时不受外界打扰的。刚才他们可能对你们太没有礼貌了，我这个当大哥的代他们向你们道歉，请你们一定要谅解。”

“啊，拍电影？拍什么电影？我们能不能进去看一看？”程超走过来兴趣盎然地问。

“不行，我们需要完全封闭才能拍！”冯丙伦从后面走上前，眼睛微眯着看着程超，又看了看李汝楠：“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换个时间来！我们一定会非常欢迎。”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孔润泽无意中把视线投在了游泳池破烂的大门里，他忽然发现，在大门背后，躲藏着一个妖艳的女人，赤白着胳膊与腿，只披着一件薄薄的雪白的单衣站在那里，正偷眼往这边瞧着。孔润泽眨了眨眼睛想看得更清楚，但奇怪的是等他再睁开眼睛聚目看过去时，那个赤白胳膊的女人却不见了。

费志魁与长头发导演冯丙伦怎么能混在一起呢？他们究竟在已经废弃的游泳池里做什么勾当呢？孔润泽暗暗地思索着。

“那好，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就不进游泳池了。”刘鸿相说着，冲大家使了一个眼色。

几个人折身往回走。走在王凯后面的程超突然大叫：“王凯，你的脑后怎么啦？”

王凯伸手在自己的脑后一摸，竟是一手的鲜血。

棺材板

“肯定是刚才与那个刀疤打架的时候摔的。咱们快走吧，到我大伯家包扎一下，我薛老爷子是郎中。”薛玉华说。

众人来到薛玉华大伯家，薛老爷子仍坐在太师椅上乘凉。薛玉华拉着王凯来到薛老爷子面前，让薛老爷子瞧王凯的伤势。

薛老爷子微眯着眼睛，伸手在王凯的脑后轻轻摸了摸说：“去，把我的药箱拿来。”

在里屋薛老爷子的床头，放着一只不大的木箱，已经看不清色泽，不知有多少年历史了。薛玉华记得小时候自己在外边摔了跟头，哪里蹭破了皮，薛老爷子就会从这个小木箱里取出一些黑糊糊的细药粉涂在她的伤口上，睡一觉之后那伤口就结了痂。在薛玉华的印象中，薛老爷子的药箱充满了神秘和神奇。

“薛老爷子，是这个箱子吗？”看到药箱，薛玉华仿佛又回到童年的时代。

薛老爷子点点头，打开药箱，里面乱七八糟堆着半箱大大小小的纸包。薛老爷子翻了两翻，轻松地就找到一个已经发黄的纸包，打开里面是一种紫黑色的细药粉。

“来，蹲在这里！”薛老爷子招手示意王凯蹲在自己面前，他捏了一小捏紫黑药粉，颤微微地凑近王凯的后脑伤处，“噗”的一口吹去，药粉如长了眼睛一般，“呼”地飞起，纷纷粘贴在王凯的伤口上。

“站起来吧孩子，睡一觉再过一天就会没事儿了。”薛老爷子用抖动的手拍了拍王凯的肩膀。

“谢谢你，薛老爷子！”只有在这样的老人面前，一向羁傲不驯的王凯才表现出他心底里那种可爱的顺从。

孙宪涛说：“农村的郎中好厉害，有的郎中比大城市里大医院的老专家还厉害，他们的偏方能治好许多希奇古怪甚至被大医院判了死刑的病人。我有一个叔伯，腰在干活时扭伤了，找了好几个医院的大夫、专家，都说他的腰没治了，恐怕下半生都要弯着腰生活了。后来，遇到了一位乡下郎中，郎中说我给你治一治，开了一幅中药，内服外缚，一个半月后，我叔伯的腰就直起来了。”

薛玉华微笑着说：“你们可别小看我薛老爷子这个郎中，他可是救过黑龙谷里很多人的性命的。说起他年轻时做赤脚医生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他一生中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都经见过。”

“是啊，俗话说家有一老，胜有一宝。老年人经验丰富，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指导。可惜啊，我的薛老爷子和外公都去逝了，我就是想向他们取经也没有机会了。”刘鸿相感叹。

“薛老爷子，你见过鬼吗？”孔润泽突然在后面问。他的声音不大，但所有的人都听到了。

薛老爷子混浊的眼睛忽地一亮，招起头看着孔润泽。

“对了，是这样的，我们在去游泳池之前，先去了明光厂子弟学校。我在女厕所里碰到一个怪异的女人，身体瘦得如一层皮包着骨头。长长的黑头发好像两道密密的黑色布帘子挡住她的脸颊。我与她相隔几个便池，可是我分明能感到她身上有一股冷飕飕的寒气，我觉得她不是一个大活人，更像一个孤魂野鬼！”程超向前走了两步，来到薛老爷子破旧的太师椅旁边：“薛老爷子，你说这世界上有鬼吗？”

薛老爷子又扭头看了看程超，伸出枯干的手在程超白白嫩嫩的手背上拍了拍说：“鬼在人心，你觉得有鬼，那鬼就会来，你觉得没有鬼，那鬼就不会来了。”

程超和苏慧娴对视了一下，心里并不完全明白。

从厢房里起出来的大娘接过话头：“你们明光厂没有搬来之前，黑龙谷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篙草有一人多高。我还曾经看到过两只结伴的狼呢。后来明光厂在这个地方挖山洞建工厂车间，人越来越多，就再也看不到狼和狐狸了。”

薛玉华笑道：“大娘，人家问的是在黑龙谷这里有没有见过鬼？”

大娘也呵呵笑起来：“我人还没有老，耳朵倒先老了。鬼？我没有看到过，听你大伯讲过，每个人身上都是带有明火的。年轻时候，有一次他一个人行夜路，远远地看到前面有一团火苗儿，一窜一窜的还会往前移动，等走近了才忽然发现，原来是你孔家庄的孔叔叔，他因为有急事半夜里从石佛镇往家里赶，那团火苗儿就在他头顶上顶着。你大伯好奇怪，想凑

近了细看，那团火却奇怪地不见了。后山的铁嘴李半仙告诉他，这是人头顶上的三昧真火，如果人一旦头顶上没有了这火苗儿，那这个人就离死不远了。这可是你大伯亲口告诉我的，是他亲身经历。”

“大娘，你真有意思，我们想知道这黑龙谷到底有没有出现过鬼，你都扯到哪里去了？”薛玉华看了大家一眼，觉得有些没有面子，她这位山村大娘地确的些问东答西不着调儿的。

大娘摆了摆手说：“知道，我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就是听到那位同学问你薛老爷子见没见鬼才走出来的。怎么没有鬼？未家庄有一个未满屯大爷，年轻时候常去石佛镇卖药材。有一回天不亮他就出了门，走啊走啊，走到老白坡，遇到一个穿着一身孝服的小媳妇。要先俏，一身孝。那小媳妇穿着一身素白的孝服，从上到下白白静静的，显得更加漂亮迷人。小媳妇说她结婚没到三个月，丈夫就死了。她一大早要到石佛镇去给丈夫买一幅合身的好棺材。翻山越岭走了五十里山路，实在走不动了，想让你未大爷背着她走一段。你未大爷是什么人，那未满屯可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穿山越岭走江湖行医，往北到过黑龙江，往南到过海南三什么亚，什么没见过？他第一眼瞧见这小媳妇，就加上了三分小心儿。当时就发现这小媳妇有些问题，可是他却不动声色答应下来。北起小媳妇往前走。咕咕咕，鸡打头一边鸣，小媳妇就有些害怕了，鸡一打鸣，离天亮就不远了，她说：大哥，放我下来吧。未满屯装做没听见，双手紧紧搂着她的大腿，脚下更加用力往前走。咕咕咕，鸡叫二边了。小媳妇真有些慌了，厉声对未满屯说，快放我下来，我是小鬼，你不放我我就吃了你。你们的未大爷一边跑一边笑着说，俺知道你是鬼，所以才不放你下来呢。小媳妇就在你大爷的背上又捶又打，又是尖叫着要从他背上下来。可是你未大爷就是不放她下来，当然他也不能回头。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回头，小鬼就会一口咬断他的喉咙。他头也不回迈开大步跑得更欢。这时候，他就感到背上越来越沉，那个小媳妇的声音也慢慢地小下来。这时候，公鸡第三次打鸣，天光见亮，未满屯跑得满头大汗，汗珠子噼里叭拉直往下掉。等来到石佛镇大门口，看得见那门口站着的守卫了，他才停下来，身后什么声息也没有了。那守门的是一个小伙子，远远地就冲你未大爷喊，喂，老爷子你好好的为什么背着一个棺材板呢？至到此时，你未满屯大爷才敢扭回头看，背上哪来的漂亮小媳妇，就是一个厚厚的棺材板儿！”

李汝楠惊得张开小嘴，半晌合不上。

“好恐怖，我的脊背直冒冷汗。”刘鸿相眨了眨眼睛，想不到从这个山村妇人口里竟能讲出如此骇人的故事。

薛老爷子看了看薛玉华，弹嗽一声说：“小华呀，你什么时候去看一看你妈妈？”

薛玉华脸一红说：“明天去吧。我还没有买烧纸。”

大娘看了看薛老爷子，又看了看薛玉华说：“黑牡丹宫雪花的商店里不是有吗？有时间你去多买些，给你娘烧个纸。她在那边挺寂寞的，手头也不宽余，你们一家又都终年不在身边，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不赶快送些冥钱去！”

薛玉华听出薛老爷子有责怪的意思，便走过去，一把拉住薛老爷子颤抖的手说：“知道了薛老爷子，我听你的话，这就去买！”

薛老爷子微微眯起眼睛，重重地叹一口气说：“去吧，去吧，莫错过了机会。”

孔润泽呆愣愣地看着薛老爷子，他感到一股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莫错过了机会，错过什么机会呢？给死人烧纸也要讲时机的吗？

几个人从薛玉华的大伯家告辞出来，薛玉华去黑牡丹家开的商店买冥纸。几个人也跟着进去，没想到正碰上明光招待所的负责人贾贵城。

贾贵城乐哈哈地从黑牡丹手里接过两盒香烟，看着与薛玉华一同进来的王凯、乔纯刚等人，惊喜道：“喂哟，王凯、纯刚啊，我正说要找你们来着，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快走吧，咱们到招待所里吃个便饭，我都安排好了。”

“喂哟，贾老板，为什么不到龙谷饭店来吃饭呢？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多多关照我的生

意！怎么着临到实际行动时就把承诺忘到九霄云外了？再者说了，龙谷饭店离这里就一墙之隔，大家同去也方便，不是吗？”黑牡丹热情地一把拉住贾贵城的手说。

贾贵城微微一笑说：“其实从这里走到我的招待所，也就一两百米的距离。不过，看在老板娘的面子上我今天就在这里请了，反正在哪里请客都是放我的血。走吧，小弟兄大姑娘们，咱们到隔壁龙谷饭店，这龙谷饭店可是现在咱们黑龙谷的最高档饭店。”

薛玉华要先为母亲买炒纸，被程超一把拦住：“别着急，咱们一起吃了饭再说，反正有人请客，不吃白不吃！”一边说一边冲薛玉华皱了好看的小皱鼻子。

孙宪涛在旁边胳膊碰了碰程超说：“你以为人家无缘无故就白请你客啊，这贾老板还不是瞧着王凯他老爸的面子才请客的。噫，看来有一个有权有钱的老子就是好，走到哪里都有人关照着。只可惜我老爸一辈子没有混到一管半职，除了在车间做搬运工，就是在后勤处打扫卫生做光荣的清洁工。我这辈子也别想有人请我客了。”

刘鸿相扭回头看了孙宪涛一眼，伸手在嘴上轻轻地做了一个“嘘”的动作。

龙谷酒店

山区的夜晚比平原地区要来得早。

太阳西坠，落到西山之后，巨大的阴影，就像魔鬼的翅膀，开始一点点自西向东笼罩向黑龙谷。

明光厂的六层办公大楼坐东向西，在它的北侧，原本是一个进出办公楼的偏门，现在却被人改成了一个饭店的正门，门口上方悬挂着一个红底黑字的大牌子——龙谷大饭店。

贾贵城走在前面，先低声向黑牡丹介绍这些年轻人来历，之后扭头大声向大家做介绍：“你们应该都知道，这幢楼原来是明光厂的办公大楼，明光厂搬迁了之后，白沟的皮老二就来占了办公大楼，和他老婆一起在这个大楼里养过猪和兔子。再后来吧，就由宫雪花宫老板来开了这个饭店，还有你们刚才去的商店也是她开的。宫老板是个女强人啊，我贾某实在是佩服、佩服。”

黑牡丹飘了一眼贾贵城说：“瞧您贾老板说的，我一个弱女子，怎比你们大男人家？我们家富生又天生的窝囊废，顶不得门市，这里里外外还不都得靠你们关照着嘛。你们吃肉我们喝点粘有油腥的汤就知足了。你们可千万别听这贾老板的话，他这是在高抬呢！走吧走吧，说话这就到了，都进小店里坐，有包间，你们一共几位来着？”

进得龙谷大酒店，里面还真不小。原来的办公楼单间部分已打通了，进行简单的装修，成了饭店的包间。在深山老林里面，有这样一个气排的饭店还真是出乎大家意料。

黑牡丹大声招呼着：“小芳、小翠，快端茶倒水。秦富生呢？又摸到哪疙瘩里偷懒去了？”

应声出来两个小女孩，看年纪也就在十六七岁之间，一脸的稚嫩还未脱尽。一个单眼皮，一个双眼皮，皮肤都像秋天的红高粱，呈现出健康的粉红色。她们都穿着超短裙，束腰吊带，下面是黑皮半高跟的凉鞋，更显得腿长腰细。头上都戴着白色的服务生帽子，与大城市饭店的年轻女服务生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贾老板，你们就坐黑龙厅吧，这是咱们饭店里最大的一个包间，桌子也大，肯定能坐得下坐得宽绰。”黑牡丹热情地招呼着：“两个丫头都别愣着了，快给先生小姐们倒水。”

小芳端着水壶分别给大家倒水，。

贾贵城看了看小芳笑道：“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漂亮，小芳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小芳脸一红，只管给大家一杯一杯地倒水，并没有回话。

黑牡丹在旁边斜了贾贵城一眼接过话说：“贾老板你又夸我们不是，哪里有你招待所的晓雨姑娘漂亮，你可不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啊！”

贾贵城笑道：“老板娘，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不要当着这么多孩子胡说，毁了我的光辉形象。”

黑牡丹扫了一眼在坐的年轻人说：“你可别把人家当小孩子看待，现在的年轻人比咱们要开放得多，人家见过的一定比你我要多。孩子们，你们说是不是？这深山里消息闭塞，什么时髦洋玩艺刮到这里来，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了。在人家眼里，说不定你我都是退化的老古董了。孩子们，我说得对不对？”

小翠拿着菜单走过来，贾贵城晃了一眼说：“不用了，我说你记吧。凉拌猪耳朵、凉拌牛肉、炒三鲜，清蒸赵湾鱼……”一口气点了十几个菜。又说：“小伙子们，回来了就要喝咱本地地产的石佛酒，52度的，虽然名气没有茅台、五粮液大，但味道未必就不如他们的好，咱们这酒好喝不上头。姑娘们愿意喝酒，叔不拦着，不愿意喝的，去店里拿大筒装的百事可乐、可口可乐来。”

贾贵城拍了拍身边一个空着的座位说：“来吧，老板娘，你来挨着我坐。我这个人笨嘴笨舌不会招待客人，请你来帮帮忙，一定要让小弟兄小姑娘们吃好、喝好！”

黑牡丹笑了笑，也不推辞，径直走过去，挨着贾贵城坐下来：“贾老板都张口说了，我不坐就是不给你面子，这样吧，今晚的酒水钱全算我账上，小伙子姑娘们，我管你们喝好！贾老板管你们吃好！”一边说一边脱了外罩，里面只穿着一件粉色的贴身衣服，身上线条凹凸毕现，一对饱满的乳房非常性感。

酒菜很快端上来，黑牡丹果然会很调节气氛，在她的招呼下，不消片刻，桌上的氛围已非常热闹了。

王凯站起来端起酒杯敬贾贵城酒：“贾叔你好，多谢你的盛情宽待，我代表我爸爸谢谢你。”

贾贵城笑呵呵地道：“别客气，孩子们，你们是明光厂的子弟，能回来看一看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黑牡丹也笑道：“明光厂的公子、小姐们，不忘故土，这才叫有情有义。”说着拿眼睛剜了贾贵城一眼。

贾贵城一脸微笑，桌子下面的手却悄悄地伸向黑牡丹，在黑牡丹的大腿上捏了一把。黑牡丹一把拉开，另一只手端起酒杯说：“来，大家伙儿都放开了，喝着！跟我一起走一个。”

……

天渐渐地暗下来。一辆越野吉普车从黄泥洼方向驶过来，驶过子弟学校高墙外的小泥路，驶过明光厂最陡的高坡，一路下行，“嘎吱”一声，停在明光厂办公楼的前面。

车门打开，最先下来的是刀疤费志理，紧随其后是马二炮和冯丙伦。

马二炮打开前门，费志魁慢慢地从车前门走下来。

费志魁看了看冯丙伦说：“冯大导演，咱们今晚就到龙谷大酒店随便吃一点吧。”

冯丙伦点点头说：“我们客随主便，听大哥您的安排。”说着，在车窗上拍了拍，开车的史如意“叭嗒”熄了火。

单眼皮的小翠站在门口，她微笑着刚要跨前一步去迎接客人。从黑暗的角落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又矮又丑的老男人。

“费爷你来了！屋里请。”矮丑的男人惶恐地上前一步说。

“秦福生，你媳妇呢？是不是又猫到小商店里了？让她来帮我招呼一下客人。”费志魁微笑着说，甚至还伸出手思赐一般在又矮又丑的老男人身上亲切友好地拍了拍。

“老板娘在黑龙厅里，正跟贾老板一起陪客人吃饭。”小翠小声解释说。

费志魁微微皱了皱眉说：“那好吧，她忙她的，我们到白龙厅去。”

白龙厅与黑龙厅只有一墙之隔。费志魁在首位坐下来，冯丙伦紧挨着他坐。刀疤费志理坐在费志魁的左首，有意与费志魁之间空了一个位置，其他马二炮、史如意依次坐了。

秦福生跟进来毕恭毕敬地说：“费爷，晚上想点啥菜？刚刚后山三狗子送来两只活的野兔，我特意给你老留着呢！”

“呵呵，多谢福生了，那就来一只黄焖人参野兔，要熬得足一些。其他你看着随便上吧，我喜欢吃的不就是那几样菜吗？你忙去吧。”费志魁脸上挂着淡淡的笑。

秦福生点头走出去。

费志魁扭脸看了看冯丙伦说：“这位我们这里有名的女强人黑牡丹的老公，是个老好人，听话又实在，从不惹事生非，也是我的好兄弟！”

“费爷，什么时候来的咋也不说一声呢？”人没进来，亮丽的声音先飘进来了。众人抬头，只见白龙厅门口人影一闪，黑牡丹宫雪花满脸红光神采奕奕地荡进来。

费志魁脸上的笑终于绽开来，指着宫雪花说：“瞧一瞧，咱们黑龙谷地气就是这么邪，说曹操曹操一准儿到。雪花，来坐我旁边，我介绍几个客人给你。”

费志魁说着，便与宫雪花介绍冯丙伦、史如意。

宫雪花眼睛一亮说：“是大导演啊？这在我们深山大谷里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欢迎你们，今天费爷请客，我要借花献佛了，你们名导演名演员可不能不给俺山里人面子，咱好好陪你们喝一次。”宫雪花说着，先自倒了半玻璃杯石佛白酒。

冯丙伦急忙站起来：“宫老板，谢谢你，你是这里有名的女强人，能认识你也是我的荣幸。”

“哪里呀，我可是要粘你大导演的光了！”说着，宫雪花又转向史如意，眼睛中立即春光无限：“这位一看就是影幕上的硬汉形像，长得跟那个谁似的，瞧我这记性儿，名字都到嘴边儿了又让我给忘了，认识你很荣幸。”

史如意站起来，端起半杯白酒说：“谢谢你，我回敬你。”

费志魁看着他们一把大半杯的白酒喝下去，轻轻拍手道：“好，大家尽兴喝。雪花，那边贾贵城陪着的是何方尊神啊？”

宫雪花夹了一口菜说：“是贾老板请的客人，听说是明光厂王厂长、乔主任的公子小姐，一共男男女女八九个人。”

费志魁猛一拍脑门儿说：“我差点忘了，下午我们见过面的，志理、二炮差点和他们打起来。我应该去给他们倒杯酒才对。志理、二炮，你们跟我一起去，给人家倒杯酒赔个不是，和气生财嘛，多个朋友多条道，也别人家说咱们黑龙谷的人欺负外来人。”

刀疤费志理拦住说：“哥，咱们下午刚跟那帮兔崽子交过手，干吗这会儿去跟他们赔礼道歉？我不去！”

费志魁脸上挂着笑：“瞧，我这老兄弟就是性直不懂事儿，人在江湖上混，哪有你这样棱头棱脑的？山不转水转，别看你会儿牛屁轰轰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了人家那一亩三分地了。多交朋友就是多铺路，别耍性子。走，跟我过去！”一边说，眼角已挂出了一股杀气。

费志理当然了解他的哥哥，方园百里闻名的笑面虎，笑里藏刀，心黑手毒，哥说东他决不敢往西，怎敢不听？虽然一肚子不乐意，还是端起了酒杯。

马二炮像哈巴狗一样紧跟着站起来。

在宫雪花的陪同下，一行四人来到黑龙厅。

贾贵城一看来的这帮人，立马站起来：“啊呀，原来是费爷、二爷，不知道你们在这里，早知道我应该过去给你们敬酒！”

费志魁笑道：“贾老板，各位公子小姐，你们好，费某来敬各位一杯酒！一来想交个朋友，二来为今天下午的事儿赔礼道歉。志理、二炮，赶紧给各位公子、小姐赔礼！”

“来，来，小兄弟们，哥给你们倒酒了！”费志理过来给王凯、乔纯刚、刘鸿相倒酒。费志理心里气不顺，所以倒酒时就用了手劲儿，“咚咚咚”，给王凯、乔纯刚每个人倒了满满一玻璃杯，粗野地一呼鲁嘴说：“咱们都是爷们，不能喝小酒，那他娘的跟小狗撕尿似的，一点不爽！来吧，是汉子咱把这大杯一口干了！”

王凯看见费志理，心里就往外拱火。又见他这般粗鲁猖狂，火更大了，冷着脸说：“好

啊，我和你碰杯，咱都见底！”

“好，是个爷们！还有这位猛男兄弟！咱三个一起！”费志理说着，拿大玻璃杯“砰、砰”与王凯、乔纯刚分别碰了，三个人一仰脖儿，各自将一杯酒倒进肚里。

在贾贵城的示意下，其他几个人也纷纷端起酒杯喝了。

贾贵城、宫雪花纷纷鼓掌。

王凯拎起酒瓶先给自己倒满，又给费志理倒了一杯，说：“不打不相识，我再回敬你一杯！”

“好！”费志理哈哈大笑：“够个爷们儿，来咱俩单干一杯！”

两只倒满酒的玻璃杯重重地碰在一起，各自仰脖喝下去。

精明的费志魁早已看出这里面暗藏的玄机，眼珠转了转出来打圆场，轻轻拍手笑道：“好啊，我这兄弟虽然粗鲁，但很热情好客，这两位公子也是豪爽之人，将来必定能成就大事业。来，各位，我再给各位敬上一杯，略表心意，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费志魁，在黑龙谷开着一个大理石小厂，平生喜欢交朋友，明光厂当年也是我的合作伙伴之一，王得鑫副厂长、苏明春书记，还有乔继宏、金云庆主任，和财务处的宫赋处长、毕小玲会计我们都是朋友，各位回去见他们代我问好。”

说毕，与大家一一碰杯，喝酒。

孔润泽想起上午来时遇到的小男孩因炸石头死亡事件，便问：“上午有一个人骑摩托车带着一个小男孩，被炸山滚下的石头砸死了，是不是——”

费志魁看了孔润泽一眼，笑容僵在脸上，稍倾答道：“今天上午是出了一点小事，我已经安排人去处理了。来，各位咱酒桌上不要提不痛快的事，请大家举杯喝酒、喝酒！”

又是一番寒暄之后，费志魁带着费志理、马二炮离开，宫雪花又跟了过去。

贾贵城继续招呼大家继续喝酒吃饭。

王凯抹了把脸说：“费志理那孙子一看就不是一个好玩意儿，不是那个老家伙拦着，我喝死他！”

贾贵城急忙伸手拦住，悄声说：“我的公子爷，你可别去惹它，强龙不压地头蛇，那费家兄弟可不是好惹的，连我也惧怕三分，你们回来痛痛快快地玩，千万惹不得他们！”

王凯冷笑：“哼，找个机会看我怎么收拾这孙子。”

乔纯刚笑道：“你是对他把你脑袋打伤怀恨在心了吧？过去的事情就别想了，咱们痛快喝酒！”

刘鸿相接着说：“是啊，出门在外，以和为贵！咱们猜枚吧，轮流坐桩，王凯打头阵！”

于是，王凯、乔纯刚、孙宪涛、孔润泽几个人轮流坐桩猜拳斗酒，程超、苏慧娴在一边看着眼热，也撸胳膊加入斗酒行列。薛玉华、李汝楠无论如何劝也不喝白酒，便在一旁观阵。

酒桌上常常如此，若有几位女士参加，尤其遇到有漂亮的女孩在旁边加油助威，男人们会更加生龙活虎，各不相让。贾贵城一旁乐哈哈地做陪，大家都喝得酒酣耳热，痛快淋漓。

谁也没有想到，死神已经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悄然降临到黑龙谷。

教练

夜悄然降临，半空中是一轮清月，几朵白云。深山的夜空要比城市的夜空更加明朗。

在黑龙谷立石山北侧半山腰上，亮着一片灯光。有几个拖得长长的黑影围着一块巨大而惨白山石，高高低低仿佛深山的鬼魅一般。机械碎石的声音轰响着，回荡在山谷里。黑龙谷明光厂遗址上亮着了几盏灯。曾经一片光明的明光厂被黑暗控制起来，黑暗此时成了黑龙谷最高的统治者。

在立石山半山腰处，隐约可以看到两处闪亮的绿光，一只孤独的黄毛野狼躲在阴暗的草择丛后面，突然仰起脖子，发出一声长长的嗥叫。但这嗥叫声因为有机械碎石的轰鸣而不为人知。

吃完饭喝完酒的王凯、乔纯刚等人说说笑笑回到招待所，大家的兴致依然很高。王凯提议去游泳池游泳，顺便看一看白天冯丙伦、费志魁他们究竟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捣的什么鬼，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刘鸿相说：“那里如果没有存水，怎么游泳呢？再说那使有水，水脏不脏？能不能游啊？”

王凯径直来到招待所的接待室问赵晓雨。赵晓雨说：“可以游泳，今年黑龙谷下了几场雨，那里一定蓄满了水。”

刘鸿相：“能游泳吗？”

赵晓雨眼神飘忽，摇了摇头说：“没听说有人去游！只听说——”她欲言又止。

“只听说什么？别说半截话？吊那个谁的胃口！”孙宪涛凑近赵晓雨。

因为距离太近，一股刺鼻的酒气直扑赵晓雨的脸，她不得不往后腿一步，看了看王凯他们：“都是人们传言，说那里有鬼。所以人们都不敢去！”

“啊？真的吗？”程超夸张地大声尖叫。

孔润泽眼睛一亮，盯着赵晓雨问：“什么时候传说出现鬼的？”

“行了，别吵吵，哪来的鬼怪？都是人们的心中有鬼！”乔纯刚不相信地回应。然后扭头看着王凯问：“还去不去游了？”

王凯从乔纯刚的眼神中读到了一丝嘲弄的味道，猛地一摆郭富城发型，说：“走啊，我怕鬼，鬼怕我才对！你们敢不敢去？”

李汝楠小声说：“我不去了！”

苏慧娴一把拉住李汝楠说：“你就这点儿胆，一句话就把你吓着了。走，一块去！”

程超做了个夸张的扭屁股舞说：“同去同去！赵晓雨，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不，不，我可不敢去！”赵晓雨说着连连摆手。

王凯拍了拍胸部说：“走吧，和我们一起出去玩，有我保护你，就是有鬼也先让它吃我！”在酒精的作用下，王凯眼睛热辣辣肆无忌惮地看着赵晓雨。

赵晓雨低下了头说：“我，我还有工作——”

“晚上哪里还有客人光顾？走吧，走吧！”王凯热情地相约。

贾贵城不知何时从后面冒出来，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说：“晓雨，去吧，今天给你放假！这里还有我和赵大姐呢！”

赵晓雨这才点了点头。

于是，一行九人出了招待所，路过薛玉华大伯家时，又喊上薛玉华一起去，十个人在黑幕中浩浩荡荡扯着嗓子唱着不着调儿的歌曲往小贤山走来。

游泳池的破门并没有锁，乔纯刚一推，“吱吱嘎嘎”作响。打开门，大家蜂涌而入。男生左拐走向男更衣室，女人右拐走向女更衣室。他们需要分别察看一下，毕竟是三四年没有用过了。

乔纯刚他们刚进到男更衣室，程超晃着手电筒从后面赶过来：“喂，刘鸿相，你们脱衣服了吗？女更衣室的门锁着进不去，里面好像有人住。”

“里面有什么？有没有人啊？”王凯衣服也不换了，先奔了过去，一把夺过程超手里的电筒。

乔纯刚手里也握着一把自带的电筒跟过去。

拐过一个弯道，来到女更衣室门前，大门上果然挂着一把锁，锁是新锁，似乎是刚刚挂上去的。王凯用手电往室内照，室内有一张大方桌子，是农村常见的那种古老的四方桌，靠墙是一张床，似乎也是刚摆在那里的，铺着一张八成新的席梦思垫子。在墙的一角，堆着一堆什么东西，上面蒙着一层黑黑的羽毛毡。

“这里好像要住人，但又不像是长期住人的样子，没有锅灶，没有碗筷，连个床单都没有，更别说有蚊帐了。这荒山野坡，在大夏天里根本没法睡觉！”王凯移动着手电筒光线四

处照着，嘴里说：“乔纯刚，用一下你的军用手电筒，看一下能不能看清那羽毛毡下面盖的什么东西？”

乔纯刚雪亮的手电光打过去，但依然看不清楚羽毛毡下面的东西。

“这里就是冯丙伦他们的拍摄电影的地方？拍三级片可以，一张床一把椅子，就解决问题！”孙宪涛齿笑了一声。

“老臭你说什么呢！注意一点语言卫生，这里可是有不少女同胞的！”刘鸿相在旁边拍了拍孙宪涛肩膀。

“管他妈的拍不拍三级片！走吧，咱们游泳去。”王凯说。

“我们在哪里换衣服啊？”薛玉华担心地问。

“你们女生可以用我们男的更衣室，我们到游泳池上面再找别的地方。”乔纯刚说。

“你们不许偷看啊！偷看女生换衣服眼睛会瞎的！”苏慧娴开玩笑说。

“无限春光在险峰，我们保证不看！”孙宪涛走在最前面，借着月光，跨上男更衣室通向游泳池的便道。

薛玉华接过王凯递来的手电筒说：“你们男生先上去吧，我们马上就到！”

几个大二男生大呼小叫着穿过男更衣室，沿着水泥台阶上到游泳池的平台上。“大家往前走一段，找个有阴影的地方换衣服！”刘鸿相说着。

孙宪涛早在几十米外，迅速脱了棉布裤头，手里举着游泳裤头，光着屁股在那里扭了又扭。月光下，他的白屁股依稀可见。

“快来看啊，看老臭的屁股，屎厥还没擦呢！”王凯大声叫喊。

“讨厌——”从男更衣室下面传出程超尖厉的不满的声音。

“哈哈……”刘鸿相、孔润泽哈哈大笑，紧走几步，超过了孙宪涛，各自脱了衣服，换上泳衣。

“扑通、扑通！”王凯、孙宪涛已率跳入水中。

“老臭，先看一看这水能不能游泳？”刘鸿相仍在担心水质。

“能，比游泳池里的水都好，自然天成，无污染无杂质！如果你口渴的话也可以当饮料！”

“喝完酒，再游泳真舒服！”乔纯刚深深扎进去游出五十多米开外大叫：“庭相快下来吧，哪有你那么多的讲究？”

男更衣室内，薛玉华、苏慧娴、程超在换泳衣。李汝楠和赵晓雨站着不动。

程超问：“你们两怎么不换泳衣呢？”

李汝楠说：“我不舒服就不游了，我看你们游！”

“哪里不舒服了？”苏慧娴好奇地问。

李汝楠迟疑片刻答：“肚子不舒服，我怕粘水会肚子更加痛的。”

程超：“李汝楠，你的身体怎么和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快点脱了把泳衣换上，别太娇情了！”

薛玉华看出了李汝楠的问题，制止道：“程超，你别勉强汝楠了，她可能来那个了，不方便。”

程超愣了愣地问：“来啥了？”

“你说来啥了？每月一次的，你没来过吗？”薛玉华瞪了程超一眼。

李汝楠的脸腾地红起来，动了动薄薄的嘴唇想说什么又咽下去了。

程超猛的一拍脑门说：“是来月经了吧？噯，真是一个倒霉孩子，该疯狂时不能疯狂，该撕野时不能撕野，做女人怎么就这么多事儿呢？我要是一个男的多好，也没有每月一次的麻烦事儿。”

苏慧娴“咯咯”笑道：“假小子，你以为做男生就没有麻烦了吗？”

程超扭过身看正在脱内裤的苏慧娴：“男生有啥麻烦，总不会也每月来一次吧？”

苏慧娴的身体属于发育较早的那类女孩，身体丰满，乳房饱涨，细腰大臀，从窗外照进来的月光，正好投射在她那敏感的三角区域，根根微黑泛黄的锦秀清晰可见。她白了一眼程超，作秀般地说：“你去问男生去吧，我不知道！”

程超佯做生气，舌头却不饶人：“我不去问，我想去问也没有合适的人选啊。你不是男生，你怎么知道男生的烦恼，是乔纯刚告诉你的吧。你说一说，乔纯刚都私下里告诉你什么了？”

苏慧娴晃着脑袋唱：“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我活活气死你！”

程超不理她，迅速扒下自己的内裤，换上一条粉色的游泳衣：“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保佑我这两天千万别来月经，千万别提前向我报到啊！”

“没羞没臊的！”薛玉华嗔怪地看了程超一眼，转过头问赵晓雨：“晓雨，你怎么不换衣服呢？”

赵晓雨脸一红说：“我，不会游泳，不游了。”

“没关系，我也不会游，跟着下去瞎玩吧！”苏慧娴在旁边鼓励赵晓雨。

李汝楠看了看赵晓雨说：“你是不是没带泳衣啊，我这里带了，你拿去用吧，反正我也用不着。”一边说一边取了自己的游泳衣递给赵晓雨。

“穿上吧，反正是晚上，月光也不太明朗，男生们是不会看出什么的！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干吗不开开心心地玩呢？”薛玉华也鼓励赵晓雨。

赵晓雨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接过李汝楠的泳衣穿在身上。李汝楠瘦高，赵晓雨比李汝楠矮一些，身体更结实一些，但穿上泳衣，还算比较合身。

“快走，我都等不及了！”程超带头跑出了男更衣室，其他几个女生也跟了出来。

月光下，明光厂的游泳室如一面巨大的镜子。水光琉璃，清醉益人。那帮男生已在游泳池里尽情嬉水了。

“乔纯刚，水凉吗？”苏慧娴问。

“还可以，你们下来吧！”乔纯刚从水里钻出来。

“你还不快过来，我不会游泳，你想淹死我呀！”苏慧娴撒娇地说。

“还有谁不会游泳的，我可以免费教学，保你满意！”孙宪涛在一边不咸不淡地叫唤着。

薛玉华大声喊：“就你那德性，哪个女孩子敢让你教！王凯，王凯游泳拿过市中学生比赛冠军，你来教赵晓雨游泳吧，她不会游！”

“来吧，愿意为女士效劳！”王凯迅速泳近岸边，伸手来接赵晓雨。

赵晓雨有些羞涩，犹豫着不敢伸手。

程超“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双腿蹬了两蹬，来到王凯身边，“拍”地在他的肩上拍了一巴掌说：“王凯同志，我可以严肃地告诉你，别趁着月色不明在水里欺负咱妹妹啊！人家可不是外人，是咱同学赵晓云的亲妹妹！记住了没有？”

王凯朝着程超泼了两掌水，程超“咯咯”笑着游向别处。

王凯依然把手伸向赵晓雨说：“下来吧，别怕，相信有我呢！”

赵晓雨终于伸出了手，那手刚一搭在王凯的手掌上，王凯立即紧握，稍一用力，赵晓雨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身子一倾，跳到了水里。“啊——”赵晓雨吓得大叫着闭上眼睛，拼命仰着头，生怕水灌进自己的嘴里。

“别怕，别怕！”王凯笑着说，一边两手用力，握住了赵晓雨的胳膊。

赵晓雨逐渐平静下来，美丽的大眼睛仍闪着惊恐的神色。月光下赵晓雨的身材健康苗条，山村的涧水、野果养育了这位美丽的少女。她用手拂去额角的一缕秀发和水渍，不好意思地看了王凯一眼。

王凯如此近距离地与一个少女肌肤接触，她那惊鸿一瞥，不由得令王凯这个风流成性的官家公子心中怦然一动，无限温柔顿然由心而升，触抚在赵晓雨胳膊上的手不由得多了几分

细腻：“跟着我慢慢来，首先身体要放松，脖子不能僵直着，注意腿部用力，大腿可以不动，用脚和小腿摆动就可以了。”

赵晓雨照着王凯的讲述去做，但身子总往下沉。

王凯向前游动，靠近赵晓雨，左手伸托住赵晓雨的小腹，右手抚着她的胸部，使赵晓雨平浮在水上。“现在两胳膊向前划动，放松腹部，呼吸，呼吸，想像自己是一只自由游动的小鱼。”王凯伏在赵晓雨的耳边轻轻地说。

在王凯手臂的作用下，赵晓雨身体飘浮起来。两只胳膊像两只划动的桨向前划着：“看一看，弟兄们，我这个教练怎么样？”

孙宪涛突然从赵晓雨身边冒出来，吓得赵晓雨身体不稳，慌乱中一把抱住了王凯。

孙宪涛：“啧啧，教美女游泳是个好职业！王凯，让我来教美女一回怎么样？你的方法太复杂了，人家学不会。赵晓雨，听我给你出一个秘技，闭上眼睛，屏住呼吸，把自己想像成一只掉进大海里的小狗，使劲儿蹬腿划胳膊，我保证你很快就能学成！”

王凯朝孙宪涛击水泄愤：“老臭，你给我滚远点儿，你那不叫秘技，你那叫狗刨式！”

孙宪涛被王凯迎面击来的水呛了一口，急忙用手在脸上抹一抹，咳嗽了两声，深深吸一口气，潜入水底。

搂抱着王凯的赵晓雨意识到什么，急忙离开了王凯，但她又不敢完全放手，只能伸出两手紧紧抓着王凯的胳膊。在王凯和孙宪涛斗嘴的时候，慌乱的赵晓雨心里忽然一阵莫名的悸动，脑海里忽然闪现出姐姐赵晓云的身影，那张惨白的脸像闪电一般在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没有丝毫的恐惧，赵晓云突然睁大眼睛茫然四顾，她感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正由远而近。天空中一轮晕月，远山只有黑幽幽的剪影。西北方向，数座山脉交替，谷谷相连，沿着当年明光厂修建的石子沙土大路，九曲十八弯之后，可以到达石佛镇。

此时，一团黑云由石佛镇方向移过来，移过那轮晕月，飘到了游泳池的上方。

赵晓雨眨了眨有着修长睫毛的眼睛，在眼睛闭上的刹那，她感到有一件东西从天而降，潜入游泳池的水中。那是什么？她定睛看去，非常奇怪，水面平静如镜，连一丝涟漪也没有。

一只手像蛇一样游过来，握住了赵晓云的臂腕。

偷窥

程超先是和孙宪涛边斗嘴边打水仗，后来两个人拉着孔润泽比赛游泳，来回两趟，程超总是落后，便没有兴趣再玩了，来找刘鸿相聊天。

刘鸿相下水后就开始训练自己，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有模有样地游了数趟。这时候正停在游泳池东边休息，大口喘着粗气。刘鸿相生得浓眉大眼，身强体壮。他长年坚持每天早上长跑，玩高低杠，仰卧起座伏卧撑，锻炼得胸大肌十分突出。月光下，他白晰的肌肤，如同一尊完美的希腊思考者雕塑。

程超对这位面善和气、宽容大度的大哥有种说不出的好感，她从没有与这位大哥发生过口齿上的冲突，有什么事情，也总喜欢向刘鸿相讨教。

两个人在水中沉沉浮浮，有一句没一句地平地和闲话。

在水的下面，一条淡白的身影迅速由远而近，贴近程超时，这条水下潜影突然伸出一只手，“砰”地抓住了程超水中的纤细的小脚脖子。

“妈呀，鬼呀——”程超原本平心静气与刘鸿相说着话，突然感到水下一只魔爪有力地握住了自己的脚脖子，吓得她毛骨悚然，失声尖叫。因为身体刹那间失去平衡，还呛了两口水。

“怎么回事？”刘鸿相猛扑过来，一把将程超揽在怀里。

一股水浪翻起，孙宪涛从水下冒出来，一抹脸上水渍，阴谋得逞般大笑：“哈哈——”

“讨厌死了，死老臭，你把我的心都吓得要跳出来了。”程超扑过去要追打孙宪涛。

孙宪涛拍水而逃，口里回她：“不是心，是把小小的苦胆吓破了吧！没关系的，明天我到菜市场上给你买一幅猪苦胆，花不了多少钱，也就三五元吧！”

刘鸿相站在那里笑着责怪孙宪涛：“老臭，你别这样来突然袭击，在这深山荒蛮的地方，你这一招儿在别人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还真是挺吓人的！”

……

苏慧娴一跳水，就被男朋友乔纯刚伸手接着了，她可以明正方顺地与乔纯刚纠缠甚至亲亲热热地搂抱在一处，在这群人中，他们是惟一对所谓确立了恋爱关系的亲密情人。

乔纯刚认真地教苏慧娴游泳。

“妈呀——”苏慧娴动辍大惊小呼，或搂抱着乔纯刚的脖子死活不丢。

“你别搂得我喘不过气来，真笨死，连游泳都不会！吃饭会不会呀？”乔纯刚开女朋友的玩笑。

“笨，我就是笨，有本事你去找个聪明的呀！”苏慧娴毫不示弱。

“得，我笨，怪我太笨，没本事教会你游泳。”乔纯刚讨饶。

“你笨，就是你笨！”苏慧娴向乔纯刚撒娇，迎面向他击水。水花溅起，喷洒在乔纯刚的脸上。乔纯刚抹了一把脸，一把拉住苏慧娴的手向深水区游去。

明光厂的游泳池，东浅西深。东边最浅处只有一米左右，而西边最深的地方近三米了。月光下，游泳池的水幽蓝而发亮，微微的一波一波向四周的水泥岸拥挤。

穿着一身束身短裙的李汝楠站在岸上，先是面向西南方向看着，小贤山往东凹下去，在坡谷的下面，有一片黝黑的去处，那里从前就是明光厂职工家属居住最密集的地方。有数十排参差不齐的楼房、平房，当然也有商店、菜市场、医院、锅炉房。那里就是一个小社会，她们的家就在其中一个五层楼的最上面。

和明光厂的许多职工一样，李汝楠的父母都是军人，从部队转业后来到了这个三线工厂。母亲在医院工作，父亲是技术科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她和小弟都是在这个工厂医院出生的，在这里度过了她们快乐的童年时光。

人生的命运是难以预料了，李汝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16岁时，随工厂搬迁离开了这个山谷，去了大城市。这片山谷，这里的大山，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起从前的时光，不由得晃然如梦。

曾经漂亮可爱的小弟，在上小学时突然就没有了……这种心灵上的打击，对于李汝楠来讲是无法接受的。那段日子对她们一家人来讲，也充满了黑暗与泪水。无数次在梦里，她又梦到了小弟，他是那么的健康快乐，她们一起玩沙包、做游戏。晚上，她与小弟睡在同一张床上，小弟曾经捂着她的耳朵，悄悄在她的耳边说：“姐姐，你真漂亮！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娶你！”

李汝楠一把搂住小弟，在他的小脸上亲了又亲，小弟弟“咯咯”笑着，紧紧地抱着她。那时候，李汝楠是幸福快乐的，她心里在想：有这么一个小弟真是上天赐给她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当然，她明白小弟要娶她的想法只是一个天真的童语。可是她的心里真的希望，小弟永远不要离开自己，她要亲眼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由一个小小男孩，变成威武强壮的男子汉。

但是，一切都在小弟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一天结束了。

在那一天，李汝楠平生第一次明白并体验到什么叫晴天霹雳。在听到小弟出事的一刹那，她的脑海里出现一片空白。她拼命往医院里跑，鞋子跑掉了，她顾不得捡，等感到脚掌剧烈疼痛时，她那纤巧的小脚上，竟然扎着两枚生锈的图钉和一个碎玻璃渣子。

李汝楠永远无法忘记母亲抱着死去小弟尸体的那一幕。

母亲在部队是一名护士，分配到明光厂之后，通过进修，她成了一名妇产科大夫。记忆中的母亲年轻漂亮，身材高挑，皮肤白晰。平日沉默少言的父亲在一次喝多了酒后和她讲过母亲的过去，说母亲是部队的军花，曾经有许多男人追过她，包括几个部队干部。父亲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不善言辞的父亲用自己的眼睛关爱着母亲，敏感的母亲自然是看在眼里了。最后，母亲选择了实诚而本分的父亲。“所以做人一定要老实，你将来长大一定要找一个诚

实可靠的男人做丈夫!”这是父亲的一句醉话,李汝楠却铭记在心。

那一天,一向收拾得整洁齐整的母亲一反常态,死死抱着小弟的尸体绝望地哭泣着,那一声声绝望的哀号象母狼丧失了狼崽一般,凄惨而绝望。她的头发乱蓬蓬的,衣衫不整,蹲坐在地上,一哭就是整整一天,任谁劝都不行。医院一位副院长上去想抱走小弟的尸体,却被她又抓又推。后来,父亲走上前去想抱小弟,被母亲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就是一口,母亲疯了一般拼命地嘶咬着,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父亲流着泪无声地坚持着,不去推开母亲。人们大惊,一齐上前去又劝又扯,母亲就是不松口,最后硬是从父亲的胳膊上咬下一块皮肉。母亲的嘴上血淋淋的,双眼通红……

有一句是永远颠不破的真理:一切都会过去的。

再大的苦难与痛苦,也都会过去的。

小弟走了之后,李汝楠在家里度过了半年死无生机的生活之后,又慢慢恢复了平静与正常。

李汝楠感到缺憾的是:原本的四口之家,变成了三口之家。

小弟睡的那张小床被父亲收起来。家里关于小弟的一切东西,衣服、玩具、书包、照片,全部被父亲收起来,不知放在了哪里。父亲每天早早去明光厂技术科上班,母亲也早早去医院妇产科上班。

一年后,母亲从医院回来,聊得最多的是关于妇产科发生的故事,明光厂某某车间的谁谁生了一个女儿,某某科室的谁谁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刚出生的时候两只眼睛闭得,一脸的皱纹像个小老头……有一次在饭桌上,母亲忽然对父亲说:“咱们再要一个吧,我一种感觉,再要一定也是一个男孩子!”父亲不说话,很快把余下的饭扒进嘴里,默默地进了卧室。

母亲觉得自己失了口,也不再说话。李汝楠静静地吃完饭,走进自己的小屋,摊开书本开始学习。

那天晚上,李汝楠半夜忽然被一种莫名的声音惊醒了,她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静静地躺在床上支着耳朵倾听。

那是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浅浅的叹息,又夹杂着小猫舔食的声音。那究竟是什么声音呢?李汝楠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轻轻转身,用耳朵寻找声音的来处。

窗外的路灯照进来,照在李汝楠的小床上。粉色的被子上的牡丹花鲜艳地开放着。

声音并不是从窗外传进来的,而是来自屋内,好像是来自客厅。

李汝楠轻轻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揭开粉色的牡丹花被,赤着脚丫慢慢拉开了自己的小卧室门。客厅里静悄悄的,三人沙发、小方桌、一台电风扇,墙上的闹钟“滴滴答答”往前走。

很显然,声音并不在客厅里。

一声浅浅的呻吟从父母的房里传出来。

李汝楠侧耳细听,小猫舔食的声音忽然清晰了,它来自父母的房间。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李汝楠,使她轻轻地抬起赤脚,慢慢地一步一步迈向父亲母亲的卧室门口。

那扇门虚掩着,越是靠近门口,声音越是清晰。那浅浅的叹息变成了急速的喘息,又多了木板床“吱吱”的声音。父亲、母亲在这样的深夜里会做什么呢?李汝楠忍不住把眼睛凑近门缝上面,里面的一幕让这个尚不谙世的小女孩目瞪口呆——

父亲母亲的双人大床放在他们卧室的最里面,紧靠着窗户,一缕月光照进来,正落在一个白亮的背上,那是母亲的背影,骨架瘦长,肌肤白晰。母亲正骑在父亲的身上,长长的头发从脑门前面垂下来,像厚厚的黑布帘子挂在她的脸前,看不清母亲的脸色,却能清晰地看到她那白嫩的背部,削瘦的肩膀,一双乳房垂下来。随着身体的纵动而剧烈地晃动着,像两个饱满的小精细面袋。母亲赤裸着身体,躺在下面的父亲同样赤裸着身体,一双粗而有力的胳膊

膊紧紧握着母亲的胳膊。他们的姿势很奇怪，像是两个人在拼尽力气打架，然而又不像，因为很明显父亲在帮着母亲纵动她的身体。

母亲的喘息越来越急，父亲由开始的沉默变成重重的喘气。

突然，母亲的全身一阵猛烈的颤动，她的瘦长僵直的胳膊猛地软下来，整个身体像瘫软的皮筋，匍匐在父亲的身上。父亲紧紧地搂着母亲的腰。两个人都一动不动了。

李汝楠也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她为自己看到的一切惊惧不已。

过了片刻，母亲的双肩双纵动起来，一抽一抽的，紧接着传来母亲压抑不住的抽泣声。父亲那双大手在母亲的背上轻轻拍了拍，然后缓慢地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抚摸着母亲赤裸的背部。“别哭了，一切都过去了。”

母亲发了婴儿一般的哭声，悠长悠长的哭声像一根细细的钢丝刺进李汝楠的耳朵里。

父亲重重地叹一口气：“好了，让我起来，给你擦一擦！”

母亲的双肩猛然左右晃了晃：“我不，我要你的精子全部都进去，我们一定再要一个儿子！”说完，母亲突然直起身子，两只胳膊用力扳着父亲宽阔的双肩：“你上来吧，我想要你，快——”

父亲顺从地翻过身，这一次，变成了父亲骑在母亲的身上。他的脸扭向卧室门的方向，问：“咱们的门，你关严了没有？”

李汝楠吃了一惊，急忙转过身，迅速无声地返回到自己的小卧室，刚刚躺下去，父亲的脚步声已经穿过了客厅，走近小卧室，在小卧室门口停了下来。沉寂了半分钟，可能父亲在倾听女儿是否入睡。

之后，门被轻轻推开了。

李汝楠紧闭着眼睛，但她能感到父亲穿着他那双塑料拖鞋走进了小卧室。一步步走近她的小床，停在床的前面。

李汝楠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直跳，她努力使自己呼吸平静，就好像自己在沉睡。

父亲伸手轻轻在李汝楠的额头摸了摸，然后慢慢地伏下身。

李汝楠感到父亲凑近了自己的脸，感到他扑面而来的夹着汗味的男人的气息。李汝楠一动不动，眼睛闭得更紧了，她不知道父亲接下来会做什么。

父亲慢慢凑近了李汝楠的脸，在她的额头轻轻吻了又吻。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直起身无声地离开了小卧室，顺手“叭”的一声将小卧室的门带上。

脚步声穿过客厅，接着传来父母亲那间大卧室的门轻轻地“砰”一声，那门也合上了。

李汝楠睁开眼睛，急跳的心脏渐渐缓下来，不知为何，她的眼泪竟不知不觉涌了出来。

后来的日子，她常常会在半夜里醒过来。一旦醒来就再难入睡了。在冷静寂寞的夜里，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李汝楠会忍不住胡思乱想，想学校的事情，想老师想同学，有时也想那个死去的小弟。许多时候，她会无法控制自己，要去想父母卧室的声音。

从父母的卧室里还会传来那种奇怪的声音，它就象一团毛茸茸的丝线团儿，轻轻地弹地在汝楠的心上，令她从脚掌心到心脏，都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时间久了，她的手掌心、脚掌心还有液窝里会冒汗，小腹还会莫名的痉挛，使她不由自主地蜷曲起腰身。

第一次的偷窥像钉子一相楔进她的记忆深处，即便是在白天，在上课的时候，或者和父母一起同桌吃饭的时候，李汝楠的脑海里也会忽然闪过父亲母亲在床上的一幕。强烈的好奇心总在驱使着她，每到夜深人静，每当听到那个房间里传来熟悉的奇怪的声音，李汝楠总是控制不住想要起床，偷偷地拉开自己的小卧室门，赤着脚丫穿过客厅，来到父母的门前。许多时候，那扇门是紧紧的关闭着的，但从门与门框结合的缝隙里，依然可以听到父母卧室里的声音：欢悦的、痛哭的、抽泣的呻吟与叹息。

慢慢地李汝楠甚至掌握了他们制造声音的规律，即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父母就会“打架”，母亲就会发出那种奇怪的声音。这时候，李汝楠就会悄然起身去偷窥，或者静静

地躺在床上，让那奇怪的声音鼓荡在自己的耳腔里，撩拨自己那棵稚嫩的不谙世事的心。

忽然有一天，当李汝楠从父母卧室的门口，悄然返回自己的小卧室，轻轻推开门走进去的刹那，眼前的所见令她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发出了万分恐惧的尖叫——

神秘之手

在李汝楠的小卧里，站着一个人赤裸着身体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借着月光可以看到他脑袋呈奇怪的扁平状，紫黑色的脸血头顶流下来，遮挡了他的半边脸。一只眼睛无辜地大睁着，嘴巴半张，嘴巴里面的牙齿大半脱落了，可以看到红红的牙床，剩下的数颗牙齿棵棵者闪着白森森的寒光。

更让李汝楠恐惧的是这个小男孩的双手向前捧举着，手上是一棵一动一动、冒着热气儿的心脏。

——是自己的小弟！

李汝楠的锐声尖叫唤来了父亲和母亲。

父亲穿着一个过膝的大花裤头儿，赤裸的上身大汗淋漓。

母亲则披着一件已经烂了一个洞的花稠布单子，脸上也满是汗水。

突然的惊叫让这对男女不知所措，慌乱中父亲穿了母亲的内裤，找不到内裤的母亲则顺手抓起枕边的一声稠布单子裹着自己的下身，上半身则一丝不挂，露着还算丰满的乳房。

“怎么了？”

“怎么了我的孩子！”

父亲和母亲连声发问。父亲在进门时已经顺手拉开了电灯。

小屋里一片光明，桔黄色的灯照得屋里非常温馨，临门靠着墙，就是李汝楠的闺床，罩着粉色的罗帐。里面临窗的位置，放着一张学生桌子，平常日子里李汝楠放学回来就估伏在那里温习功课，做老师布置的作业。

床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风影画，山水文园，意境深远。

屋里不见了那个恐怖的小男孩！

“弟弟，我刚才看见了弟弟！”李汝楠泣不成声，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断断续续地说。

“你看了见弟弟？怎么看见的？他在哪里？”父亲皱着眉头连声发问。

“我，”李汝楠犹豫了片刻，说：“我睡醒了，睁开眼睛，忽然发现弟弟就站在我的床边看着我，他的浑身是血，脑袋是扁的！”李汝楠并没有讲是她偷窥回来才发现的。

“孩子，别怕，我可怜的孩子！”母亲紧紧地抱李汝楠搂在怀里，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胡扯，哪来的你弟弟，你抬起头来看一看！”父亲突然莫名地大声吼叫，他在发火，但这发火中隐藏着巨大的失子之痛。

“黑更半夜的，你冲孩子发什么火？”母亲也提高了声音：“她是被吓着了你知道吗？！走，不害怕，跟妈妈到大屋里睡去！”母亲搂住李汝楠往大卧室走。

那一夜，李汝楠和爸爸妈妈睡在同一张大床上。

在以后的半个月时间里，他们家的气氛又回到从前的阴沉气氛中，李汝楠也一直跟爸爸、妈妈睡在大床上。有时候半夜醒来，她再也看不到爸爸妈妈“打架”，更听不到妈妈发出那种奇怪的叹息与呻吟。

一切都会过去的，两个月后，李汝楠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有一次，李汝楠整理床铺，掀开铺着的褥子，发下在枕下位置，放着一枚婴儿巴掌大的玉佛手。她拿着玉佛手去问妈妈：“我在枕下发现这枚玉佛手，它是做什么用的啊？”

母亲的眼神有些发乱，一把拿过去说：“我去石佛镇赶集，碰到一个游方的老和尚，他送给我这个东西，说是开过光的，放在家里可以辟邪。还是放在你的枕头下面吧，有用没用反正不会有什么坏处。”

李汝楠突然感到很气愤：“妈妈，你太过分了，难道说死去的小弟是邪魔鬼怪吗？还需要用这种东西来镇压吗？你拿回去吧，我不要它！”说完，转身就走！

母亲也没有拦她，呆呆地在那里站了许久，后来那枚玉佛手哪里去了？李汝楠再也没有看到过……

往事如烟，今晚站在明光厂游泳池南岸的李汝楠背对游泳池，翘首望着自己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地方，再一次思绪万千。下午在小学教室的刹那间走神事件，让她不能不再次想到自己那死去多年的小弟。

“噯！”李汝楠重重地叹了口气，回过神来，感到两眼的眼角下面、鼻翼两侧一丝丝清凉的冷意，伸手一抹，竟不知何时流下了眼泪。李汝楠转过身，让过去的一切都消失在背后。她举起纤白的手，在自己发僵的脸上自上而下搓了又搓，放下手时感到脸颊松活柔润许多，眼睛也忽然间明亮起来。就在这一刹那，她左眼的余光感到一团黑黑的东西从西北方向滑落下来，无声地坠入游泳池里。

李汝楠眨了眨眼睛，定睛看去，水面上一点涟漪也没有——也许是自己的眼睛盯着一个地方时间过长，有些晕花了。李汝楠这样安慰自己。

然而，有着同样感觉的，除了赵晓云、李汝楠之外，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孔润泽。

在此之前，孔润泽平静地仰躺在游泳池的水面上，像一首泊在大海里的小船，安静地享受着黑龙谷夏夜的幽静和清爽。这也使得有机会静静地体会星星点点的天空、默默耸立的立石山所带来的自然神韵。他的手脚在微微地拨动着，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不沉下水面。

暮然间，孔润泽无意中一错眼珠，他看到了自西北石佛镇方向飘移来的一团黑雾，越过遥远的山谷，在黑夜的掩护下悄然靠近小贤山，靠近了游泳池更衣室顶墙的一角。

孔润泽身体一抖，翻身站在水中，同时他猛然眨了眨眼睛，再抬头去寻那团黑雾，然而黑雾却消失了，他感到有东西落入了游泳池中，定睛看过去，却什么也没有。

在深水区里，只有乔纯刚和他的女朋友苏慧娴在漫漫地游动。也许他们刚才嬉闹得有些累了，此时甜蜜地相互偎依在一起，像浮萍一般漂浮在水中。

孔润泽心中莫名地一动，那是什么？他环顾四围，他的同学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悄然发生的一切。

“难道是我一时的错觉？”孔润泽也在心中问自己。

孔润泽慢慢地向深水区游过去，他发现这里的水色与浅水区有些不同，似乎刚刚有人泼了墨汁一般。那浓墨正一点点氤氲扩散开，一种诡异的气氛不知不觉中弥漫在游泳池的上方。

孔润泽游向乔纯刚和苏慧娴，但他又不愿离他们太近，人家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他不想自己凑得太近当“灯泡儿”，影响了他们的情绪。

孔润泽问，“乔纯刚，刚才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坠到水里？”

“什么东西？没看见啊！”乔纯刚回过身说着，苏慧娴看到孔润泽过来，将自己的身体稍稍远离了乔纯刚。涌动在她心中的冲动消减去许多，当一个青春少女与一个少男在水中嬉戏，肌肤亲密无间地零距离接触，他们不可能没有其他的想法。

“你看到什么了？”苏慧娴问。

“没，没什么！”孔润泽说。

突然，孔润泽的腿脚感到有水急流而来，像一条大海的小鲨鱼偷袭而来。他的心里猛地一收缩，刚要逃开，一只纤柔手“砰”地抓住了他的脚脖子。这不是一只男人粗糙的人！

是女鬼的冰凉的手！

“啊——”孔润泽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惊叫，双腿猛蹬要逃脱开。

“噯哟！”水花翻浅，一个黑影冒出来，随着就是一声尖叫：“孔润泽，你弄痛我了！”程超一边抹脸上的水渍，一边大声嗔怪。

“哈哈——”苏慧娴大笑：“想不到你们男孩儿也这样胆小！”

“女鬼呀，快抓小女鬼！”乔纯刚笑着叫喊。

“你才是鬼呢，我就是一个小女鬼，也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鬼！”程超自我感觉良好，扬着剑眉挑衅似地看了看乔纯刚。

孔润泽在水中站定，提了提自己的泳裤，刚才激烈的逃脱，游泳裤头差一点脱落。此时，他的心仍在“怦怦”直跳：“程超，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程超看着孔润泽，阴谋得成一般“咯咯”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说：“我看你一个人孤单，不像某些人成双成对鸳鸯戏水，所以过来陪一陪你！”

孔润泽抹一把脸：“你这种陪法我接受不了，你还是找老臭去吧，他喜欢！”

苏慧娴笑着：“程超，好没羞，人家孔润泽拒绝接受了！”

乔纯刚接着逗她：“程超，我要是你，地下有个缝儿就钻下去了。”

程超口气强悍地回击：“这是游泳池，没缝儿。既是有缝儿我也不钻！你们能把我怎么着吧？！”

孔润泽不想、也不会和他们斗嘴，纵身跃起，深深地扎进水里。深水区最深的水位有两三米深。加之是晚上，月光不明，他没有目的地往前游着，很快接近了水底，伸手去摸，先是摸索到淤积的泥沙。这个游泳池自从从明光厂搬迁走之后，恐怕再也没有人来维护过，只能任其自然发展，蓄水，旱干，落灰尘，再蓄水……适逢中原地区的雨季，充沛的自然天水，才可以把这个巨型游泳池灌满水。

苏慧娴：“程超，你的男朋友游走了，还不追去？”乔纯刚和苏慧娴组成统一阵线，调侃对付程超。

机灵的程超知道嘴上占不到便宜，便说：“不和你们玩了，没意思！”说完深吸一口气，也潜入水中。

苏慧娴胜利般看着近在咫尺的乔纯刚说：“这疯丫头，这次彻底败阵，千年有一回啊。”

乔纯刚提醒苏慧娴：“你小心程超待会儿来害你，这假小子鬼得狠，我以前可没少上过她的当儿。”

“真的？上了她什么当儿给我说一说！那时候我们没见过面吧？”苏慧娴有些吃醋问。

乔纯刚理直气壮“当然了，那时候我们还在读高中，你还不知道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个你在别一片土地上生活。我和假小子可是从小到大的同班同学呀——”

乔纯刚话音没落，苏慧娴浸在水中的脚趾就被一只手轻轻地拽了一下。

“妈呀——”苏慧娴夸张在一纵身，紧紧地抱住乔纯刚，两条细白的腿像藤缠树那样紧紧地盘在乔纯刚的腰际。

乔纯刚哈哈大笑，一把抱住女朋友说：“怎么样，她的报复来得够快的！”

“死程超，假小子，再吓我，我祝你一辈子找不到老公！”苏慧娴大声叫着。

在乔纯刚和苏慧娴四围的水面是，并没有翻起浪花，而是死一般的平静。乔纯刚机警地观察着周围，伺机抓住程超。

数米远的地方，涌起一股浪花，程超从水里冒出来：“谁骂我呢？我在水里都听到了。”

苏慧娴说：“死程超，我骂你怎么了，谁让你偷偷摸我的脚趾头呢？你要是喜欢我的脚趾头，我就送给你当爆米花吃！你过来呀，给，给你！”苏慧娴说着，弹踢着右脚，她的脚在黝黑的水里显得个外白静，如剥了包皮的糖醋蒜。

“我没摸你，你那臭脚丫子，你我还是让愿意摸你的人去摸吧，想让我摸？变态加十八级恶心！哇——”程超痛快淋漓地说。

“你撒谎不脸红，那刚才是那个臭妮子摸我脚趾的？”苏慧娴问。

“谁摸你的你清楚，反正不是我！”程超说完，又一个鱼跃，潜进水中不见了。

这时候，王凯晓带着赵晓雨慢慢游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赵晓雨已经可以勉强游

了，但仍然不能离开王凯半步，她的手一直紧紧抓着王凯的胳膊。

王凯当然愿意做这位乡村美女的陪练员。

王凯：“乔纯刚，你们在吵吵什么呢？谁摸谁臭脚丫子啦？”话音未落，王凯感到有一只手猛力拽了一把自己的小腿，他大叫一声：“喂，谁摸我腿了？好像是一只女人的小手嘍，程超，程超你想干什么？拽错人啊！我是王凯！”

程超从远远的浅水区水中冒出来：“谁又诬陷好人？我在这里呢，怎么可能摸你？”

王凯看程超离自己那么远，不可能在“做案”后如此迅速的逃离。他脑子一转，大喊：“老臭，快出来，别躲在水里装女人！”

在王凯的不远处，一阵水花翻动，老臭孙宪涛钻出水面：“叫我干什么？没看到偶正在练习闭气神功吗？我走火入魔了你们可得负责啊！”

王凯带着赵晓雨游向孙宪涛：“你说干什么？你摸我的腿做什么？我又不是女人！”

孙宪涛：“王凯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的臭嘴可不能这样损我的光辉形象啊，我吃饱了撑的，闲得无聊透顶了去摸你的粗腿？有那功夫我还不如去摸，去摸程超的小细腿呢！”

“闭上你的臭嘴，老臭！”程超远远地游过来：“我招你惹你了，你干吗拉上我！”

“你敢说你真的没摸我的腿？”王凯质疑：“说谎话你是我孙子！”

“我真的没摸你腿，说谎我是你孙子！”孙宪涛一本正经地回答。

“嘍，那可就怪了，谁猛然拽了一把我的小腿，总不会是他妈的水中有鬼吧？”王凯有些摸不着头脑地大声问。

听到水中有鬼几个字，赵晓雨心头猛然一颤，那种心脏的超常的悸动又开始了。她想到了自己死去的姐姐赵晓云，她的阴魂会不会来到这里了？她想做什么？想和自己曾经的同学约会吗？想到这里，赵晓雨的身上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肌皮疙瘩，不由自主握紧了王凯的胳膊。

此时一个人处在游泳池西岸最深水区的孔润泽，突然跃起，深深吸一大口气，“扑通”一声，再次扎进水里。潜入深水的他，会碰到什么呢？

死亡的气息已经完全笼罩在这个巨大的游泳池上方——

寡妇

此时，晕黄的一弯月照着空旷神秘的黑龙谷，也照着游泳池东北山坡下的黄泥洼。

在黑龙谷这个叫黄泥洼地方，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去处，这里共有几十户人家。黄泥洼村子的最东首，沿着往东进发通向黑龙潭的山道的南边和北边，各有一户独门小院，此时两个院子里都静悄悄毫无声息。

一条黑影沿山道而来，像一只熟悉山道的夜行的公狼迤逦前行，他先出现在山道南边的那座小院门前，隔着门缝往里瞧了又瞧。院子里空荡荡的，黑影往门旁边院墙走了几步，回头左右四顾无人，身子一纵，一只手已经搭在了院墙之上。脑袋刚从院墙外冒出来，忽地从院子里暗影处窜出一条大花狗，“汪汪”地冲着墙头的黑影狂吠。那原本黑着灯的西屋里突然亮了起来，窗帘上很快投下一个年轻女人的侧影。

黑影吓得一缩脖子，顺着墙根儿又无声地落下地。

“真他妈的比骚猫还机灵！”黑影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高抬脚轻迈步离开了这家院落，穿过了窄窄的山道，又走过一小片林子，来到山道以北的那个小院门外。

山道南边的院子里，狗的“汪汪”声渐渐的息了，屋里的灯也“叭”地熄灭。

黑影扭头四顾，山道暗淡，树影丛丛，连一个鬼的的影子都瞧不见。此时，黑影又伏在了这一家院门外面，隔着门缝向里面瞧去。

山道北面这个院子里铺着一张小凉席，凉席上一个小男孩正仰面躺在那里熟睡。

黑影来到门旁的石头墙外，双脚一跳，腰眼儿用力，身子一纵上了墙头。他似乎对于这

一家是熟门熟路，也没有什么顾忌，屁股一扭双脚就轻轻地落到了院里。

躺在院中的小男孩翻了个身，嘴里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又沉沉睡去。

黑影沉静了片刻，探头探脑确认小男孩是在说梦话，这才慢慢地凑到小男孩身边。小男孩又突又大的脑门儿，大眼睛，小鼻子，鼻子尖上抹着一块硬硬的鼻屎。小细脖子，只穿一个汗衫儿，下身没穿裤头，小鸡鸡如一只公鸡的脑袋，小小的却硬挺挺的。

黑影伸手在那小鸡鸡上弹了一下，骂道：“小兔崽儿，跟你那死爹一样长大也是一个偷鸡扒坟的歪种。”说完，黑影轻轻迈开脚步移向厢房一个正亮着灯的小屋。

房间的门虚掩着，但黑影并没有立即去推门，而是折身来到不远的那扇窗户旁边。玻璃窗虽然大开着，却拉着一层分不出色泽的窗帘。黑影悄悄伸出手，揭开窗帘一角往里面看。

屋内一个女人正侧背对着窗户在洗澡。桔黄的电灯，照在女人的背上肩上，泛着暗淡的光。这是一个结实的山村女人，肤色呈健康的紫红色，皮肤瓷实而富有弹性，身条儿极好，凹凸有致，尤其那臀部性感而肥大，年龄大约也就在三十多岁，看上去风韵丝毫不输于一二十岁的青春少女。大木盆里的水在女人身体的涌动下溢了出来，地上一片白亮亮的全是水渍。

女人轻轻地洗着自己，由乳房到下腹，一点点往下面洗。

黑影咽了一口吐沫，抽身回到门前，轻轻一推，那门就无声地开了。

洗浴的女人专注地撩拨着水，往自己的身体上一道又一道地浇灌着，根本没有感到有外人会突然闯入。

黑影猛然向前一窜，扑过去从后面一把抱住了女人。

屋里的女人被吓了一跳，张口要大喊，被黑影一把捂住了嘴：“宝贝，别喊，是我！”

女人扭回头，看清楚黑影的脸，扭身挣脱了他的手，生气地道：“去你妈的马二炮，你吓死老娘了。天都这么晚了，你鬼魂似地跑过来做什么？”

马二炮涎着脸：“花花姐，你说我一个大男人深更半夜跑了几里路来找你，我还能想做什么呢？当然是心里太想你了。”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摸女人的丰乳。

这个女人叫田大花，此时她扭动腰身想摆脱马二炮：“二炮你放开我，小心院里的古三儿看到了。”

马二炮涎笑道：“古三儿睡得跟死猪一样，我进院时就已经仔细代你看过了。花花姐，半个月不见我，难道你就没想过一次？脑子里不想，身子下面那部件儿也不想吗？”

田大花挣扎：“想你妈那个头，快放开我。不然我可是要喊了！”

马二炮：“你喊？谁能听到？寡妇门前是非多，你这个门儿村里人能躲早就躲得远远的了。只有我才会来，啧啧，多么光滑的身子啊，没有男人消受真他妈的可惜了。我喜欢贴住你的光身子睡觉，能天天和你一起睡，给个皇帝都不做。”

“快放开我，老娘要出来了！”田大花说。

“别出来啊，我还没有洗呢，咱们俩一块洗，现在听说石佛镇正流行鸳鸯浴，我估摸着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个盆子里洗。城里人真他娘的会玩新鲜啊，你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个盆子里，他们有心思洗澡吗？会不会一边搓背一边干那事？”

“去你娘的那个脚去，想洗自己洗去吧！”田大花像泥鳅一样抽身出来。从板凳上扯了一条毛巾麻利地擦着身子。

“我操，你用过的水脏不脏？”马二炮问。

“去你妈的吧，老娘的洗脚水也比你家做饭用的水干净，少啰嗦快洗去吧！”田大花说。

马二炮三下两下扒光了自己的衣服，跳进木盆里“哗哗”地往自己身上撩拨着水。

田大花抬起一条腿搭在板凳上，用毛巾细致地擦自己的下半身。

马二炮看着眼睛发绿，贼光闪闪，胡乱抹洗几下身子就算完事，跳出木盆，身上水淋淋的也不去擦，一低身扛起还在擦抹身子的田大花就出了这间小房，熟门熟道儿穿过堂屋，拐进田大花的卧房，两个人滚到床上去。田大花最初还佯做三推二推的不肯就犯，马二炮却像

上了发条的疯狗一样凶悍，两胳膊用力一翻身就把田大花压在了下面，任由田大花两条腿在自己屁股后面空空地乱踢蹬。那田大花也只是略做反抗，心里也想着淫乐之事，很快身子就软了下来，任由马二炮在她的跨上折腾动作……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大汗淋漓的马二炮疲惫地从田大花身上滚了下来。

田大花侧身坐起来，瞧了瞧瘫痪的马二炮冷笑道：“把你那二两骚尿泄出来就完事了？”

马二炮长顺一口气，涎脸笑道：“今晚喝了点酒，他妈的泄得快。哎哟今儿个累瘫我了，这种活儿也他妈挺费劲劳神的啊。为了泄出这二两骚尿，害得我从明光厂龙谷大酒店跑了他妈的好几里夜路。”

“快说吧，今天来找老娘有什么事儿？”田大花用脚丫子蹬了蹬马二炮的光屁股。

马炮“嘿嘿”笑道：“花花姐，你真是聪明绝顶的女人，眼睫毛都是空的吧！怎么知道今天我来找你除了睡觉还有别的事？”

田大花侧身躺下，舒展开双腿，挥手在马二炮的肩上拍了一巴掌说：“就你这小样儿，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别跟我绕弯弯道了，快说吧！”

马二炮侧过身又把手伸到了田大花的胸部说：“今天来呢，我是有一件好事要介绍给你，我说出来你可不要先跟我急啊。这是一桩赚大钱的买卖，你不是做梦都想要大钱嘛，这样的好事凭咱俩这关系我听说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什么买卖？”田大花身子不动了，任由马二炮的手摁在她那湿漉漉的乳房上面。

“我刚认识一个大老板，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吗？”马二炮问。

“猜你娘那个脚，姑奶奶整日窝在这深山沟子里，啥世面都没有见过，怎么能知道他是做什么生意的？”田大花扭头往床外啐了一口唾液。

马二炮“嘿嘿”笑道：“他做的是皮肉生意。”

“什么？拉皮条的？你他娘的把我介绍给他？你是想让我去卖身啊？你的良心让狗吃了。滚，滚你妈的蛋去。”田大花猛然一踢，差一点将马二炮从床上给踹下去。

马二炮身子一翘翘，离开了田大花。他却并不生气，仍然“嘿嘿”笑着看着田大花：“花花姐，瞧你这暴脾气！我这话刚开了一个头儿，你怎么着也得听我往下说吧！”

田大花绕开马二炮，扯过搭在床边椅子上的一件宽大的外衣给自己罩上，就当马二炮不存在似的，坐在那里不再言语。

马二炮试着往前凑了凑说：“花花姐，这可是一件合适买卖。做一次就是 10000 元。10000 元你知道是多少钱？恐怕你十几年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这么好的生意，回去给你妈介绍介绍多好啊，钱还落不到别人的腰包里。”田大花猛推了马二炮一把，独自往屋外走。

马二炮翻身紧跟在后面：“明光厂在的时候，你也去看过电影吧？那电影上面的女明星，个顶个的脸蛋漂亮，那身材更是没得说。那时候我就记得你就说过，这辈子能当一回演员就知足了。现在机会来了，你反倒要把这个机会放过去。”

田大花扭过脸看着马二炮：“你说什么？拍电影当演员？”一边问一边伸手在他的脑门上拍了一把，说：“你免崽子没有发烧吧？脑子没让驴给踢着吧？就咱这穷山恶水的地方，会有人来拍电影？”

马二炮挺直腰杆拍了拍自己的胸部说：“花花姐，我马二炮啥时候骗过你？”

田大花冷眼说：“你骗老娘吃、骗老娘喝。你龟孙子还骗我的少吗？不但骗了我的钱，还把我胸脯子上这对奶也骗了去。呸！”

马二炮身子低了三分说：“花花姐，话别说那么难听吗？那 5000 元我不是说借的吗？等俺有了钱，一定如数还你，还包括这些年的利息。至于说骗你奶喝，这就不对了。你那死鬼丈夫走了之后，你一个人长期独守空房，寂寞难奈，我这不是来帮你度过慢慢长夜吗？再者我也不是一点也没有失去。俗话说，男人流一滴精，等于流十滴血。现在我在你身体里不知

流了多少血了。你一次也没说炖个乌龟王八汤给我补补身子。”

“你还有脸说呢？你睡了姑奶奶多少次？你去石佛镇嫖妓，嫖一次也得几十元。姑奶奶我什么时候朝你要过钱了？姑奶奶让你嫖让你吃奶，还让你喝！”田大花说着又走回卧室一屁股坐在床上。

马二炮紧走过去，紧贴着田大花的背坐下来，手又悄悄地从田大花的胳膊下伸到前面，抚摸着田大花肥满的乳房。“这话就不对了，花花姐你不是站街的妓女，咱俩的关系也不是嫖客与妓女的那种关系。咱们是时髦的情人关系，知道吗？你情我愿，男欢女爱。咱不能谈钱，谈钱不是太没有品——品位了吗？”

“品位？品你妈那个头，品位能当饭吃，能当钱使吗？”田大花说。

马二炮“嘿嘿”笑道：“花花姐你说得对，品位这东西是不能当饭吃、当钱使。可是女人身上有一样东西就能当钱使唤。”

马二炮说着两眼嘀溜溜地乱转，他想方设法把这个女人往自己想要说的话题上转移：“我刚才说的那个做皮肉生意的人，他可不是一个你想像的那种皮条客，而是一个大导演，在国际上也算是一个知名的导演哩，人家在好莱坞的名气远远超过咱们国家的那个陈什么凯哥、张什么艺谋他们。他拍的片子从不在中国播出。你不知道咱们中国人太传统保守，和人家开放的老外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家思想开放啊，所以人家拍的电影也很开放。比如，男人和女人睡觉时候做的事情，咱们中国的很多导演想拍可是却又不拍，最多让两个人身上盖个被子或单子，在里面装模做样地比划几下。像我们这些有经验的过来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假的，轰骗小孩子玩的。可是人家外国的电影，男人和女人干那种事情，就是真枪实弹地干，那才叫一个过瘾。这位导演就是要学习人家国外电影的这种拍法，拍一部真正的中国式男人睡女人的电影。”

田大花扭头惊诧地问：“你是说当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做那事儿时，旁边他们就有人扛着机子在拍？”

“是啊，这叫艺术。啥叫真正的艺术？啥叫为艺术献身？这就是！何况人家也不是让你白做，做完了之后还会给你1万钱。一万块钱是多少？你我十年也赚不回来吧？邀请你参加拍摄，到时候再拿到国外一放，说不定你就在世界上、在好莱坞出了名了，你就成世界级影星了。”

田大花瞪眼说：“放你妈那屁，老子X都卖到世界上去了，如果这黄泥洼村里的人看到了，不把我的脊梁骨给戳折了？！”

马二炮说：“你真是笨，这片子是专为外国洋人拍的，只在外国比如美国日本英国等放映，中国人是没有福气看到的。我给你提供的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你千万莫错过了。”

田大花忽然冷笑道：“既然能在国外出名，这样好的事情他们为何不在城市里找个城里女人拍呢？城市里漂亮姑娘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要跑到咱们这偏远的小山村，找我这样的山里女人？”

马二炮正色道：“花花姐，这你又不懂了，咱们国家政府对这方面把关很严，他们当然不敢在大城市里拍了。再者，人家也和我说了实话，城里女人要价太高，尤其是那些电影学院毕业的小女孩，他们现在做的还是小成本电影，刚刚起步阶段。还有啊，真正漂亮的女人都出在深山老林里，喝泉水长大的！”

田大花听了，若有所思地说：“二炮，你让我再想一想。”

马二炮：“别想了，这机会错过就没有了。你拍这种电影不需要技巧，咱俩在床上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田大花：“那我和谁做呀？和你吗？旁边有外人我怎么好意思脱裤子呢？”

马二炮说：“笨，我不是说了吗？这叫艺术！今天下午已经有一人做过一次。”

田大花瞪大眼睛问：“是谁？在哪里？”

马二炮：“他们今天下午在游泳池已经看好了地方。当时，费爷亲自带了一个女的来，是十三里沟那边的一个小女人，比你还年轻哩，和那个国际巨星叫史如意的两人一起拍了一段。我和费志魁经过再三要求，允许在他们拍的时候进去看了一段。呵呵，那个史如意的家伙真他妈的大，我这个已经可以了吧，他的比我要粗一倍，长一倍。那个女人用两只手握着外面还绰绰有余。你不是总嫌我这个不够长不够劲吗？你去和那个国际巨星试一回，人家是有条有理有套路的，保准让你满意。”

田大花浅笑道：“男人的有那么长？不是跟驴的一样了么？”

马二炮瞪着眼睛说：“真的，我亲眼见到的。没有那么粗那么长他怎么能当国际巨星呢？人家可是国际级上著名的演员，你和他有这么一遭，一辈子不后悔。如果你要同意了，我就去和那国际导演好好地说一说，幸许他们能答应来。”

田大花口气软了，说：“你让我再想一想。”

马二炮催说：“有什么可想的，就这么着定下来吧。”

田大花说：“马二炮，你龟孙可别把我往火坑里推啊？如果这事儿让这邻里村人知道了，我可是没脸做人了呀！”

马二炮看田大花松口了，暗自欢喜道：“看看，你又说外气话了，咱俩是什么关系？我不向着你还向着别人吗？”

田大花瞪了他一眼说：“你可是没少想着别人，路南的那个莫小乔，你看见她两条腿都迈不动了，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的心肝，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不相信，你去拿把牛皮尖刀来，我把肚子剖开了让你看，我这棵火红的心都是为你跳动的。”马二炮涎着脸说。

“去你妈的，你这张嘴比猪嘴强不了多少。你说的话十句有一句是真的就不错了。好吧，为了那一万元钱，老娘我同意了，不过咱得先说好，先交钱，再拍电影。”

“这是当然的。人家先把银子拍到你的床上。今天下午我是亲眼所见，办完那事儿，冯导演当即点了一万元给了十三里沟的那个女人。”马二炮说着一把抱过女人说：“女人生那个部件是为什么呢？除了撒尿之外，就是为了和男人痛快的。我又不是让你去当妓女，只要给钱什么样的男人都让上。我这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做一次大演员，完成你当演员的梦想。而且上你的那个男人决不是个一般的男人，人家是国际著名影星。人长得啥样我就不细说，见了你就知道了。他妈的说心里话，让他上我都嫉妒。你可不许让他上过一次就永远忘不掉他了，我才是你惟一的男人。记住了没有？”

“去你妈的，你即想当妓女又想立贞节牌坊，好人坏人都让你当了。”田大花屁股扭了扭，想离开马二炮的粘糊。

马二炮嘿嘿笑了说：“你真她妈的骚。来，来，让老子再上一回。论本事老子并不比那个史如意差。明天抽空我得和那个冯导演说一说，有机会也让我演一次男一号。”

.....

睡在院子里的小男孩古三儿突然睁开了眼睛，他抬起脑袋，似乎听到了什么异样的声音。他抬眼看高高的立石山，又望了望枝叶茂密的树杈。然后，他低下了头，耳朵依旧支棱着。声音不是来自远处的山坡，也不是来自树上，而是来自他们家的里屋。

小男孩坐了起来，赤着脚悄悄地靠向母亲的住屋。随着离窗户越来越近，那种声音越来越清晰。

有女人忘情的呻吟，有男人压抑不住的长长的叹息。

仇恨在古三儿的脸上闪过。他握起了小拳头，然而很快他又放下了。他弯着腰又回到院子的凉席上，抓起旁边的破单子盖在自己身上。他向右侧卧着，卷起了双腿，用两只手努力捂着耳朵。

这时候，他突然发现在院墙的角落里，有一双绿豆大小的亮斑。他再一次瞪大了眼睛，看到一个黑皮鼠慢慢地探出身来。

小男孩脸上露出了怪异的笑容，一只手抓住了自己的小鸡鸡。